

121.332

2546

國學小叢書

莊子內篇證補

朱桂曜著



著者 朱桂曜
編者 王雲五

國學
小叢書

莊子內篇證補

商務印書館發行

蔡序

莊子一書，辭旨深妙，自晉以降，解者致多，率騁玄言，罕究實詰。清王先謙集解，郭慶藩氏集釋，乃始綜合衆說，以求名物訓詁之真，而疏漏尙多。

乃者羅君莘田以其亡友朱君芸圃莊子內篇證補屬序於余。受而讀之，覺其糾繆補遺，謹嚴縝密。徵引博而抉擇精，不惟莊書之功臣，抑且註家之諍友也。

昔戴東原氏之論學也，謂明道者詞，成詞者字，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求必有漸。是篇雖主於理董文詞，以明義旨，然縣解妙道，舍是末由，固不僅以疏通雅詰爲功矣。

朱君名桂曜，初字瑤圃，後更芸圃，浙江義烏人，畢業北京師範大學，歷經任教於南開廈門各大學，卒年僅三十。所著書尙有中國修辭學若干卷，修養錄若干卷。修養錄爲平時修省之日記，切身淬礪，尤多精語。未經釐定，稿藏於家。然觀於是編，則其踐履篤實，學修邃密，儼然如見。昭明未融，遂卽長夜，識者惜之。

二十三年六月蔡元培

自序

註莊子者，嚮多馳騫玄談，而鮮綜實義。清儒崛起，頗加釐正；然亦裁十之一二耳，且間亦不能無所得失。茲編之作，凡篇中稍涉疑難而爲管見所能及者，輒加詮證；文字之有譌舛，六朝清儒諸家詰訓之有未當者，則勘正之；其義已爲前人闡發，而例證或有未備者，則補充焉。至前人已舉之例證，不復闡入，免重複也。臨槧匆遽，見聞陋陋，糾繆祛惑，是所望於識者。民國十七年四月朱桂曜誌。

目次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三三
養生主第三	八五
人間世第四	一〇一
德充符第五	一三五
大宗師第六	一五三
應帝王第七	一九一

莊子內篇證補

逍遙遊 第一

逍遙 釋文「逍亦作消，遙亦作搖。」

集釋「逍遙二字，說文不收，作消搖者是也。」

釋案文選上林賦「消搖乎襄羊」

消搖五臣本作招搖，史記同。漢書作消搖。

注「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此

所引當係司馬彪莊子註文，是司馬本作消搖矣。淮南原道訓「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

真訓「而消搖于無事之業。」

覽冥訓「浮游消搖。」字均作消搖。

詩清人「河上乎逍遙」釋文「逍本又作消，遙本又作搖。」

北冥有魚

釋文「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北海也。嵇康云取其溟溟無涯也。」

集解「釋文

本亦作溟，北海也。」

釋案王氏誤解釋文，以冥爲北海，大非。如其說，是北冥爲北北海矣。且下文南冥，又何解乎？

冥卽海也。下文「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列子湯問篇作「窮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卽以冥海連文。呂氏春秋求人篇

「夏海之窮，衡山之上。」高注「夏海，大冥也。」卽以冥訓海。釋名釋水「海，晦也，主承穢濁，其

色黑而晦也。」博物志引尚書考靈曜「海之言昏晦無所睹也。」以晦訓海，猶以冥訓海。爾雅

釋言「晦，冥也。」蓋此處之「北冥」「南冥」，猶應帝王篇之言「北海」「南海」矣。老子

今其若海，」釋文「海本作晦。」

其名爲鯤。集釋：方以智曰「鯤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莊子謂絕大之

魚爲鯤，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汪洋自恣以適已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鯤大魚名也。」崔譔簡文並

云「鯤當爲鯨，」皆失之。集解：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小魚，莊子用爲大魚之名。」

曜案此說非始於方以智，宋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已引爾雅魯語爲證，謂「莊子乃以至

小爲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說似新穎，實則非也。鯤以小爲大，則鵬亦以小爲大乎？鯤自有

大魚之義，非莊子故爲滑稽而假借用之耳。關尹子一字篇「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

孔子家語「鯤魚其大盈車。」卽以鯤爲大魚。張湛列子湯問篇注「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

鵬方之，猶蚊蚋蚤虱耳。『鯤鵬連舉，尤足取證。』文選宋玉答楚王問『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此文襲用莊意，亦以鯢爲大魚。新序雜事第一引此文。鯢作鯨，故張湛注列子湯問篇『鯢鯨魚也。』正與崔譔簡文說合。高誘淮南覽冥訓注『鯢魚大魚，長數里，』又案王念孫釋文『見聲字多有大義，故大魚謂之鯢，大雞謂之鷄。』音兄謂之衆弟。『音』蓋鯢雖爲魚子，亦爲大魚，此如鸞旣爲大鹿，又爲小鹿，鯢旣爲大魚，又爲小魚，昔人所謂反訓者是也。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臞案御覽風部九引『北溟有魚，其名曰鯢，化而爲鳥，其名曰鷗。』地部六十引同，惟化下無而字，並無『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一句。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北溟有魚，名之曰鯢，化爲鷗，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張茂先鷗鷗賦注引同，惟中二句爲『其名曰鷗化而爲鷗。』左思吳都賦注引亦同，惟『名之曰鯢』句作『名鷗』，鷗並鯢之誤。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綏注引，鯢

不誤。亦均無「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一句。

其名爲鵬。釋文：鵬崔音鳳，云「鵬卽古鳳字」，非來饑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

也。」

釋案宋玉答楚王問鯤鳳，卽此處鯤鵬也。其字文選新序均作鳳，是鵬卽鳳矣。又案藝文類聚一文選雜體詩注御覽九〇五引莊子佚文「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御覽無其字。其名爲鳳，亦卽其名爲鵬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郭云：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集釋：玉篇「運行也」，渾天儀云

「天運如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此運字亦常訓行。莊子言鵬之運行不息於海，則將徙天池而休息矣。下文引齊諧六月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釋案海運猶言天運，乃海自運，非鵬因海以運也。郭註大誤。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

先魏鶴賦引作鵬鵬。

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人祭之，展禽曰：越臧孫之爲政也，海鳥至，己不知

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避其災也。是歲也，海

多大風，冬煖。」

羅勉道說

爰居因海災而止於魯，與鵬之因海運而南徙，事正相類。海運者，海風大作，

海流運轉，鵬乃不得不因其勢以行，順自然也。集釋以爲鵬之運行不息於海，說亦同誤。

齊諧者志怪者也。

釋文

齊諧司馬及崔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

集解書下志怪，志記也，有名字誤。

怪異也。

俞樾云：按下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爲允，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

隴案：俞說非是，諧卽譌也，亦作隱，文心雕龍有諧隱篇，以爲文辭之有諧譌，譬九流之有小

說；漢書藝文志雜賦末，列隱書十二篇，蓋以其辭夸誕，於賦爲近。齊諧者，蓋卽齊國諧隱之書。

序雜事第二記無鹽女事云：「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

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

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無鹽女行踪

怪異，對談之頃，忽然不見，宣王乃發隱書而驗之，是隱書者亦記怪異之事。史記滑稽列傳謂齊

威王喜隱，戰國策齊一新序雜事第二載容以海大魚諫靖郭君，是齊盛有此風。呂氏春秋重言

篇史記楚世家及新序雜事第二均載楚莊王好隱，又史記滑稽列傳載優孟諫楚莊王，列女傳

辯通傳載莊姪諫楚襄王，均以諧隱，是楚亦有此風。莊子生於齊楚之間，故得習聞其說也。其後

秦之優旃見史記滑稽列傳，漢之東方朔見漢書東方朔傳，均以滑稽著聞，滑稽者，姚察云「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

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是諧與滑稽，義亦相通。余作此竟，復閱羅勉道

錄於下。齊諧者，齊人諧謔之言。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謔之言曰者，諧謔之齊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為志怪，亦是滑稽處。」

水擊三千里。釋文：水擊崔云「將飛舉翼，擊水踉蹌也。」

隴案擊蓋通激，列子湯問篇「以激夾鍾」，般敬順釋文「激音擊」，淮南齊俗訓「水擊

則波興」，羣書治要作「水激」，水擊三千里，猶言水激起三千里也。御覽地部六十作「擊水三千里」非。

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釋文搏當作搏，徒端友，司馬云「搏當作搏，飛而上也」，一音博，崔云「村

翼徘徊而上也。」章炳麟云「字當從搏，崔說得之，考工記注「搏之言拍也」，作搏者形誤，風不

可搏。拊當作搏。

隴案字當從搏，文選注引司馬云「搏圓也，圓飛而上若扶搖也。」見集解又案考工記梓人

「搏身而鴻」廬人「刺兵搏」弓人「絃而搏廉」鄭注並曰「搏圓也。」楚辭橘頌「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圓也」楚人名圓爲搏」莊子生於齊楚之間，故習用楚語。羅勉道云「搏隨風圓轉也，扶搖旋風也，隨旋風圓轉而上，亦因其自然。」章氏謂風不能搏，非也。郭慶藩謂「搏扶搖而上，言專聚風力而高舉也。」亦非。文選左思吳都賦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曹子建七啓注引並作搏。

野馬也塵埃也。郭云「野馬者遊氣也。」釋文「野馬司馬云春月澤中遊氣也。崔云天地間氣如野馬馳也。」

釋案爾雅釋畜有野馬，郭註「如馬而小，出塞外」穆天子傳「野馬日走五百里」郭註「似馬而小」蓋野馬體小而行速，故以喻遊氣也。應帝王篇「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王先謙云「謂清虛之氣若鳥然」其說極確。此以野馬喻，猶彼以鳥喻，皆余修辭學上所謂名譬名也。又案沈括夢溪筆談云「莊子言「野馬也塵埃也」乃是兩物，古人卽謂野馬爲塵埃，如吳融云「動梁間之野馬」又韓偓云「憶裏日光飛野馬」皆以塵爲野馬，恐不然也。野馬乃田野間浮氣耳，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佛書謂如熱時野馬陽焰，卽此物也。」

覆杯水於坳堂之上，釋文坳於交反，又爲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坳，」司馬云「塗地令平，」支遁云「謂有坳埵形。」

曜案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崔云「堂道謂之坳，」其義未聞。司馬蓋讀坳爲黝，

李讀伊九

反當同

爾雅釋宮「黝謂之朽，椹謂之椹，地謂之黝，」邵晉涵云「說文黝微青黑色，此言以黑色

塗地也，」又廣雅「黝塗也，」司馬說疑卽本此。然既「塗地使平，」如何能容水乎？當從支說

爲是。支以「坳埵」釋「坳堂，」「埵」與「堂」聲同義近。段注說文「埵之言突也，」又云

「堂之所以稱殿者，正謂前有陛，四緣皆高起，沂鄂顯然，故名之殿，」是堂亦有突起之義。坳埵

本當作窅腴，漢書禮樂志「窅窅桂華，」蘇林曰「窅音窅腴之窅，」倉頡篇作窅窅，「窅烏交

切，墊下也，」窅徒結切，突也，」葛洪字苑作凹凸，「凹陷也，」凸起也，」坳堂，坳埵，窅腴，交

突，凹凸，並同。支謂有坳埵形，猶言有凹凸形也。

置杯焉則膠。釋文：膠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云「膠着地也，」李云「黏也。」

曜案爾雅釋言「黏膠也，」註「膠黏黏，」國策趙策「膠漆至黏也，」廣雅說文「黏黏

也，「方言」翻粘也，齊魯青徐自關而東，或曰翻，「李以黏釋膠，黏與粘同，與「翻」「翻」義近。又案讀如字亦通，卽余修辭學上所謂名譽動也。

而莫之天闕者，釋文：闕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

曜案闕讀若遏，呂氏春秋古樂篇「民氣鬱闕而滯著」注「讀遏止之遏」，春秋繁露燠孰多篇「四海之內，闕密八音三年」，盧文弨云「闕與遏同」，淮南俶眞訓「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又云「四達無境，通於無圻，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天闕卽天遏也。

蝟與學鳩笑之曰，釋文：蝟音條，司馬云「蟬」。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李又作鶯，音同，本或作鶯音預。俞樾云：按釋文曰「學本或作鶯，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鶯斯蒿下飛」，李善注卽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彪曰「鶯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鶯斯，鶯居」，鶯居雅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鶯，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

曜案俞說是也。鶯斯亦作鶯斯，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鶯，甚於鶯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李規注「鶯斯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又案庚桑楚篇「是蝟與學鳩同於同也」。

釋文云：「蝸音條，其誤。本或作鸞，音同。」是又誤鸞作鸞，正可參伍以相訂也。又案方言「蟬

楚謂之蝸，司馬說「蝸蟬」本此，莊子生於齊楚之間，故習用楚語也。

適莽蒼者三澆而反。釋文：澆七丹反。

曠案：澆當作滄，滄即餐字，說文食部滄下云「餐或从水」今各本皆从一者誤也。

腹猶果然。釋文：果徐如字，又若火反，衆家皆云飽貌。

曠案：果徐如字，即讀果實之果，果然言如果實之飽滿也。讀苦火反者，當是顛字，文如海本

正作顛。至宋姚寬西溪叢語引或說謂果然是獸名，恐失之鑿。西溪叢語：莊子「適莽蒼者三餐而反，

然充飽也。」陸德明音義云「果如字，又苦火切，衆家皆云，飽貌，」言依舊果然，或云猶如也，言腹之飽，

如果然獸也。吳錄地理志云「九真浦寧縣有獸名果然，狻猊類也。」南州異物志云交州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

長腹圓，過其頭，脅邊斑文，皮篋十餘可得一斝，繁文麗好，細厚溫暖，純鍾毓有賦。」

之二蟲又何知。曠案：之是也，下文「之人也之德也，」田子方篇「每見之客也，」蘇與云之客，猶是客。

「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王先謙云「之此也。」又「秦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王先謙云「之猶是。」庚桑楚篇「之數

物者不足以厚民；徐无鬼篇「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則陽篇「之二人，何足以識之？」義

皆同此。之二蟲，俞云謂蠅與蠅，郭謂蠅蠅，大非。

朝菌不知晦朔。王念孫云釋文司馬云「朝菌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日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據此則朝秀與蠅蠅皆蟲名也，朝秀朝菌，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董也。

隲案王說甚常，但微有誤。廣雅釋蟲「朝孳孳母也。」又釋草「朝菌朝生也。」高誘注秦策云「朝生木

董也，朝榮夕落，又注呂氏春秋仲夏記云「木董朝榮夕落，維家謂之朝生。」明係二物，而王謂「朝秀朝菌語之轉。」是提爲一矣。又案

釋文引潘尼云「朝菌木槿也。」而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潘尼朝菌賦序云「朝菌者時人

以爲舜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與支遁說正合。「一以爲木槿，一以爲舜華，而皆

出於潘尼，蓋木槿卽舜華矣。」又案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此蓋

崔譔司馬說所本。至明楊升菴蘄林伐山卷六載埤雅引莊子，及升菴文集七十九花木類引莊

子均云「雞菌，不知晦朔，」駢雅雞菌雞壤也。恐不足據。

螻蛄不知春秋據釋文，螻常作惠。釋文惠本亦作螻同，蛄音姑，司馬云「惠蛄寒蟬也，一名螻蛄，春生

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蛄蛄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螻蛄蛄

蛄也。」案今本廣雅作蛄較。

耀案方言「蟛蛄齊謂之蟛蛄，楚謂之螻蛄，秦謂之蟛蛄，自關而東謂之切蛄，

或謂之蛄蛄，」莊子生於齊楚之間，故習用楚語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列子湯問篇楚作荆。上古有大椿者，釋文：冥本或作榘，同。靈李順頤之云「冥靈木名

也，江南生，案下文李云「生江南」是此處誤也。列子殷敬順釋文引正作「生江南」，當據訂。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椿丑倫

反，司馬云木，案列子殷敬順釋木下一名榘，榘木董也。崔音榘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

此木三萬二千歲為一年。

曜案榘亦作舜，說文章部「舜木董，朝華木落者，从屮舜聲，詩曰顏如舜華。」今詩別名榘

名榘，爾雅釋草「榘木董，」註「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日及，亦

曰王蒸。故詩疏引陸璣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櫚，一名曰楸，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也。」椿，櫚，舜，櫚，楸，木堇，王蒸，日及，朝菌，朝生，並異名同實。湯之問棘也是已。

案御覽風部九引無「是已」二字，卽爲下段之提句。

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釋文：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

案淮南原道訓「抔扶搖抱羊角而上」，高注「抔抱，了戾也，扶攀也，搖動也，扶搖直如羊角轉曲繫行而上也。」楚辭九懷危俊「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註引此文疏云「旋風曲戾猶如羊角」，又音義云「風曲上行曰羊角」，若作曰，與今本微異。又御覽風部九引注云「扶搖羊角風也，今旋風上如殺羊角也」，不審是何人註。

此小大之辯也。郭云：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畢志榆材，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歧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案徐幹中論云「辯者別也」大與小有別，篇螭鳩之不知大鵬，正如秋水篇「培井之」不知「東海之鼈」皆以喻「小知不及大知」齊物論「大知閑閑，小知問問，非欲泯小大也。」如下文肩吾譏接

輿之言「大而無當」惠施諷莊子之言「大而無用」皆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也。宋玉答楚襄王問亦以鯢鸚不知鵠鳳喻世俗之民不知臣之所爲。淮南子應訓「盧敖見若士遨遊於九垓之上，始知己所遊者陋，而曰吾比夫子，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秀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是其意甚明，而郭象以爲無小無大，各安其天性，正與莊意相反。主旨既繆，徒逞游說，使莊子之書愈解而愈晦者，郭象清談之過也。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猶然笑之，崔李云「猶然笑貌」案謂猶以爲笑。

案陸說是，此猶字與下文「雖然猶有未樹也」及「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用意並同。猶然卽猶若。禮記禮運「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王念孫曰「言物雖賈，猶然可以致敬也。」詳見經傳釋詞呂氏春秋審應覽「雖黃帝猶若困。」應

言篇「大王猶若弗養。」愛類篇「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爲仁。」有度篇「節己雖貪汗

之心，猶若止。」猶若並即猶然也。上例王氏並未引及。

又案韓非子顯學篇「宋榮子之議。」王先慎曰「宋榮即宋鉞，榮鉞偏旁相通，月令「腐

草爲螢。」呂覽淮南作蚺，螢之爲鉞，猶螢之爲蚺也。」天下篇「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釋

文「宋鉞音形，徐胡冷反，郭音堅。」荀子非十二子篇「是墨翟宋鉞也。」楊倞注「宋鉞宋人，與

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音口莖反。」孟子告子下「宋輕將之楚，」

趙注「宋輕宋人，名輕。」正義引荀子楊注爲說。是宋榮宋鉞宋輕並同。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

隴案淮南俶真訓「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

辱之理。」文子上禮篇「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

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釋文：燭本亦作燭，音爵，郭祖繳反，司馬云「然也」。

向云「人所然決火之也」，一云「燭火謂小火也」，字林云「燭炬火也子召反」，「燭所以然持

火者，子約反。」集釋：細釋許說，則燭本爲未蒸之燭，未熱則不得云不息，釋文引司馬氏李氏本亦

作燭，非。

曜案淮南道應訓「燭火甚盛」，呂氏春秋舉難篇同。高注「燭炬火也」與字林說合。又案爵有小

義，說文「雀依人小鳥也」，雀古通爵，玉篇「爵小也」，文選上林賦注「淺澗小水聲也」，亦

作燭，故一說云燭火謂小火也。又案呂氏春秋求人篇亦載堯讓許由事，云「昔者堯朝許由於

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燭火不息，不亦勞乎」，燭火作焦火，焦與燭通，列子黃帝篇「燭然肌色

好黝」，張湛註「燭音焦」，其下文又云「焦然肌色好黝」，尤爲明證。字亦作蕉，博雅「蕉黑

也亦通焦」，呂氏春秋不屈篇「豎子操蕉火而鉅」，案鉅通炬，炬燒也。與釋文所云「燭所以然持火

者」義正相通。說文「燭所以然持火也」，段注「持火者人所持之火也」，「操與持同義。」是燭火，燭火，蕉火，並通。集釋謂「本亦作

燭非」，失之。又案釋文僅云「燭本亦作燭」，又云「司馬云然也」，而集釋謂「釋文引司馬

氏李氏本亦作燠，不知何據。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釋文：鷦子遙反，鷦音遼，李云「鷦鷯小鳥也」。

郭璞云「鷦鷯桃雀」。偃鼠如字，李云「鷦鷯也」，說文「鷦鼠一曰偃鼠」，鷦扶問反。

曜案呂氏春秋求人篇「鷦鷯」作「啁啾」，「林」上無「深」字，「飲」下有「於」字，高註云「啁啾小鳥也，巢蔭也，偃息也，啁云超，滿腹不求餘也」。荀子勸學篇「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楊倞註「蒙鳩鷦鷯也，苕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蔑，方言云「鷦鷯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大戴禮亦有此文，惟蒙鳩作蒙鳩。又說苑善說篇「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韓詩外傳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葦苕之顛，喟然而風，則葦折而巢壞，何其所託者弱也。」是荀子大戴說苑韓詩外傳皆謂鷦鷯巢於葦苕，與此所云「巢於深林微異」。又案爾雅釋鳥「桃蟲鷦鷯」。案說文作鷦鷯，廣雅作鷦鷯。郭璞註「鷦鷯桃雀也，

俗呼爲巧婦；又方言「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郭璞註「卽鷓鴣也，又名鷓鴣」錢侗云疑卽鷓鴣之是郭註方言以爲鷓鴣卽鷓鴣，而註爾雅以爲鷓鴣卽桃雀，故釋文謂郭璞云「鷓鴣桃雀」也。

又案說文「畋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一曰偃鼠，从鼠分聲」鼯房吻切，釋文引扶問反，蓋係舊音。段註云「偃之言隱也，俗作鼯，名醫別錄「鼯鼠在土中行」陶註「俗中一名隱鼠，一名蚘鼠」又廣雅釋獸「鼯鼠鼯鼠」並與說文說合。又爾雅釋獸「鼯鼠」註「地中行者」又「鼯鼠」註「有螫毒者」是偃鼠與鼯鼠，稟性不同，而李氏合爲一物，恐非是也。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釋文乎君絕句，一讀至「乎」字絕句，「君」別讀。

釋案當讀「君」字絕句，呂氏春秋求人篇作「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高註「歸終也」歸已，歸休，皆終止之辭，韓詩外傳九「田子爲相，三年歸休」用歸休與此同。「歸休乎君」猶言「已乎吾君」此與檀弓言「誰歟哭者」呂氏春秋言「子邪言伐莒者」皆倒句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祝之六反，傳鬼神辭曰祝。

曜案淮南秦族訓「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不言，而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可謂此處的解；又說林訓「進獻者祝，治祭者庖，」是祝者進獻飲食，而釋文謂爲傳鬼神辭，不免於望文生義矣。

吾警怖其言 釋文：怖，普布反，爾雅云懼也。

曜案御覽七五二引莊子佚文，「流脈並作，則爲驚怖，陽氣獨上，則爲顛病。」淮南原道訓

文子道原篇「薄氣發痞，文子作暗驚怖爲狂。」是驚怖亦合顛狂之義。風俗通義：「世間多有見惟驚怖以自傷者。」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釋文：逕，徐古定反，司馬本作莖庭，勅定反，李云：「逕庭謂激過也。」孫

詒讓云：案文選辯命論李注引司馬彪云：「逕庭激過之辭也。」則司馬本字義並與李同，與釋文不合，未詳。

曜案徑直也，文選上書諫吳王「徑而寡失」注「徑直也」；禮檀弓「有直情而徑徑行者」，「徑亦直也。庭亦有直義，後漢書注引倉頡篇云「廷直也」；周語「以待不庭不虞之患」韋昭注「庭直也」；郭璞方言注：「庭音挺直。」故爾雅釋詁云「梗庭直也」，「徑庭連文，卽有激直之義」。爾雅釋

水「直波爲徑，」郭璞注「言徑挺；」宋本作徑挺，釋名釋水「水直波曰徑，徑徑也，音知道徑也。」畢沅曰「徑當爲徑。」說文草部「莖莖

也，」莖之有直義，猶梗之有直義也；釋名釋水「艇艇也，其形徑挺；」又釋形體「頸件也，件挺

而長也，」水形之徑挺，木形之莖莖，船形之徑挺，頸形之徑挺，義並相近。呂氏春秋安死篇「孔

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徑庭而趨，猶言激直而趨也。由激直義引申而爲激過義，文選劉孝標

辯命論「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庭定之辭也，」注引司馬彪曰「徑庭激過之

辭也；」胡校「袁本過作過是也。茶陵本亦誤過。」又張平子西京賦「望崑嶷以徑庭，眇不知其所返」薛注「崑嶷

徑庭過度之意也。」廣雅徑過也。

肌膚若冰雪集釋：案冰古凝字，肌膚若冰雪，即詩所謂膚如凝脂也。說文冰正字，凝俗字；爾雅

「冰脂也，」孫炎本作凝，冰脂以滑白言，冰雪以潔白言也。

釋案爾雅釋器郭璞注引莊子此句云「冰雪脂膏也，」集釋說即本於彼。然脂膏與雪不

同類，何能並舉？且莊文中，冰與凝自是二字，在宥篇「其寒凝冰，」是其明證，郭說非也。

淖約若處子淖郭昌略反，又徒學反，字林又卓反，蘇林漢書音火也。約如字。李云「淖約柔弱

貌。」司馬云「好貌。」

釋案訓柔弱者是。在宥篇「淖約柔乎剛強。」郭注「言能淖約與剛強對舉，則其爲柔弱明矣。字亦作綽。」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便嬛綽約。」傅武仲無賦「綽約閑逸。」注並引莊子此句作綽；荀子大略「淖約微達。」楊倞注「淖當爲綽。」說苑正作綽；文子道原篇「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又云「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是其訓柔弱益明。字亦作沟，穆天子傳郭注「沟音綽。」楚辭遠遊「質銷鑠以沟約兮。」洪興祖補注「沟音綽，沟約柔弱貌。」九章「外承歡之沟約。」注「沟音綽。」字又作嫫，廣雅釋詁「嫫約好也。」文選「便嬛綽約。」史記蔡中統游毛本綽作嫫，漢書作嫫。淖約蓋疊韻形況字，俞樾以爲卽楊子法言吾子篇之卓約，古書疑義舉例兩句似異而實同例非。其神疑釋文：疑魚升反。

釋案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注引莊子此文，並郭象注云「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心今本作止是其神疑也。」今本是下有以云二字廣雅曰「疑定也。」案疑本訓定，訓惑者字當作覘，詩桑柔「靡所止

疑『傳』疑定也。疑與疑通，易坤卦『陰始疑也。』荀虞本疑作疑。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釋文：疵在斯反，病也。司馬云『毀也。』一音子爾及，癘音厲，李音賴，惡

痛也。本或作厲。

釋案列子黃帝篇『物無疵厲，』管子入國篇『庸人譬厲，』疵厲譬厲並與疵癘同。說文卼部爾雅釋詁並云『疵病也。』作譬者假字國策八『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呂氏春秋疵作譬，是二字通段之證。又癘通作厲；春秋穀梁序『鬼神爲之疵厲，』釋文『厲本作癘，』說文卼部癘『惡疾也。』段注云『按古義謂惡病，包內外言之，今義別製癘字，訓爲惡瘡，訓癘爲癘疫，古多借厲爲癘，公羊傳作痢，何注云痢者民疾疫也。』又案廣雅釋詁『痢病也，』王念孫疏證云『痢痢癘厲並通。』

又案年穀熟，列子黃帝篇作『年穀常豐，』年亦穀也，說文禾部年下云『穀熟也，从禾千聲，春秋傳曰大有年，』大有年亦卽大有穀，左傳『無蘧年，』杜注『年穀也。』韓詩外傳七『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說苑君道篇『不聞君子之語則年穀未豐，』晏子春秋內篇楮上第五

「魯之年穀何如。」又「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又「和則年穀熟。」並以年穀連文。

猶時女也。釋文：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按曠景元本作和而未嘗不唱，當據正。

求人，而爲人所求也。」

曠案時有止義，時通時，爾雅釋宮「室中謂之時。」玉篇引時作時，廣雅釋詁「時止也。」

詩大雅絲篇「日止曰時。」時亦止也。「日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王引王風君子于役之說

篇「雞棲于埭。」釋文「埭作時。」時卽雞所棲止也。處有止義，而時亦有止義，故司馬以爲時

女卽處女也。又向云「時女虛靜柔順，和而不喧。」亦卽上文所云「淖約若處子」也。

將旁礪萬物。釋文：旁礪剛反，李舖剛反，字又作磅，同。薄蒲博反，李普各反。司馬云「旁礪猶混

同也。」

曠案旁礪作動詞用爲混同義，作狀詞用爲廣博義。字亦作旁薄，淮南俶真訓「旁薄爲一」；

文選陸士衡挽歌詩「旁薄立四極。」太元中「昆侖旁薄幽。」注「猶鼓魄也。」元告「地旁

薄而向乎上。」注「地之形也。」亦作旁魄，荀子性惡篇「雜能旁魄而無用。」注「廣博也。」

文選左思吳都賦「旁魄而論都」注「寬大之意」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旁魄四塞」注「衍也」亦作盤礴，文選江賦「荆門闕竦而盤礴」注「盤礴廣大貌」亦作盤礴，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珉玉旁唐」注引郭璞曰「旁唐言盤薄」史記索隱引郭注作盤薄，亦作彭薄，淮南俶真訓「遼巢彭薄而爲雨」其本字當作滂薄，說文「旁薄也」段玉裁曰「旁讀如滂」是其塵垢糝糠。釋文：垢古口反，塵垢猶染污。糝本又作秕，糠字亦作康，音康，糝糠猶煩碎。

隴案塵垢古書通語，淮南詮言訓「崑山之玉瑱，而塵垢弗能汚」俶真訓「以利害爲塵垢」又「誹譽弗能塵垢」文子微明篇十守篇作「非譽不能塵垢」又文子十守篇「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汚也」上禮篇「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並以塵垢連文。

又案說文禾部秕下云「不成粟也」米部案下云「惡米也」是秕糝二字。又禾部糠下云「穀之皮也」康下云「糠或省作」是糠康一字。陳景元本作糠，說文無糠字。呂氏春秋審時篇「後時者織莖而不滋，厚糠多糝」字亦作糠。

越人斷髮文身。釋文：斷丁管反，李徒短反，司馬本作敦，云敦斷也。章炳麟云：作敦者是，故書

敦斷一聲之轉，作斷者，後人以訓詁改之。
名也，稽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注引同。諸於也，釋文闕。

集釋：案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引司馬云「資取也，章甫冠

曜案與山巨源絕交書注「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上無於字。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

司馬彪曰敦斷也，章甫冠名也。與集釋所言不合。又案史記吳大伯世家「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斷髮與郭

本莊子同。字亦作祝髮，國策「祝髮文身。」注「祝斷也。」列子湯問篇「南國之人，祝髮而裸。」

注「祝之六反，裸力果反，孔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亦作劓髮，淮南原道訓「劓髮

文身。」漢書嚴助傳「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亦作翦髮，

說苑善說篇「翦髮文身。」韓詩外傳八「文身翦髮而後處焉。」斷，敦，祝，劓，翦，並一聲之轉。

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曜案瓠本可以盛物，說文瓠部瓠下云「匏也，从瓜夸聲。」又瓢下云「蠹也从瓠省。」段

注「蠶者登也，豆部曰「蠶者蠶也，以一瓠剗爲二，曰瓢，亦曰蠶，亦曰蠶，蠶一作蠶，見九歎方言。」又包部匏下云「瓠也，从包，从瓠省，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廣雅釋器「瓠，蠶，蠶，瓢也。」方言「蠶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箠，或謂之蠶，或謂之瓢。」郭注「蠶瓠勺也。」周禮鬯人「榮門用瓢齋。」注「杜子春讀齋爲秦，瓢謂瓠蠶也，秦盛也。玄謂齋讀爲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劉向九歎「虺蠶蠶於筐籠。」王逸注「虺匏，蠶，瓢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蠶測海。」張晏注「蠶，瓠，瓢也。」衆經音義引「瓢瓠勺也。」是瓠，瓢，匏，登，蠶，蠶，瓢，勺，並異名同物。瓠本爲果實之名，剖之以爲盛器，則爲瓢，虺，登，蠶等名矣，故曰剖之以爲瓢也。然瓠亦有多種，不皆可以盛物，豈非子外儲說左上「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弃之。」蓋此種瓠類，形體雖大，而質甚堅厚，堅則重，重則不能獨舉，所謂「任重如堅石，不可以剖而斟」故曰「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厚則無竅，無竅則不可以容物，所謂「厚而無竅，不可剖以盛物，」故曰「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也。」

瓠落 釋文：瓠戶郭反，司馬音護，下同。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

落也，言其形平而淺，受水則零落而容也。」案容上脫不字

曜案瓠亦作櫛，左傳昭二十一年「大者不櫛，」櫛則不容，「櫛字意與此同。亦作吳，史

記曆書「瓠者言萬物之吳落。」亦作穫，詩大東鄭箋「穫，落木名也。」亦作瓠離，華離，蓋瓠與

瓠與華通，禮記郊特牲「天子樹瓜華，不斂臈之種也。」注云「華果菰也。」王念孫曰「華當

讀爲瓠，瓠華古同聲，華之爲瓠，猶華之爲琴，琴瓠皆以夸爲聲，爾雅「華莠榮也。」說文華或作

夸，是其例也。」落與離通，文選西京賦「措根落。」注「落猶離也。」落廣雅作籒釋名「離離也」

左傳昭十三年釋文「離本作籬，」落通籬，故亦通離。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

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玄謂華讀爲瓠，音之，使不瓠邪離絕。」段玉裁曰「華瓠古

音同在魚虞模部，鄭易華爲瓠，釋瓠離爲瓠邪離絕，瓠邪謂地偏長則去國遠，離絕謂若間以他

國之地，逾竟而治之，皆爲邦國之不便。華苦哇反，音同夸，廣韻集韻作葵，非是。」惠士奇曰「廣

雅「華，哨裘也，」瓠與華同，不正者謂之瓠，賈疏謂「兩頭寬，中狹，」未知所出，邪亦作裘，瓠卽

衆字，說文云「汚衺下也，从穴瓜聲。」然則瓜邪猶汚邪歟？徑徑爲直，瓜邪爲曲。孫詒讓曰：「廣韻九麻釋瓜云：『瓜邪離絕之兒，』亦卽本此注，然鄭本以瓜邪訓華，離絕訓離，華瓜並無絕訓，斯又修韻者之誤也。」今案孫說非是，華瓜亦自有分離之義，禮曲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注「副析也，旣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裂之不四析也。」孔疏「華謂半破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也。」爾雅釋木「瓜曰華之。」郝疏「華猶剝也，蓋言析之而不絕也。」是華與離，均有分離之義，惟華又有汚邪不正之義也。賈誼新書道德說「通之以六德之華離狀。」鶡冠子秦鴻篇注「離華離也。」華離卽瓠落也。莊文蓋言剖瓠爲瓢，則又汚邪不正，分離破碎，不能容物，故曰瓠落無所容也。又案瓠司馬音護，護落聲韻字，晏子春秋內篇諫下「晏子作歌曰：『瓠乎不得護，秋風至分瓠零落，』孫星衍曰：『護落爲韻。』

世世以泚游統爲事。釋文：泚徐扶經反，游普歷反，徐敷歷反，郭李恪歷反，泚聲。統音曠，小爾雅

云「絮細者謂之統。」李云「泚游統者漂絮於水上。」統絮也。漂四妙反，案四匹之誤。章昭云「以水擊

絮爲漂，說文作敝，當作 豐市反，又四例反。四匹之誤

案說文水部「漑，於水中擊絮也。」漢書韓信傳「有一漂母，哀之。」韋昭注「以水擊絮曰漂。」此卽李說所本。又考工記注「漑，漂絮。」廣雅釋詁「漂，漑也。」王念孫疏證卽引莊文爲證云「漂，漑，泝，一聲之轉，漂之言標，漑之言擊，泝之言拼，辭之言辯，皆謂擊也。」

又案統卽纊字，說文糸部纊下云「絮也，从糸廣聲，春秋傳曰皆如挾纊。」統下云「纊或从光。」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薦士表注「統，古纊字，音義並同。」小爾雅廣服六「纊，縣也，絮之細者曰纊。」與釋文所引微異，而統正作纊。又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鄭注「繭，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縣，縕謂今纊及舊絮也。」廣雅釋器「繭，謂統也。」也字隸王念孫補，繭謂統，亦卽玉藻所云「纊爲繭」也。

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釋文：樽本亦作尊，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猶結綴也，案所謂罍舟。章炳麟云：結綴字當爲落，說文正作輅，云「生革可以爲縷束也。」唐韻慮各切，慮落同部雙聲，覆露亦爲覆慮，敗露亦爲敗落，明其音同。

案天道篇「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慮亦落也。落同絡，秋水篇「絡馬首，穿牛鼻。」漉

南原道訓「作絡馬之口，穿牛之鼻。」是其證，御覽辯部引正作「知羅絡天地。」慮通落，亦即通絡矣。

瓠案瓠本可以爲酒尊，前引周禮瓢齋注「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爲尊，」尊卽樽也。又詩大雅公劉「酌之用匏」箋「酌酒以匏爲爵，」匏卽瓠也。又士昏禮「實四爵合盞，」鄭注「合盞破匏也，」御覽引三禮圖云「盞取四升瓠，中破，夫婦各一瓢，」是當時通以瓠爲飲器。若此大瓠，旣瓠落無所容，則唯有絡之使形似樽，而用以渡水也。國語魯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韋昭注「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又易林震卦「枯匏不朽，利以濟舟，渡險江海，无有溺憂」卽用詩「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意也。字亦作壺，鷗冠子學問篇「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正與釋文說合，其字劉子隨時篇正作瓠。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釋文向云「蓬者短不暢曲士之謂。」

○曬案蓬以喻心之短不暢，此與天地篇「我之謂風波之民」，成云水性雖澄，蓬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庚桑

楚篇「我其杓之人耶」，郭云不欲爲物標杓。盜跖篇「冠枝木之冠」，司馬云冠多繁飾，如木之枝葉。同一句法。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釋文擁腫章勇反，李云「擁腫，猶盤瘦。」

○曬案庚桑楚篇「擁腫之與居」，擁疑癩之假字，說文「腫癩也，」癩腫也；靈樞經「不得後反，故癩腫」，此以喻木之盤結而不伸也。

子獨不見夫狸狴乎？釋文：狸力之反，狴司馬云狴也，狴音由救反。成疏：狴野貓也。

○曬案成疏狴當係狸之誤，狸可訓貓，若狴則訓狴矣。狸亦作狸，廣雅釋獸「狸貓也」，秋水篇「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御覽引尸子「使牛捕鼠不如貓狴之捷」，狸狴卽貓狴也。又藝文類聚九一引莊子佚文「嫗雞搏狸」，意林引文子「孔犬噬虎，伏雞搏狸」，又「雞司夜，狸執鼠」，韓非子揚權篇「使雞司夜，令狸執鼠」，韓詩外傳七「有鼠出遊狸見於屋」，楊泉物理論「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鸚鵡」，狸並卽貓也。

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釋文：彷徨猶翱翔也，崔本作方羊，簡文同。廣雅云彷徨徒

倚也。

釋案彷徨與彷徨通，大宗師篇「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大遷殷仲文南州桓公九非作

詩孔德璋北山移文班孟堅幽通賦郭景純遊仙詩注引亦均作彷徨。

韓詩外傳五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

鄉，」以彷徨與逍遙對。淮南精神訓「芒然仿伴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文子十守篇

「芒然仿伴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則以仿伴與逍遙對矣。淮南原道訓「逍遙乎廣澤

之中，而仿洋乎山峽之旁，」楚辭遠遊「聊仿伴而逍遙兮，仿洋亦卽彷徨也。」

齊物論 第二

齊物論

「曙案舊以齊物連讀，非是。古無有以論名文體者，有之自呂氏春秋之六論始，即本書三十餘篇中，亦無他例可援。且內篇七篇篇名，皆以三字成義，何獨於此而外之乎？物論猶物議也。戰國之世，百家蠱作，儒墨惠施公孫龍之徒，各執一說，是丹非素，爭辯不已，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莊子有慨乎「道術之將爲天下裂」，以爲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持論雖衆，未嘗不可以一齊同之也，故曰齊物論。寓言篇「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蘇輿云「不言而道存，物論齊矣」，深得其旨。全篇八章，亦皆以一意灌注。第一章至「怒者其誰耶」止，以天籟地籟人籟引喻，辯論者之言蓋人籟也。第二章至「吾獨且奈何哉」止，細寫辯論者之勞精敝神，溺而不反，徒損其宰。第三章至「莫若以明」止，玄同是非，環應無窮，辯論起於是非，是非既泯，何所施其辯論哉。第四章至「此之謂以明」止，物無成虧，卒通爲一，辯論

者負強爭勝，蓋出於成虧之見，成虧既泯，何所爭其是非哉？第五章至「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止，言言有等別，上焉者不言之言，若已之爲道立言，蓋出於不得已，以視彼之爲爭辯而言者，有間也。以下三章，更設事明之，齧缺章言至人不惟不知利害，且不知死生，更何有於是？非瞿鵠子章言不惟非不可執，即是亦不可執，是非雙遣，然後可以寓諸无竟。末章罔兩問景，忘物忘己，渾然大化，斯大齊之至矣。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王伯厚云「莊子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邵子詩齊物到頭爭，恐悞，」按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莊子有齊物之論，」劉琨蒼盧講書「遠慕老莊之齊物，」文心雕龍論說篇「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二字連讀。案馬季長長笛賦「齊萬物兮超自得，」王康琚反招隱「與物齊終始，」李善注並云「莊子有齊物論，」亦同誤。又案王伯厚前，王安石呂惠卿等，已發其說。南郭子綦隱几而坐案續釋文几當作机。釋文：南郭子綦音其，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隱於斲反，馮也。机音紀，李本作几。成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

○隱案成蓋以爲與令尹子西同事之司馬子綦，左傳釋詩外傳八及十作子期，賈誼書說苑作子綦，澤本新書作子綦。即公子結

也。然結爲白公所逼，抉大木殺人而後死，與此之超然高寄，虛心恬淡者，性格不同，非一人也。又

徐无鬼篇「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

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釋文「山穴之中，李云「齊南山穴也，」田禾齊君也，」是子綦居於齊南山穴之中，故號南郭，

晏子春秋之東郭牙北郭縣亦皆齊人。乃齊人，非楚人也。公子結乃楚公族，亦不得移居於齊。且既爲司馬，則當稱司馬

子綦矣。

又案隱几本字當作筓，說文「筓有所依也，从受工，讀與隱同。」錢大昕潛研堂文集「筓

讀與隱同，孟子莊子隱几字不作筓，是皆段其義，并段其音，非後世譬況爲音可同日語也。」案

賈誼新書時變篇「隱几盱視，」亦同。

嗜焉似喪其耦，案據釋文當作若。釋文：荅本又作嗜，同，解體貌。耦本又作偶，匹也，對也。司馬云「耦身也，

身與神爲耦。」

曜案耦偶通，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孔德璋北山移文注引並作偶，孔文為作然。偶讀如「相人偶」之偶，俞謂當讀爲寓，寓寄也，非是。

何居乎 釋文居如字，又音姬，司馬云猶故也。

曜案司馬說非是，居通期，通其讀如姬，蓋問詞之語助也。書微子曰「予顛墜若之何其」鄭注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詩頍弁曰「實維何期」；箋曰「期辭也」；禮記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鄭注曰「居讀如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又曰「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郊特牲曰「一曰伐鼓何居」，並同，詳見經傳釋詞，釋詞亦引莊子此語，並注云「居猶乎也，居下不當復有乎字，疑因下而愆，釋文出「何居」二字，無「乎」字。」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羅勉道云「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曜案羅說非是。此猶言「而問之也，不亦善乎」與呂氏春秋孝行篇「善乎而問之」禮記祭義「善如爾之間也」如猶乎。韓詩外傳七「善哉爾之間也」又八「善哉而言也」皆倒句法。

今者吾喪我。

曜案清楊復吉夢蘭瑣筆云「元趙德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案趙氏所云就已而言，就人而言，蓋猶今文法言主位受位也。又管子白心篇「孰能己無己乎，」語意略同。

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注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音短長高下萬殊之聲，案文選殷仲文南州桓公九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曜案郭以籟訓籟是也。史記司馬相如傳「吹鳴籟，」集解引漢書音義「籟籟也，」淮南齊俗訓「若風之過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文子自然篇作「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注「籟籟也，」風之過籟，各以清濁應，猶下文言風作則萬竅怒號也。蓋籟籟皆有孔竅，故可以感氣成聲。淮南說山訓「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竿，」高注「籟三孔籟也，以其管孔空處，

以成音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呂氏春秋遇合篇「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高注「籟二孔籟也。」二疑三之誤，風俗通義亦云籟禮樂記三孔籟也。籟爲發音之器，此言「天籟」「人籟」猶天道篇之言「天樂」「人樂」不言樂而言籟者，余修辭學上所謂以具體代抽象也。

至郭謂「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優劣無所錯其間。」是天地人三者無所判別，其說非也。人籟者有意之聲；地籟者無意之聲；天籟者無聲之聲。莊子重天而不重人，隨處可證。人間世篇「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德充符篇「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大宗師篇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在宥篇「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天地篇「而又乃以人受天，夫何足以配天；」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天道篇「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秋水篇「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无以人滅天；」達生篇「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山木篇「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庚桑楚篇「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

天子，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徐无鬼篇「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列禦寇篇「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莊子蓋欲以人從天，故荀子謂之「蔽於天而不知人。」然則郭象謂爲於天地人無所優劣其間者，謬矣。

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俞樾云：大塊者地也，塊乃由之或體，說文土部「由，樸也。」蓋卽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者，積而至於廣大，則成地矣，故以地爲大塊也。司馬云「大朴之貌。」郭注曰「大塊者無物也。」並失其義。此本說地類，然則大塊非地而何？

〔釋案〕文選宋玉風賦「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李善注引此爲證，可與俞說相發。然大宗師篇兩言「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其一下上文類舉「造物」「陰陽」「造化」爲說，是可證大塊非僅指地而言。淮南傲真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高誘注「大塊天地之間也。」大塊當兼該天地而言。

是唯無作。

「釋案此與人間世篇「若唯無詔」句法同，與管子墨子之用「唯」無，「恐」不同。」文選謝希逸月賦注引作「是以無作，」非。

作則萬竅怒暘。

「釋案怒與努聲義並通，廣雅「怒健也」，廣韻「努努力也」，釋名釋兵「努怒也，有勢怒也」，御覽三百四十八引太白陰經發弩圖篇「弩者怒也，言其聲勢威嚮如怒，故以名其弩也」，逍遙遊篇「怒而飛」，人間世篇「怒其臂以當車轍」，外物篇「草未怒生」，呂氏春秋情欲篇「百病怒生」，後漢書第五倫傳「鮮車怒馬」，李黃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盈也。」義並同。又案作勳臂副解亦通。下文自取，怒同此。

而獨不聞之琴琴乎。釋文琴長風聲也，李本作颺，音同。

「釋案琴有長大義，詩蕭蕭「琴彼蕭蕭」，傳「琴長大貌」，琴莪「琴琴者莪」，傳「琴琴長大貌」，又琴與颺，通說文風部「颺高風也，從風琴聲」，高風長風，義並相類。字亦通颺，左思

吳都賦「翼颺風之颺颺」。王念孫廣雅疏證說。

頤云「畏佳山阜貌。」

山林之畏佳。釋文：畏於鬼反，郭烏罪反，崔本作峴。佳辭癸反，徐子唯反，郭祖罪反，李諸鬼反。李

曜案「畏」通「岷」，「佳」亦通「崔」。集韻「崔」或作「巖」，「佳」「萃」「隆」。

玉篇山部「崑於鬼切，崑崔，高也，山高下回曲兒」。廣韻七尾「崑崔山高曲下」。疑有與李云山阜貌相近，又玉篇有「崑崔」義當同。

似枅。釋文：枅音雞，又音肩，字作云。作蓋林之誤。「柱上方求也。」求蓋木之誤。簡文云：構櫨也。

曜案說文「枅屋櫨也」，又「櫨柱上枅也」。廣雅釋室「構謂之枅」。爾雅釋宮「開謂之枅，櫨謂之枅」。郭注「開柱上構也亦名枅」，又曰「櫨櫨即櫨也」。一切經音義引三倉「櫨構柱上方木也，山東江南皆曰枅，自陝以西曰櫨」，又引倉頡「柱上方木曰枅，亦名枅，亦名櫨，亦名構櫨。」

似圈。釋文：圈起權反，郭音權，杯圈也。徐其阮反，言如羊豕之闌圈也。

曜案圈通樽，通盞。禮玉藻「毋沒而杯圈，不能飲焉」。注「圈屈木所爲，謂卮匱之類」。孟

子告子上「猶以杞柳爲柶，正義：柶，屈木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廣雅釋器「盞孟也。」方言五「孟，海岱東齊北燕之間謂之盞。」是盞卽孟，徐說非。

似注者似汚者。釋文：注烏攜反，李於花反，又烏乖反，郭烏蛙反。司馬云「若注曲。」汚音烏，司馬云「若汚下。」

釋文：注深池也。又「汚，穢也，一曰小池爲汙。」孟子：陳文公下「國汙汙池。」廣雅釋詁「注

汚也。」蓋合言之，注與汚皆有汚穢汚下之義。若析言之，則一爲深池，一爲小池耳。

激者。釋文：激，經歷反，如水激也。李古弔反，司馬云「聲若激喚也。」李又驅弔反。

釋文：案下列各字皆呼鳴之意，不得唯此獨異。釋文：說非也。激蓋噉之假字，字並从敷，與噉音

義相近。說文曰「噉，口也。一曰噉呼也。」禮曲禮「毋噉應。」鄭注云「噉，號呼之聲也。」公羊

昭二十五年「昭公於是噉然而哭。」注：噉，噉然哭聲貌。噉，說文引廣雅釋詁「噉，訛評噉鳴也。」

本書至樂篇「而我噉噉然而哭之。」字亦通作噉。說文「噉，痛噉也。」

噉者。釋文：噉音孝，李虛交反。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謹噉聲。」

曜案諠通嘯，廣雅釋詁「嘯鳴也」，李善注長笛賦引埤倉云「嘯大呼也」，字亦作嘯，在宥篇「焉知會史之不爲桀，跖，曠，矢也」，釋文「嘯本亦作嘯，向云嘯矢之鳴者也」，字林云嘯大呼也，則陽篇「夫吹箛也，猶有嘯也」，釋文「嘯許交反，管聲也」，字亦作鬲，玉篇「鬲呼交切，鬲箭也」。

讓者 釋文：讓音豪，郭又戶報反，司馬云「若讓哭聲」。

曜案讓同讓，集韻讓或作讓，說文「讓號也从言虎」，段注「凡嘯號之聲，虎爲最猛，故皆从虎」。

咬者 釋文咬於交反，或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然」，又許拜反。

曜案司馬說非是，咬蓋通設。山海經北山經「其鳴自設」，郭璞注「今吳人謂叫呼爲設，音呼交反」。

冷風則小和 釋文：冷音零，李云冷冷小風也。

曜案呂氏春秋任地篇「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高注「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

與李說異。又辯土篇「師爲冷風」高氏不出注，蓋義同也。

飄風則大和。釋文飄鼻遙反，又符遙反。李敷遙反。司馬云「疾風也」。爾雅云「回風爲飄」。

釋案說文「飄回風也」。與爾雅合。素問六元正紀論「少陽所至爲飄風」。注「旋轉風也」。老子「飄風不終朝」。注「疾風也」。與司馬說合。詩何人斯「其爲飄風」。傳「暴起之風」。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釋文厲風司馬云大風，向郭云烈風，濟子細反，向云止也。

釋案呂氏春秋有始覽「西方曰颺風，西北曰厲風」。又淮南覽冥訓「於是風濟而波罷」。

高注「濟止也」與向注合。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郭注：調調刀刀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不同也。

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刀刀獨非乎？

釋案郭說詩曲難通，且風既止，何得復言動搖？既動搖則是又有聲，與上言地籟又何別乎？刀本或作刁，刁蓋皆勻之壞字，一切經音義引說文「勻調勻也」，今吾鄉猶言調調勻勻。淮

南脩務訓高注『如絲言調勻也』。又天道篇『所以均調天下與人者也』。淮南覽冥訓『投足調均』。賈誼新書壹通篇『調均發微』。詩皇皇者華傳『均調也』。調均亦猶調勻也。此二句言地籟既止，衆竅皆虛，萬狀調勻，止於天均，同於大齊，蓋卽所謂天籟，卽以喻物論之齊也。

說文肉字下段注引莊子此語，謂調調卽調，調，調調謂長者，刀刀謂短者，恐非是。

夫吹萬不同

曜案吹卽下文『夫言非吹也』，則陽篇『夫吹箎也』之吹，吹字一讀，萬不同連讀。天地篇『有萬不同之謂富』。呂氏春秋不屈篇『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知，如出乎一穴者，其惟聖人矣乎』。文子道原篇『有萬不同而便乎生』。郭璞山海經圖讚『羣籟舛吹，氣有萬殊』。萬不同，猶言萬殊也。而解者或以爲風吹萬竅，或以爲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司馬彪說，見集釋引。大誤。謝靈運詩『吹萬羣生悅』，是其誤已久矣。

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陸樹芝云：當其吹萬竅而各鳴，固不同矣，而過則皆虛，苟其自己也，無不咸同者，此其寂然之頃，誰復有自取怒者耶？

臞案陸讀咸字句是也。衆家紛紜，莫得其解。上段子綦敘說地籟、天籟，而子游猶不寤，故此復申言之，意則猶前也。「夫吹萬不同，」卽前「萬竅怒號」云云一節；「而使其自己也。」卽前「厲風濟則衆竅爲虛，」濟止也，已亦止也；「咸」卽前「調調勻勻，」廣韻「勻徧也齊也，」魯語「小賜不咸」注「咸徧也，」大司樂「大成」注「咸池，堯樂也，堯能殫均刑灑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是咸猶均也，知北遊篇「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尤爲確證。蓋地籟有聲，聲與聲殊；天籟無聲，無聲與無聲則同。所謂「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臞案文選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注「莊子曰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是李善以「大知閑閑」以下一大段，爲皆南郭子綦之辭也。然細案文氣，南郭子綦之辭，至「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已完，卽假爲全篇之發端，此下乃莊子自抒其見矣。

大言炎炎 釋文：炎炎手廉之誤 于凡二反，又音談，李作淡，徒濫反，李頤云「同是非也」簡

文云「美盛貌。」

隳案列子湯問篇「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般敬順釋文「淡音豔。」

小言詹詹 釋文詹詹音占，李頤云「小篇之貌」篇乃辯之誤。崔本作闊。闕乃圓之誤。

隳案說文八部「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彡，」段玉裁注即引此爲證。字亦通作詁，方言十「南楚譴謾或謂之詁，」玉篇「噍噍多言也。」又「詁多言也。」字亦通作譖，埤蒼「譖多言也。」

又案詹與上淡爲韻。

與接爲構日以心闢 釋文司馬云「人道交接，構結驩愛也。」

隳案「與」與「爲」對，「接」與「構」對。「爲」猶「與」也，管子戒篇「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尹知章注「爲猶與也，」齊策「遲首以梁爲齊戰於承匡而不勝，」言以梁與齊戰也。見經傳釋詞。騶冠子王鈇第九「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陸佃注「與或爲爲，」構

猶「接」也，說苑指武篇「接戰構兵。」此段細摹辯論者之苦心竭慮，夢寐不寧，無日無夜，不與是非相交，相接相構也。司馬謂人道交接，構結驩愛，大非。

又案鬪如人間世篇「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列子湯問篇「見兩小兒辯鬪」及文中子問易篇「汎乎利而諷之，無鬥其捷，」之鬪，此猶今言鉤心鬪角也。

綬者窳者密者。釋文：綬末且反，簡文云「寬心也。」窳古孝反，司馬云「深也。」李云「穴也。」案穴地藏穀曰窳，簡文云「深心也。」

曜案簡文訓綬爲「寬心，」非是。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綬密不能蘆苴，」蘆苴卽麤粗也。管子水地篇「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妙，」春秋繁露俞序篇「始於麤粗，終於精微，」論衡正說篇「略正題目麤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大，」彼以「麤粗」與「精微」對，此以「蘆苴」與「綬密」對，是綬密猶細密也。蓋綬通曼，說劍篇「曼胡之纓，」司馬彪卽以綬爲訓，曼有細義，淮南脩務訓「曼類皓齒，」注「曼類細理也，」是其證。此三句猶言細者，深者，密者。不曰深而曰窳者，卽余修辭學上所謂名譽狀也。

大恐縵縵 釋文：縵縵李云「齊死生貌。」

釋案：鷓冠子天則第四「踰年累歲，用不縵縵。」陸佃注「縵縵滅之貌。」又世兵第十
二「執急節短，用不縵縵。」尚書大傳虞夏傳「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又「亂縵縵兮」
注「縵縵教化廣遠也。」是縵縵有廣遠漫滅之意，此猶言精神散漫也。

又縵與上句惴爲韻。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 釋文：機括古活反，機弩牙，括箭括。

釋案：發若機括，喻其速。天道篇「發也機。」宣云「發如機迅。」淮南傲真訓「其用之也
若發機。」列子黃帝篇張湛注引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又說苑談叢篇「口者關
也，舌者機也。」又云「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矣。」與此以喻辯論者之
言，正合。

其留如詛盟 釋文：詛惻據反，盟音明，徐武耕反，郭武病反。

釋案：周禮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榮之祝號。」鄭注「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

曰詛。」又司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性而致焉。」左傳襄公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偃閔，詛諸五父之衢。」定公五年「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六年，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詩小雅何人斯毛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荀子大略篇「盟詛不及三王。」楊倞注「洩牲曰盟，謂殺牲歃血告神以盟約也。」

其厭也如緘。郭注：其厭沒於欲。釋文：厭於葉反，徐於冉反，又於感反，緘徐古咸反。

曜案郭說非是，厭塞也。論語「天厭之。」皇侃疏「厭塞也。」荀子修身篇「厭其源，開其瀆。」楊倞注「厭塞也。」史記周本紀「原必塞。」春秋繁露玉英第四「愧之以塞其源也。」

此蓋揚說所本。

以言其老洩也。章炳麟云：洩借爲血，說文血靜也，作溢亦通，釋詁溢慎也。

曜案章說非，洩敗也。則陽篇「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釋文「洩王云敗壞也。」徐无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釋文「卹音洩。」淮南道應訓作「若滅若失，若亡其一。」列子說符篇作「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是洩卽滅，滅與敗壞義亦近，老洩猶言老敗也。

變熱懲之

釋文：熱懲之。之涉反；司馬云不動貌。

釋案：田子方篇「慙然似非人」，釋文「慙乃慙反」，又「丁立反」，司馬云「不動貌」，在宥篇「倘然止，贊然立」，釋文「贊之二反」，又「猪立反」，又「魚列反」，李云「不動貌」，「贊然亦即慙然也。慙訓不動，正與變相對。」

姚佚

釋文：姚郭音遙，徐李勅弔反，佚音逸。

釋案：方言十三「姚好也」；荀子非相篇「莫不美麗姚冶」；楊倞注引說文「姚美好貌」；今說文無「姚」字，又禮論篇「故其立文飾也，不至于窕冶」，注「姚冶妖美也」；又樂論篇「姚冶之容」，此文。義常同；賈誼新書勸學篇「視益口笑，佳態佻志」；盧文弨云「佻與姚同，美好貌」；說文女部「姚史篇以爲姚易也」；佚同失，徐无鬼篇「若卹若失」，釋文音逸，司馬本作佚；淮南覽冥訓「馬牛放失」，齊俗訓「已淫已失」，人間訓「孔子行於東野，馬失」，呂氏春秋必已篇作「孔子行道而息，馬逸」。孔注並云「與佚同」；呂氏春秋愛士篇「右服失」；王念孫云「失同佚」；荀子哀公篇「其馬將失」；楊倞注「失讀爲逸」；淮南人間訓「魯君聞陽虎失，大怒」；俞樾云「失讀爲逸」，讀爲

逸，亦卽以爲佚字也。佚與失同，而失又通易，淮南原道訓「失其陰陽之性」高注「失猶易也」，易有輕慢之意，廣韻「易相輕慢也」，御覽三百九十一引曹曄別傳「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字亦通傷，說文「傷輕也」，一切經音義引訓纂解詁「傷慢也」，段玉裁曰「自易專行而傷廢矣」。

啓態 釋文：態勅代反，李又奴載反。成疏：啓則開張情慾。

釋案釋名釋姿容第九「企啓也，啓開也，言自延竦之時，樞機皆開張也。」是啓有開張之義。

荀子臣道篇「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楊倞注「以佞媚爲容態」，又成相篇「態人之態不如備」；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去子之態色與淫志」，態蓋有作態之意。日夜相代乎前。

釋案呂氏春秋長攻篇「饑代事也」高注「代更也」，下文「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德充符篇「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

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寓言篇「陰與夜吾代也，」用「代」字同此。而莫知其所萌。郭注：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然而耳。

曜案：淮南俶真訓「孰知其所萌，」語意同此，高注「萌生也」下文「且暮得此其所以生乎，」正用「生」字。此言喜怒哀樂慮嘆變愁等變象更代乎前，忽喜忽怒，忽哀忽樂，已亦不知其何爲而喜，何爲而怒，所謂「知不能規乎其始，」皆非生於自己明瞭之意識也。郭注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郭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生自然，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又凡物云云，皆百爾耳，百乃自之誤。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

曜案：郭注非是，「取」卽上文「其自取怒，」下文「而心自取」之「取，」此言取喜怒哀樂等心理現象也；彼卽指諸心理現象而言；「不知其所爲使，」與上文「莫知其所萌，」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同一語意，反覆言之耳。此言非諸心理現象則無我，非我則無諸心理現象，我與諸心理現象相依而存在，似亦近理；然此二者之關係，果誰使之然乎？心理現象不生於我，我亦不生於心理現象，意必我與心理現象之上，別有所謂真宰或真君者主持其間，此卽西洋

哲學所謂靈魂也。騶冠子環流第五「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陸佃注「非我則無法，非彼則無所用法。」又云「生法者命也。」法卽莊子所謂喜怒哀樂諸現象，命卽莊子所謂「真宰」也。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釋文：朕李除忍反，兆也。

曜案朕當作朕，說文「鼓目，目但有朕也。」段注「朕俗作朕，誤，朕从舟，舟之縫理也，引申之凡縫皆曰朕。」案唐石經舟旁每作月見嚴元照爾雅匡名釋天。月又譌作目耳。應帝王篇「而遊無朕，」

崔云「朕兆也。」淮南覽冥訓「不見朕垠，」高注「朕兆也，」俶真訓「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字並从月。

有情而無形郭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曜案郭說非，情實也。呂氏春秋樂舉篇「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又侈樂篇「則失實

之情矣。」高注並云「情實也。」大宗師篇「有且宅而無情死，」姚姬傳云：情實也。駢拇篇「多方駢枝

於五藏之情者，」王云：情實。徐无鬼篇「則性命之情病矣，」王云：情實。情並當訓實。又上句「可行

己信，而不見其形」與此句同意；情訓實，實猶信也。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應帝王篇「其知情信，其德甚真」；秋水篇「是信情乎」；並以情信連文。文子道德篇「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又符言篇杜道堅續義「無形無名，有情有信」；鶡冠子夜行第三「致信究情，復反無貌」；陸佃注「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蓋卽本莊子此文。

又案此句與上二句同意，蓋反覆言之耳。「若有真宰」，「可行己信」，「有情」同也；「而特不得其朕」，「而不見其形」，「而無形」同也。莊子蓋欲證明真宰之實有，而此實有者，又非如物質之有形，可以目察耳聞也。

百骸九竅六藏 釋文：骸戶皆反，六藏才浪反，案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大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以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藏四，故九，今此云六藏，未見所出。

曜案六藏見難經三十九難，詳李楨說。列子仲尼篇「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

其自知而已矣；黃帝篇張滿注「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並言六藏。又案釋文釋九藏，蓋據素問六節藏象論三部九候論，與鄭玄周禮疾醫注，韋昭國語鄭語注，異。又案九竅釋文無說，周禮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鄭注「陽竅七，陰竅二」；素問陰陽象大論「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王冰注「上竅耳目鼻口，下竅謂前後陰」，呂飛鵬云「耳目鼻竅各二，口竅一，陰竅二，是爲九竅」。知北遊篇「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淮南主術訓「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呂氏春秋開春篇「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情欲篇「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國道篇「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達鬱篇「凡人三百六十節，九藏五藏六府」；轉非子解老篇「人之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文子精誠篇「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下德篇「四肢九竅，莫死莫生」；十守篇「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孔子家語執轡「麒麟者九竅而胎生，魃吞者八竅而卵生」。

賅而存焉

釋文賅古來反，司馬云「備也」

小爾雅同，簡文云兼也。

釋案說文無賅字，字當作咳，說文日部「咳兼該也」，國語吳語「一介嫡女，執箕帚以咳姓於王宮」，韋昭注「咳備也」，小爾雅廣言二「咳備也」，字或假該爲之，庚桑楚篇「臘者之有腓胾」，釋文崔云「腓備也」，廣雅釋詁二「腓備也」，或假該爲之，既文腓，軍穀梁哀公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注「備也」楚辭招魂「招具該備」注「該亦備也」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

○案其乃也，詳經傳釋詞。其有私焉，卽乃有私焉。又案說之，卽指百骸九竅六藏諸生理機

官而言。上節證我與諸心理現象之上，別有真空，此節證我與生理機官之上，別有真君也。真君卽真

平常以爲生理機官皆受宰於我，實則不然。生理機官，咳而存焉；我對諸機官則往往有私，不能咳而親說，好聲者與耳爲親，好色者與目爲親；然則若以我宰諸機官，則諸機官必不能咳而存矣。郭注非是。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案有猶或也，詳經傳釋詞。又臣妾與下文真君對，真君爲主宰者，臣妾爲受宰者。古時通以臣妾連言，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書費誓「臣妾逋逃」；春秋左氏傳僖十七年「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又宣十二年「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史記越世家「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又楚世家「若以臣妾賜諸侯」；春秋繁露順命篇「臣妾受命於君」；急就篇二「譯導贊拜稱妾臣」；師古注「依臣妾之禮也」。此言我既不能主宰諸

機官，而諸機官亦不能主宰我，然則我與諸機官皆非主宰者，或皆爲受宰者乎？

與物相刃相靡。郭注：羣品云云，逆順相交。

釋案：郭蓋以順訓靡，非是。靡磨也。馬蹄篇「喜則交頸相靡」，釋文「李云靡也」；荀子性惡篇「靡使然也」，楊注「或曰靡磨切也」；墨子親士篇「錯者必先靡」，孫詒讓閒詁「靡靡之段字，今省作磨，謂消磨也。」

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釋文：茶當作齧。乃結反，徐李乃協反，崔音捻，云「忘貌」，簡文云「疲病困之狀。」

釋案：說文艸部「薺華盛」，此非其義，字當作闌，說文鬥部「闌智少力劣也」，廣雅釋詁一「闌弱也」，諸韻書以闌入養韻，茶入屑估韻，分爲二字，失之。字亦作泥，爾雅釋獸「威夷長脊而泥」，郭注「泥少才力」，作茶者，余乃爾之或體，荀子哀公篇「不可以身余也」，楊注「余與邇同」，五音集韻「薺俗作塗」，並其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

「澤案且句中語助也，下文『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呂氏春秋無義篇『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並同此例。見經傳釋詞。

又案師心之師，與秋水篇「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用法同，即余修辭學上所謂名譬動也。

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釋文：穀苦豆反，李音穀，司馬云「鳥子欲出者也。」

「曜案司馬以爲「鳥子欲出者」是蓋以爲尙未出穀之卵也，卵何得有音乎？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凡物皮皆曰殼，尙在卵中，謂之殼，出殼以後，名之曰穀，音寇。」是殼爲已出殼之鳥也，天地篇「夫聖人鶉居而穀食」釋文「穀口豆反，食爾雅云主哺穀，主生之誤。穀食者，言仰物而足也。」案爾雅釋鳥「生哺穀，生囑雛」郭注「穀鳥子須母食之」說文鳥部「穀鳥子生哺者」國語魯語「鳥翼穀卵」韋昭注「生哺曰穀，未乳曰卵」列子湯問篇「負其材力，視未丹猶雛穀也」張湛注「穀音寇，生而須哺曰穀，自食曰雛」是並以穀爲鳥生而須哺者，若猶未生，何得云哺乎？抱朴子清鑒篇「鷄穀有凌鷲之貌」亦以穀爲鳥也。字亦作鷲，方言八「爵子及

雞雛皆謂之鷩。」郭注「關西曰鷩。」史記趙世家「武靈王探雀鷩而食之，」集解引黃母遵曰「鷩鷩子也，」蓋隨文爲釋，非云鷩鷩指鷩子也。文子上德

篇「鷩卵不探，」淮南主術訓作「鷩卵不得探，」又淮南汜論訓「羽者爲鷩鷩，」藝文類聚九十，御覽四百二八、百九十一、九百十六，引尸子「鴻鵠之鷩羽翼未全，」並其例。字誤作鷩，呂氏春秋聽言篇「其與人鷩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字亦音遘，文子上仁篇「孕不殺鷩，」注「音遘。」至晉書音義列傳卷十三引字林云「鷩音卵，」則不知何所據也。

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案呂氏春秋安死篇「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與此意同，高注云「方，比。」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案文選賈誼鵬鳥賦注引「固」作「故，」「固」「故」字通，晏子春秋內篇諫上「夫雲山固以石爲身，」初學記引作「故，」國語周語「而咨於故實，」史記魯世家引作「固，」是其證。

柱也。」

故爲是舉莛與榱厲與西施。釋文：莛徐音庭，李音挺，司馬云「榱梁也」，榱音盈，司馬云「榱

簪也」，淮南齊俗篇「柱不可以摘齒，筵不可以持屋」，補王念孫按。注「筵小簪也」，此文之以莛與榱對，猶淮南之以筵與柱對也。

恢憶僑怪道通爲一

暉案憶與詭同，僑與譎同。易睽卦王弼注「至睽將合，至殊將通，恢詭譎怪，道將爲一」，文釋作決。正義引莊子此文，字並作詭譎。一切經音義引三倉「詭譎也」，蓋四字義並相近。

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後通爲一

暉案庚桑楚篇「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可與此相證。

庸也者用也

釋案說文卜部「庸用也」廣雅釋訓「庸用也」書堯典「鳴咨若時登庸」傳「用也」詩兔爰「尙無庸」傳「用也」並足與此相證。

用也者通也

釋案用有行義，說文卜部「用可施行也」方言六「用行也」賈誼新書大政上「士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之用。」通亦有行義，易繫辭「推而行之謂之通」說文辵部「通達也，行不相遇也」通達反訓，達訓行不相遇，則通訓行相遇矣。

通也者得也

釋案通得雙聲，通訓行相遇，得說文彳部「行有所導也」

案龜甲文得从
貝从彳意會。

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釋文：狙七徐反，又緇慮反，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猿狙者也」，李云「老狙也」。

廣雅云「狙獼猴也」。芋音序。徐食汝反，李音予，司馬云「椽子也」。

釋案李說非是，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

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狙公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芋，栗也。」殷敬順釋文：「狙公七余切，養狙公也。芋，音序，橡子也，名實未虧，一本作若實未虧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釋文：鈞本又作均，崔云「鈞陶鈞也。」

曬案崔說非，鈞與均通，書「其罪惟均」，史記周本紀引作鈞；毛詩「秉國之均」，漢書律曆志引作鈞；魏大饗碑「夏啓均台之饗」，均台卽鈞台，故律曆志云「鈞者均也」。此天鈞卽天均，寓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字正作均。天地篇「天地雖大，其化均也。」此卽是天均之解釋，均則物論齊，此本篇之旨也。又庚桑楚篇「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敗元嘉本天鈞亦卽天均。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

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釋案庚桑楚篇「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 釋文：昭文，司馬云

「古善琴者。」

釋案呂氏春秋君守篇「鄭太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太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殞，其有處自狂也。」列子湯問篇「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

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曰「徵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鄙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張湛注「師文鄭國樂師」；文子自然篇「故無弦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弦即不能獨悲，故弦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

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
釋文：枝策，司馬云「枝杜也，案柱之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梧音吾，司馬云「梧琴也」，崔云「琴瑟也。」

隴案德充符篇「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釋文「槁，苦老反，梧音吾，崔云「據琴而睡也。」」又天運篇論天樂云「倚於槁梧而吟。」

又案枝策，崔云「舉杖以擊節」，是亦聲樂之事。蓋昭文師曠惠子三子，皆斂精勞神於人籟，欲以有所成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釋文：綸音倫，崔云「琴瑟弦也。」俞樾云「以文之綸終，謂以文之所

知者終，卽是以文之明終。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昭文之子，又以文之明終，則仍是非所明而明矣。

曜案俞說「以文之明終」，殊不成辭，且言以昧終，可言以明終，亦詰曲而難通也。當從崔

說爲是。上文已證明昭文以善琴瑟著，與師曠之擊杖而節樂，惠子之據琴而談堅白，皆敏精力於人籟者，則其子之以琴瑟終其身，亦意中事矣。以輪代琴瑟，猶今管管弦，以管代簫，以弦代琴，修辭學上所謂部分代全體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銳天釋文：秋豪如字，依字應作豪，

案字當作事。

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王逸任

案注之誤。

楚辭云「銳毛也」，案毛至秋而奕細，故以喻小

也。大山音泰，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殤。

曜案楚辭七諫初放「秋毫微哉而變容」，王逸注「銳毛爲毫，夏落秋生，毫一作豪」，此

卽釋文所據，洪興祖補注「莊子秋豪雖小，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一云毛至秋而奕細，故以喻

小，說文云豪豕鬣如筆管者，毫長銳毛，補注所引一云蓋卽釋文陸氏說也。

又案儀禮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

歲以下爲無服之殤，說文「殤不成人也，人年十九至十六死爲長殤，十五至十二死爲中殤，十一至八歲死爲下殤，从夕傷省聲」此卽或說所本。又案呂氏春秋爲欲簋，其視爲彭祖也，與爲殤子同。高注「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殤，」與儀禮說文不同。

又案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兩「爲」字下均有「之」字，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涉陽侯作詩注引，則與今本同，又引郭象注云「若性不足者非大」今本視「不」字，當據補，其餘小有出入。大廉不嘽。釋文：嘽郭欺簠反，徐音謙。

曜案嘽蓋礫之壞字，石剝落而爲口耳。說文「礫厲石也，」廣雅釋器「礫礪也。」朱駿聲云「凡稜利之義，疑卽此字之轉注，」是礫有稜利之義。韓詩外傳一「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則其德不厚，」又外傳二「礫乎其廉而不剝也，」與此處義正合，郭注非。

大勇不伎。郭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釋文：伎徐之鼓反，又音鼓，李之移反，「害也，」李云「健也。」

釋案郭蓋訓伎爲逆，故下文「勇伎而不成」注云「伎逆之勇」，又天下篇「不伎於衆」郭注「伎逆也」司馬崔云「害也」又達生篇「有伎心者，不怨飄瓦」郭李音支，「害也」害與逆義亦相近。

五者圜而幾何方矣。釋文：圜，司馬云「圓也」。郭音團。幾，徐其衣反，向方本亦作嚮，音同。

釋案郭注「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殊牽強不成義，疑此本作「五者庶幾向方矣」，淺人臆改爲今語耳。淮南詮言訓「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嘽，大勇不矜，五者無棄，庶幾鄉方矣」注「方道也，庶幾向於道也」是方當訓道。禮樂記「樂行而民鄉方」注「方猶道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樂和而民鄉方矣」注「鄉仰方道」文子自然篇「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是向方爲古時通語，非方圓之方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

之謂葆光

○淮南本經訓「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高注「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曆，指十二辰，擡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文子下德篇同，惟瑤光作搖光。又本書天地篇「夫大鑿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釋文：李云「庸用也，詎何也，猶言何用也。」服虔云「詎猶未也。」

○隰案李服說並非，庸詎皆何也，詳經傳釋詞。又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作「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淮南俶真訓作「庸詎知吾之所謂知之非不知歟。」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釋文：司馬云「偏枯死也。」

○隰案偏本字當作偏，說文艸部「偏半枯也。」字亦作扁，尚書大傳略說「禹其跳，湯扁扁者枯也。」鄭注「言湯體半小，象扁枯。」荀子非相篇作「禹跳湯偏。」是扁偏通也。

○鮪然乎哉。釋文：鮪徐音秋，司馬云「魚名。」

釋案爾雅釋魚「鰭鱸」郭注「今泥鱸」邢疏「穴於泥中，因以名之」庚桑楚篇「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鰭鱸爲之制」釋文「鰭音秋」至樂篇「浮之江湖，食之鰭鮫」則陽篇「史鰌奉御而進」釋文「史鰌音秋，司馬云史魚也」又名委蛇，達生篇「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釋文「司馬云委蛇泥鱸」

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釋文：恟班固作恟也。

釋案御覽九百十引「猿猴」作「猿狻」。又淮南齊俗訓「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狻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義與此同。又徐无鬼篇「衆狙見之，恟然棄而走」字亦作恟。田子方篇「今女怵然有恟目之志」釋文恟李又作恟，音荀。爾雅云「恟慄也」，恟謂眩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怵也。」

民食芻藿。釋文：芻初俱反，小爾雅云「秆謂之芻」，秆音古但反。

釋案今小爾雅廣物八云「藁謂之稗，稗謂之芻，生曰生芻」字乃作稗。秆與稗同，說文禾部稗下云「禾莖也，从禾早聲」春秋傳曰「或投一乘稗」今左傳廿七年正作「或取一乘秆」

又稱下云「稗或从干作」廣雅釋草「秆稟謂之稗。」

又案一切經音義二引小爾雅云「稗謂之藎，所以飼獸曰藎，藎古文藎。」又十七卷引小爾雅云「稗謂之芻，所以飼獸曰芻，芻古文藎。」

蝻且甘帶 釋文：蝻音卽，且字或作蛆，子徐反，李云「蝻且蟲名也。」廣雅云「蜈公也。」爾雅

云「蒺藜蝻蛆。」郭璞注云「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帶如字，崔云「蛇也。」司馬云「小蛇也，蝻蛆好食其眼。」

曜案關尹子三極篇「御覽引春秋考異郵「土勝水，故蝻搏蛇。」淮南說林訓「騰蛇遊霧而殆於蝻蛆。」是帶卽蛇也。詩「維虺維蛇，」清蕭曇經史管窺引詩推度災作「維帶維蛇。」是以帶爲虺，與蛇義相近也。

又案大藏音義引淮南許注「蝻蛆一名吳公也。」御覽九百四十六引淮南舊注「蝻蛆蓋吳公也。」妙法蓮華經卷二及正法華經卷二音義引字林「蜈蜈，蝻蛆也，甚能制蛇。」玉篇「蜈蜈，蝻蛆，能食蛇，亦名吳公。」是蝻蛆卽吳公也。高勝注淮南以爲卽蜈蜈，恐非。

麋鹿食薦

釋文：薦司馬云「美草也。」崔云「甘草也。」郭璞云「三蒼云六畜所食，薦。」

躍案：韓非子內儲說「猶獸鹿也，惟薦草而就。」管子問第二十四「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注「薦草之美者。」後漢書馬融傳「其土毛則擢毛薦草。」李賢注「一曰草稠曰薦。」

鷓鴣者鼠

躍案：秋水篇「於是鷓得腐鼠，鷓鴣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獫狁狙以爲雌。釋文：狙一名獫狁，似猿而狗頭，意與雌猿交也。崔云「獫狁一名獫狁，其雄意

與猿雌爲牝壯。」獫音葛。

躍案：獫即獵之譌體，賈誼新書勢卑篇「今不獫猛獸而獫田處。」盧文弨引顏師古曰：獵化爲獫，過成鄙俗，今諸書多通用，故不改。」蓋篆文獵作獵，葛作葛，二字形近易譌，故獵亦或作騰。晏子內篇諫下第二「當騰冰月之間而寒。」孫星衍云「騰常爲臘。」又周禮巾車「故書亦或爲駢，並音獵。」又腹臘亦或作騰臘，皆其證。釋文據譌體爲音，而云「獫作葛，」恐非。御覽九百

十引注云
獨音編。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釋文：麗姬，崔考案本之
誤。作西施。

隴案古書多言「毛嬙西施」，鮮有言「毛嬙麗姬」者。管子小稱第三十三「毛嬙西施

天下之美人也。」韓非子顯學篇「故善毛嬙西施之美。」藏本作麗，藝文類聚五百十，六百五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嬙。淮南

本經訓「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又脩務訓「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齊俗訓

「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注「西施毛嬙古好女也。」說苑尊賢篇「古者有毛

嬙西施今無有。」文選神女賦注引慎子「毛嬙先施天下之姣也。」注「先施西施一也，嬙音

牆。」御覽七十七引尸子「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此言毛嬙麗姬者，蓋因下又「麗

之姬，艾封人之子」而誤改耳。

樊然殺亂。釋文：樊音煩，殺郭作散。

隴案釋文音恐未確，說文𠂔部「樊驚不行也。」字假作𦉳，說文爻部「𦉳藩也从爻林。」

樊，𦉳，藩三字通，詩小雅青蠅「止於樊。」說文引作「𦉳。」漢書武五子傳論衡商蟲篇引作「藩。」

卽其證。憐卽今之籬笆，从爻林，爻有交造之義，林有衆多之義，交造而衆多，則殺亂之象也。

又案散無雜亂之義，字當作殺爲正。淮南原道訓「不與物散，粹之至也。」王念孫校以爲「散」乃「殺」之譌，並引莊子此文爲說。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釋文：向云「孟浪音漫，無所趣舍之謂。」

曜案楚辭哀時命「忽爛漫而無成。」注「爛漫猶消散也，爛一作瀾。」文選洞簫賦「憊憊瀾瀾。」注「分散也。」又長笛賦「留連瀾瀾。」淮南覽冥訓「道漫瀾而不脩。」又齊俗訓「貞性漫瀾，人失其情性。」文子上禮篇「性」上無「情」字。又精神訓「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瀾漫」「漫瀾」可顛倒用之。

是黃帝之所聽瑩也。釋文：黃帝本又作黃帝。案下黃字係瑩之誤。瑩音瑩磨之瑩，本亦作瑩，於拘反。案精

○誤 向司馬云「聽瑩疑惑也。」李云「不光明貌。」崔云「小明不大了也。」向崔本作耀榮。案耀之誤。

○盧文弨云字彙補云輝字見釋典中隨函，云耀與輝同。

耀案「耀榮」於古無徵，且釋典中字，不應早見古書，疑「耀」爲「鞋」之譌，說文作「鞋」

「榮」爲「榮」之譌，後漢書馬融傳「確屬，鞋，榮，惡可彈形」，李賢注「鞋，胡，瓦，反，榮，光也」。
淮南，俶，真，訓「桂，蘆，炫，煌」，高誘注「光，采，貌」，疑「鞋，榮」卽「炫，煌」，故向，司，馬，訓疑惑，崔，訓「小，明，不，大，了，也」，鞋，从，黃，煌，从，皇，黃，與，皇，通，靈，壹，碑，作「皇，屜」卽「黃，屜」是其例。榮，榮與炫，榮，義，亦，相，近，宋，玉，高，唐，賦「煌，煌，榮，榮」，說文，艸，部「莽，華，之，皇，榮，也」，煌，榮，皇，榮，亦，卽，煌，炫，也。鞋，榮，爲，雙，聲，形，況，字。榮，有，光，義；黃，从，田，疋，疋，古，文，光，字，是鞋，亦，有，光，義，鞋，音，胡，瓦，反，與榮，音，於，週，反，聲，類，亦，同。說文「辭，讀，若，墮，壞」，段，玉，裁，注「謂，讀，若，墮，非，是」，蓋音，讀，若，壞，也。

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隲，案，列，子，周，穆，王，篇「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與此略異。

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
釋文：崔，云「時，夜，司，夜，謂，雞，也」。

隲，案，淮，南，說，山，訓「見，彈，而，求，鴉，炙，見，卯，而，求，辰，夜」，高，注「彈，可，以，彈，鴉，鳥，而，我，因，求，其，炙，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卯，因，望，其，夜，鳴，故，曰，求，辰，夜，也」，辰，夜，與，時，夜，同，詩，東，方，未，明，不

能辰夜，傳「辰時也。」

女以妄聽之奚。郭注：若正聽妄言，復爲大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釋案「奚」下疑有「若」字，蓋因涉注文第一字而誤省耳。上文云「吾子以爲奚若，」

一問一答，語調正同，「奚若」猶言「何如」也。

挾宇宙。釋文：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說文云「舟輿所極覆曰宙。」

釋案「天地四方」當從任輯本尸子作「上下四方」，升庵外集一作「上下四旁」，庚

桑楚篇「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釋文「三蒼云四方上下爲宇，往古

來今曰宙，說文曰舟輿所極覆爲宙。」又淮南齊俗訓文子自然篇並云「往古來今謂之宙，四

方上下謂之宇。」高誘呂氏春秋下賢篇注「四方上下曰宇，以屋喻天地也，往古來今曰宙，言

其神而包覆之，無望無界畔也。」是各說均作四方上下，世說新語排調篇注引尸子作「天地

四方」者，蓋襲莊子此注也。

爲其脗合。釋文：脗本或作脗，郭音泯，徐武軫反，李戴粉反，案戴粉係武粉之誤。無波際之貌，司馬云「合

也，「向音脣，云「若兩脣之相合也。」案兩脣之誤。

釋文案釋文脂本或作脣，脣字不見他書，疑脣之譌。說文肉部脣下云「吻或从肉从昏」，段玉裁注「字亦作脣作脣，皆脣之俗也，凡言脣合，當用此。」昏或作昏，故脣或作脣，脣从民，故郭云「音泯」，若作脣，則非其音矣。依郭說，脣蓋假作脣，脣合猶言混合，在有篇「當我脣乎，遠我昏乎」，釋文「緡武巾反，郭音泯，混合也。」則陽篇「雖使丘陵草木之緡」，郭注「緡合也。」與司馬說合。又天地篇「其合緡緡，若愚若昏」，緡之有合義，尤爲明證。又文選文賦注引蒼頡

篇「吻脣兩邊也」，故向云「若兩脣之相合」，惟云「音脣」，則不知何據。置其滑澹，釋文：滑徐古沒反，「亂也」，向本作汨，音同，崔戶八反，云「橋口木也。」澹徐音昏，向云「汨昏未定之謂」，崔本作緡，武巾反，云「繩也。」

釋文案滑當從徐訓亂爲是，天地篇「趣舍滑心」，成云「滑亂也」，荀子議兵篇「滑然有離德者也」，注「滑亂也，音骨」，又成相篇「吏謹將之無餒滑」，注「餒與披同，滑與汨同，音不使紛披滑亂也」，淮南原道訓「不以欲滑和」，注「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又荀子正

名篇『疾養滄熱敏滑輕重以形體異』注『滑與汨同』滑之同汨，猶擗之同拊矣。

又案滑徐音昏，向云『汨昏』蓋皆以滑爲昏；崔本作緝，緝卽緝，緝與昏亦同義。則陽篇『雖使丘陵草木之緝』釋文『緝徐音昏』又在宥篇『當我緝乎，遠我昏乎』天地篇『其合緝緝，若愚若昏』皆足證緝與昏義之相通，崔訓爲緝，恐未安，滑滯猶言昏亂也。

聖人愚菴 釋文：屯徐徒奔反，郭治本反，司馬云『渾屯不分察也』崔云『原貌也』或云『束也』李丑倫反。

釋案李音丑倫反，蓋讀若春，春字本作香，亦省作菴，禮記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是愚菴卽愚蠢矣。

而以是相蘊 郭注蘊積也。

釋案本字作蘊，說文艸部『蘊積也』又通作溫，詩雲漢『溫隆蟲』正義『溫定本作蘊』卽其證，溫和也，以是相和，猶言『和之以天倪』也。

又案蘊與上文純菴尊滯韻。

牀也。」

與王同篋牀

釋文：篋本亦作匡，徐起狂反，司馬云「篋牀安牀也。」崔云「篋方也。」二云「正

訓『篋牀在席，』字亦作篋。

釋文：淮南主術訓『匡牀弱席，非不事也。』高注「匡安也。」當訓安牀爲是。又淮南詮言

竊竊然知之。

釋文：竊竊司馬云「猶察察也。」

釋案：竊通察，廣雅釋詁「竊著也。」又釋訓「察察著也。」是二字同義。荀子哀公篇「竊其

有益與其無益。」

楊注「竊宜爲察。」庚桑楚篇「而竊竊焉欲俎豆于賢人之間。」又云「竊

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釋文「竊竊，司馬云細語也。」一云計校之貌。崔本作察察。」又列子湯

問篇「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

君乎牧乎固哉



釋案：方言十二「牧司也。」反后爲司，后與君同義。左傳襄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

司牧之。」蓋君牧皆治民者，此以喻言愚者予聖自雄，宜臨萬民之上也。郭注以所好爲君上而

所惡爲牧圍失之。

又案說文口部「固四塞也」是固有固塞固蔽之義，此言愚者有所固蔽，拘於小曲也，郭訓爲陋，亦非。

其名爲弔詭。章炳麟云：弔詭卽天下篇之諛詭，與椒儻之椒同字，弔椒古音相近，彝器伯叔字多作弔，不弔亦卽不淑，皆其例。

曜案章說是，弔蓋叔之譌。叔甲骨文作，金文弔作，形似致提。魏三字石經書君爽「不弔」古文作弔，篆文作弔，實卽叔字也。詩節南山「不弔昊天」箋猶善也。左傳莊公十一年，襄公十四年「若之何不弔」，成公十三年「穆爲不弔」不弔並卽不淑。哀公十六年「昊天不弔」周禮太祝先鄭注作「閔天不淑」尤爲明證。弔可作淑，亦可作淑作淑矣。

則人固受其黷闇。釋文：黷貪闇反，李云「黷闇不明貌。」

曜案淮南主術訓「日黑何若，曰黷然」是黷有黑義，闇同黯，同駮，亦有黑義。妙法蓮華經

卷二音義引字林「黠黑黃也」瑜珈師地論卷一音義引字林「黯深黑也」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黠黯深黑不明也」楚辭遠遊「皆曖曖其曠莽兮」王逸注「日月黯黯而無光也」曖曖一作曖曖，一作黯黯，江興祖補曰「黯音曖，深黑色，黯徒咸切，黑也」九辯「尚黯黯而有瑕」補曰「黯鄔咸切，黯徒咸切，雲黑也」七款「望舊邦之黯黯兮」注「不明貌也」補曰「黯烏咸切，黯都咸切」

何謂和之以天倪釋文：倪李音崔，案崔之誤。徐音詣，郭音五底反，李云「分也」崔云或作覓音同，「際也」班固曰「天研」

隳案寓言篇「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又云「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又云「天均者天倪也」若倪訓分，訓際，義均不合，當從班說作研。研或作覲，正字通覲卽研字，覲又變爲倪耳。盧文弨云倪音近研，故計倪亦作計研。爾雅釋畜「駮蹄跂」跂本亦作研，釋文引舍人云「研平也，謂蹄平正」李巡云「覲者其蹄正堅而平似研也」是研當訓平，天研卽天平，故曰「天均者天倪也」因之以曼衍釋文：曼徐音萬，郭武半反。衍徐以戰反，司馬云「曼衍無極也」

釋案寓言篇「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與此同義。曼亦作漫，馬蹄篇「漣漫爲樂」，向崔本作曼；賈誼新書等齊篇「滑曼無紀」，潭本曼作漫；楚辭遠遊「斑漫衍而方行」，王逸注「漫一作曼」，洪興祖補曰「漫衍無極之曼，前漢書云漫衍之戲」，列子仲尼篇「漫衍而無家」字亦作蔓，韓非子說林下「赤章曼枝」，呂氏春秋權勳篇作「赤章蔓枝」，劉子新論「蔓衍於荒淫之波」，淮南俶真訓正作「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也」。

振於無竟

釋文振如字，崔云「止也」，又之忍反。

釋案詩采芣「振旅闐闐」，箋「振猶止也」，振疑終之假字，詩載芣「振古如茲」，疑振古卽終古，振終聲同，故訓止也。韓詩外傳八「振於學問，不能復進」，義亦同。

罔兩問景曰 釋文：罔兩向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云「有無之狀」，景映永反，又如字，本或作影，俗也。

釋案楚辭九諫自悲「神邑兩而無舍」，王逸注「邑兩無所據依貌也，邑一作罔」，洪興祖補曰「郭象曰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淮南道應篇「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許注

「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又云「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說文虫部罔下云「罔蝮山川之精物也。」文選西京賦「驚罔蝮。」薛綜注「罔蝮水神。」達生篇「水有罔象。」釋文「一云水神名。」淮南汜論訓「水生罔象。」高注「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國語魯語「木石之怪曰夔罔蝮，水之怪曰龍罔象。」賈注「罔兩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是罔兩當訓水神，郭注恐非是。其字左傳說范作罔兩，國語搜神記作罔蝮，孔子世家作罔閭，周禮作方良，孔子家語作罔蝮。據案隱引今本家語亦作罔蝮。

又案景正字，影俗字，顏氏家訓書證篇第十七「尙書曰「惟影響。」周禮云「土圭測影。」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爲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而生，故卽謂爲景。淮南子呼爲景柱，廣雅云「晷柱掛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三，音於景反，而世間輒改治尙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吾待蛇蚺蝮翼邪

釋案寓言篇「景曰子蝮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司馬云「蝮甲蟬蛻皮也。」

栩栩然胡蝶也

釋文：

栩栩徐况羽反，「喜貌」崔本作師。

案胡之

成疏「栩栩忻暢貌也。」

隴案田子方篇「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釋文「栩栩况甫反，」成疏「歎暢之貌也。」

養生主 第二

吾生也有涯

釋文：涯本又作崖，魚佳反。

釋案：涯通崖，秋水篇「兩涘渚崖之間」釋文「崖字又作涯，亦作涯，案：崖之誤。並同。」列子

說符篇「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殷敬順釋文「涯音崖」天下篇及張湛列子黃帝篇注「端崖」高誘淮南主術訓注作「端涯」人間世篇「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無崖亦卽無涯也。字亦通倪，「大宗師篇「不知端倪」釋文「倪本或作況同。音崖，徐音詣」齊物論篇「何謂和之以天倪」釋文「倪李音崔，案：崖之誤。徐音詣」並其證也。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釋案：已此也，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應篇「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詳見經傳釋詞，郭注誤。

緣督以爲經。釋文：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

釋案督通髮，左傳昭公十二年「司馬髮」，釋文「本作督」；禮記檀弓注「司馬髮」，釋文「本作督」；攷工記注「分其髮旁之修，以一分爲峻也」，今本作督。說文「髮新衣聲，一曰背縫，讀若督」，六書故釋之云「人身督脈當身之中，衣縫當背之中，亦謂之督」，國語晉語「衣之偏髮之衣」，章注「督在中，左右異，故曰偏」；史記趙世家「王夢衣偏髮之衣」，正義「髮背縫也」；又佞幸傳「願見其衣髮」，猶言願見其衣之背縫也。字亦作櫛，廣韻「櫛衣背縫也」。亦通櫛，說文「櫛衣駮縫也，从衣毒聲，讀若督」。亦通櫛，方言四「繞緇謂之櫛櫛」，郭注「衣督脊也」。背縫當衣之中，故督有中義；此不曰中而曰督者，余修辭學上所謂名譬名也。可以盡年。郭注：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案文選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注引無「矣」字。

釋案「盡年」猶齊物論篇寓言篇言「窮年」。呂氏春秋盡數篇「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高注「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夭隕，故盡其長久之數」，此釋盡年之意最愜，郭注不免含糊。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釋文：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

牛力

案刀之

可刺毛。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

釋案胞庖字通，列子楊朱篇「胞廚之下，」胞廚卽孟子梁惠王篇「遠庖廚也」之庖廚；周

禮天官有「庖人，」漢書百官公卿表作「胞人」；本書庚桑楚篇「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

釋文「胞本又作庖，白交反，籠伊尹，伊尹好廚，故湯用爲庖人，」是胞庖同也。管子文見制分第

二十九，云「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刀遊間也，」與釋文所引不合。又賈誼新書制

不定篇「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漢書賈誼傳作「衆理解也」。淮南

齊俗篇「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鬚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割，何則游乎衆虛

之間也，」淮南所言屠牛坦事，與釋文正合，或釋文誤引淮南文爲管子文歟？然據淮南文屠牛

坦與庖丁自是兩人，釋文又誤提爲一矣。淮南許注「屠牛坦齊之大屠，又庖丁齊屠伯也，」是

以庖丁爲齊人；呂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

十九年，刃若新斲，順其理誠乎牛也，」則又以庖丁爲宋人矣。

又「解牛」與下句「手之所解」犯複，文選左思魏都賦孫興公遊天台山賦注引作「屠

牛「較長。」

膝之所踣 釋文：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

釋案說文字林「踣一足也。」 詩七月釋文引字林「一足也。」 江鄭堂任大椿謂「意」字野文。 此非其義。踣蓋與倚通，淮南

齊俗篇「今之國都，男女切踣，肩摩於道。」 許注「踣足也。」 恐非是。 說苑權謀篇「男女切踣，固無休息。」

呂氏春秋先識篇作「男女切倚，固無休息。」 高注「切磨，倚近也。」 膝之所踣，猶首膝之所近

也。 列子黃帝篇仲尼篇均言「不覺手之所倚足之所履。」

翫然翫然 釋文：翫，向呼鵬反，徐許賜反，崔音畫，又古鵬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

翫然許文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

釋案翫當从圭，故一音「古鵬反。」 崔讀若畫，蓋以翫然爲畫然，庚桑楚篇「其臣之畫然知

者去之。」 畫然蓋有分畫之意，故司馬云「皮骨相離聲也。」 字亦作畫，文選西征賦「體瓦解

而冰泮。」 注「續破聲也。」

翫與響同，漢書藝文志引易「其受命也如響。」 注「響與響同。」 荀子富國篇「則下靡

之如景嚮，」注「嚮讀爲響，」達生篇「猶應嚮景，」釋文「響許文反，本亦作嚮。」此句本或無「然」字，則爲「素然響」矣。

奏刀騞然

釋文：騞呼獲反，徐許臂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素也。」

曜案：列子湯問篇「其觸物也，騞然而過，」殷敬順釋文「騞呼麥反，破聲，又竹壁反，」竹壁反蓋與向音他亦反，相近。又庚桑楚篇「晝然，」釋文「晝音獲，」騞聲大於素也，故崔僅云「音近獲」也。

合於桑林之舞 釋文：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卽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

曜案：桑林蓋湯禱旱於桑林之樂名，左傳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杜注「桑林殷天子之樂名，」淮南修務訓「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高注「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主術訓「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呂氏春秋慎大篇「立成湯之後於宋以率桑林，」高注「桑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率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

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一注「禱求也，桑林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誠廉篇「世爲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注「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左傳襄十年正義引尚書大傳「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爲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爲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藝文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九，太平御覽三十五，八十三，八百七十九，九百九十六，引尸子「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桑林本宋地，墨子明鬼下「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昭二十一年傳「宋城舊墟及桑林之門」。以湯禱旱於此，卽以其地名樂也。

乃中經首之會

釋文：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

隴案路史後紀陶唐氏「制咸池之樂，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是「經首」

乃咸池樂章名也。周禮大司樂鄭注「大咸池堯樂也。」章炳麟以「經首」爲「角調」，非是。

「咸池」詳天運篇注。

又周禮樂師「以六樂之會正舞位。」鄭注「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爲大合樂習之。」賈疏「大同者解經中會，會合卽大同也。」又急就篇三「五音總會歌謳聲。」顏

師古注「會謂金石竹絲匏土革木總合之也。」又楚辭九歌「五音兮繁會。」

文惠君曰謔。釋文：謔，徐音熙，李云「歎聲也。」

釋案人間世篇「仲尼曰，若殆往而刑耳。」釋文「謔音熙，又於其反。」列子說符篇「爰旌目曰，謔，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般敬順釋文「謔音熙。」呂氏春秋觀世篇「晏子曰，謔，遽解左驂以贖之。」重言篇「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執臙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開春篇「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疑似篇「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似順篇「簡子之上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謔，繹也，欺我。」請均爲歎聲。字亦作嘻，應帝王篇「嘻，子之先生死矣。」列子黃帝篇作「謔。」般敬順釋文「音熙。」文選七啓「俯而應之曰謔。」注「謔，嘻古字通。」大戴禮「少間公曰嘻。」注「歎息之聲。」天地篇「華封人曰，嘻，聖人。」釋文「嘻音熙。」讓王篇「子貢曰，嘻，先生何病？」釋文「嘻許其反。」漁父篇「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釋文「嘻香其反。」字亦作熙，漢書翟義傳「熙，我念孺子。」注「歎辭也，亦發聲之詞。」至嘻之訓痛，說文，公羊傳公元年注「訓恨，禮記檀弓注，史記魯仲連傳索隱。」訓懼，左傳定公八年注。訓怒，呂氏春秋行論篇，者，則又

與此義別矣。

善哉技蓋至此乎

釋案文選魏都賦遊天台山賦注引無「蓋至此乎」四字。經傳釋詞以爲「蓋」卽「盍」，言技之善何至於此也，義似未安。

臣之所好者道也

釋案文選魏都賦遊天台山賦注引作「臣好者道」。

批大卻

釋文卻徐去逆反，郭音鄒案宋本作鄒。崔李云開也。

釋案達生篇「其神無卻」，釋文「卻去逆反」，列子黃帝篇亦有是語，殷敬順釋文「卻音裕，開也。」字亦作隙，德充符篇「使日夜無卻」，釋文「卻去逆反，李云開也。」誤之。守篇卻作隙；知北遊篇「若白駒之過卻」，釋文「卻去逆反，本亦作隙，隙孔也。」禮記三年間「若駒之過隙」，漢書魏豹傳「如白駒過隙」，字正作隙。

導大駭 釋文：駭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

〔釋案廣雅釋詁〕窳空也；〔淮南原道訓〕窳者主浮；〔高注〕窳空也，窳讀科條之科也；字亦作款，〔漢書司馬遷傳〕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服虔注〕款空也；〔爾雅釋器〕款足者謂之隔；〔史記封禪書〕其款足曰隔，〔案隱〕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蓋空窳一聲之轉，空之轉爲款，猶控之轉爲款矣。

披經肯綮之未嘗。〔釋文〕肯苦等反，〔說文〕作冃，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間肉肯肯著也」，〔繁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係反，又一音聲，司馬云「猶結處也」〕。

〔釋案說文肉部〕冃，骨間肉冃冃著也，从肉，从冃省，一曰骨無肉也，一又「冃，古文冃」。戴侗六書故引字林「冃口乃反，著骨肉也」，是說文字林均作冃。惟爾雅釋文謂冃，字林作「冃」，〔考說文無「冃」字，玉篇廣韻有「肯」「冃」二字，集韻類篇有「冃」「肯」「冃」三字，亦並無冃字。六書故謂「冃」當爲「冃」之訛，是也。書學正韻引字林作「冃」，當亦「冃」字之訛。〕

又案說文糸部「緊致縉也，一曰徽識信也，有齒，」此非其義。字當作臂，山海經海外北經「無臂之國」郭注「臂或作緊」是緊臂字通，又「脛有臂」注「脚有膊腸也」又「爲人無臂」注「臂肥腸也。」玉篇亦云「臂苦禮反，肥腸也，東有無臂國人。」肥腸字當作腓，博雅「腓臂，」說文肉部「腓脛腸也。」又「腸腓腸也。」段注云「按諸書或言「膊腸」或言「腓腸」謂脛骨後之肉也，腓之言肥，似中有腸者然，故曰腓腸，苟爽易作肥，云「謂五也，尊盛故稱肥，」此苟以意改字耳。」

而况大輒乎 釋文：輒音孤，向云「輒戾大骨也。」崔云「繫結骨。」

釋案說文無「輒」字，輒戾疑卽乖戾，說文：詭戾，文選長笛賦。膠熬，文選上林賦，擊戾，荀子修身。字疑誤。據說文字讀若乖。聲類並同。繫卽盤字，廣韻十一模「輒大骨也，又盤骨，」字正作盤。

又王念孫釋大「忝大也，故少師少傅少保曰孤，大骨謂之輒，大網謂之戾。」

族庖月更刀 釋文：司馬云「族離也，」案宋本作離，當讀正。崔云「族衆也。」

釋案說文於部「族矢鍵也，束之族族也，从於，从矢，於所以標衆，衆矢之所集，」段注云「此

說从於之意，於所以標衆者，亦謂旌旗所以屬人耳目，旌旗所在，而矢咸在焉，衆之意也。禮記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厲。』疏：『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族訓衆，與崔合。

而刀刃若新發於剛

釋文剛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

曜案崔本作「形」，「形」卽「型」字，左傳昭公十二年「形民之力」，注「如全沿之

器，隨器而制形」，疏「鑄冶之家，將作器而制其模，謂之爲形」，蓋卽以「形」爲「型」字也。

淮南齊俗篇作「刃如新剖剛」，疑「剛」亦卽「型」字。呂氏春秋精通篇作「刃若新鑿研」，

說文「研礪也」，「剛」字。

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曜案管子制分篇作「刃遊間也」，淮南齊俗篇作「游乎衆虛之間也」。又案「恢恢乎」

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恢乎」。

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郭注：交錯聚結爲族。

曜案郭注非是。族卽上文族庖之族，下文卽寫族庖割牛之醜態，與庖丁之遊刀有餘者不同。淮南齊俗篇「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柄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窺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一正一反，文正類此。下文「怵然爲戒，卽淮南所云「動於心也」；「行爲遲，卽淮南所云「枝於手也」；「動刀甚微，儼然已解，如土委地」云云，卽淮南所云「而愈醜也」。若如郭說，則此段詰輛不可通矣。

儼然已解 釋文：儼化百反，徐又許百反。解音蟹。

曜案說文無「儼」字，字當作「誠」。玉篇「儼虎伯切，恐也，亦作誠」。廣韻「誠同儼」或作誠，集韻「儼迄逆切，音誠」。「誠迄逆切音儼，恐懼也」。易震卦「震來虩虩」，馬云「虩，虩恐懼也」。儼然蓋恐懼之貌，猶上文之怵然也。解同懈，詩烝民「夙夜匪解」，禮雜記「三日不解」，並以「解」爲「懈」。釋名釋疾病「懈解也，骨節解緩也」。此言族庖因恐懼而骨節解緩也。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

隳案文選魏都賦注引作「善，吾聞丁之言。」

惡乎介也。釋文：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阤，云「斷足也」，刖五刮反。

隳案德充符篇「魯有兀者王骀」，釋文「兀五忽反，又音界，李云刖是曰兀」，案是足之誤。案篆書兀分字相似」，案分介之誤。又「未嘗知吾兀者也」，釋文「介本又作兀，兩通。」

介又與个同，鈕匪石說文續攷證「个卽介之俗體，後人誤分耳，大學公羊「介臣，亦卽一个臣」，兀者偏刖一足，故曰个，下文「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郭注「偏刖曰獨，兩足共行曰有與」，司馬云「一足曰獨」，个與獨義亦同也。

說文「刖絕也」，經傳多借爲「阴」字，說文「阴斷足也，从足，月聲」，又阤下云「阴或從兀。」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釋案「王」當卽「旺」字，古無「旺」字，朱駿聲以爲卽「咤」字。韓詩外傳九「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噓，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粟，不且時而飽，然獨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義可與此相證。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

釋案文如海本「其人」作「至人」。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郭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釋案郭注訓「倍」爲「加」，牽強難通。「倍」與「背」同，故釋文本又作「背」。釋名釋形體「背倍也」。淮南詮言訓「背數而任己」。文子符言篇作「倍道而任己」。荀子大略篇「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呂氏春秋尊師篇作「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淮南秦族訓「靈王則倍畔而去之」。荀子禮論篇「君子以倍叛之心接，滅穀猶且羞之」。「倍畔」「倍叛」並卽背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背叛之人，賢主弗內。」又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倍奸齊盟」，國策齊四「倍約償秦」。

新序雜事第四「要盟可倍」；孟子「師死而遂倍之」；周禮大司樂鄭注「倍文曰諷」；荀子仲尼篇「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儒效篇「鄉是者賊，倍是者亡」；又「惡天下之倍周也」；韓非子難二「葉民有倍心」；淮南繆稱訓「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人間訓「單豹倍世離俗」；晏子內篇雜下「嬰無倍人之行」；韓詩外傳四「非之則危，倍之則已」；賈誼新書論城篇「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說苑談叢篇「人倍信則名不達」；文子上德篇「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鶡冠子世兵篇「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倍並即背也。字亦通負，故史記夏本紀「至於負尾」；漢書地理志作「倍尾」；負倍古音同在之喻部。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釋文：縣音玄，解音蟹。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

隴案大宗師篇亦有是文，釋文「縣音玄，解音蟹」，蟹之向云縣解無所係也。文選吳都賦

劉淵林注引莊子此文畢，又別引莊子曰「有繫謂之懸，無謂之解」，案今莊子無此文。又引郭璞曰「懸

絕曰解」，又自注云「帝天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終執縛，爲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放肆，爲天所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懸解，性之永放者

也。』又李善注引郭象注云『生曰懸，死曰解。』與今郭注不同。又案孟子『猶解倒懸也。』賈誼新書解懸篇『足反居上，首顛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以證縣解，義最明審。

指窮於爲薪。俞樾云：廣雅釋詁「取爲也。」然則爲亦猶取也。指窮於爲薪者，指窮於取薪也，以指取薪而然之，則有所不給矣。

曜案俞說非是。指爲脂之誤，或假，國語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注『脂膏也。』脂膏可以爲燃燒之薪，故人間世篇云『膏火自煎也。』此言脂膏有窮，而火之傳延無盡；以喻人之形體有死，而精神不滅，正不必以死爲悲，此秦失之所以三號而出也。郭以前薪訓爲薪，崔以薪火連讀，皆失之。

人間世 第四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郭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芥也。釋文：蕉，向云「草芥也。」崔云「芟刈也，其澤如見芟夷，言野無青草。」

曜案各說皆非是。『死者以國量』讀絕句，史記貨殖列傳『用谷量牛馬』荀子富國篇『然後菟菜百疏以澤量』楊注『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淮南汜論訓『道路死人以溝量』高注『言滿溝也』呂氏春秋期賢篇『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高注『量猶滿也』此之言『以國量』猶彼之言『以谷量』『以澤量』『以溝量』皆以喻其多也。呂春秋策寒鷄『壯佼老幼胎腹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埋深谷，大谷』又云『故暴骸骨無量數，爲京丘若山陵』義亦略同。篆文作𠄎，「其」古文作元，二字形近致誤。「蕉」卽「焦」字，博雅「蕉黑也，亦通焦」呂氏春秋不屈篇「豎子操蕉火而鉅」蕉火亦卽焦火。澤爲有水澤之處。「其澤若焦」極言其燥殺也。荀子富國篇「天下放然若燒若焦」楊注「放讀爲熬，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被焚燒

然：『淮南兵略訓』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並足與此相證。章炳麟讀「國」爲「誠」亦非。

仲尼曰諱

隳案諱歎聲，詳養生主篇。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隳案『何暇』蓋古時通語，呂氏春秋不侵篇『君恐不得爲臣，何暇從以難之；』韓詩外傳十『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又『吾君方今將被養立而立吠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本篇下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在宥篇『匈匈焉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田子方篇『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並用『何暇』字。讓王篇『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未暇」與「何暇」義亦通。字亦作假，德充符篇『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亦作假，應帝王篇『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孫詒讓謂「帛」乃「假」之譌，「何帛」卽「何假」也。

名也者相札也。釋文：札，徐於八反，又側列反，李云「折也」，崔云「天也」。案天之亦作札，崔又云「或作禮，相賓禮也」。

釋案「札」當作「札」，釋文云「亦作札」是本字非作「札」矣。崔云「或作禮」禮古體作札，札與札正，因形似致誤。左傳昭公四年「民不天札」，又十九年「札嗟天昏」，賈注「天死曰札」，與崔訓「天也」正合。又唐韻「札側入切」，與釋文「側列反」合。若札從乙聲，則讀烏鑿切矣。

且德厚信

釋文：石，徐江若反，崔音控，簡文云「慤實貌」。

釋案說文無「石」字，「石」蓋「款」字之假借，崔音控，「控」疑「慤」之誤。論語泰伯篇「慤慤而不信」，是「慤」有信義，楚辭卜居「吾甯惛惛款款朴以忠乎」，王念孫云「款款亦慤慤也，慤之轉爲款，猶空之轉爲款矣」。廣雅釋詁「款誠也」，蒼頡篇「款誠重也」，荀子修身篇「愚款端慤」，楊注「款誠款也」，「款」與「慤」並用，與簡文訓「慤實貌」正合。術暴人之前者

「釋案「術」卽「述」字，呂氏春秋士容篇「今者客所舍斂，士所術施也，士所舍斂客所術施也。」高注「術字當作述，刻者誤。」詩日月「報我不述。」釋文「述本亦作術。」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古文述皆作術。」易乾鑿度「上術先聖。」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歌術功稱。」韓勅修孔廟後碑「共述德政。」靈臺碑陰「州里僭術。」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

命之曰苗人。釋文：苗音災。

釋案說文艸部「苗不耕田也。」此非其義，故釋文「音災。」「災」卽「栽」之籀文，故則陽篇「天下有大苗。」釋文「苗音栽。」今本誤作說。然「栽」據說文火部爲「天火。」亦非其義，其本字當作「災。」說文川部「災害也，从一隹，川，春秋傳曰川隹爲澤凶。」「苗」與「災」均從隹，故尤得通假也。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釋文：詔絕句，詔告也，言也。崔本作詔，音額，云逆擊曰詔，讀「若唯無詔王公」絕句，「必將乘人而鬪」絕句，「捷」作「接」，其接引續也。

「曜案字當從崔本作詒，然崔訓爲「逆擊」，則非。崔蓋以爲「格」之假字，說文「格擊也」，依崔讀，猶言汝惟無擊王公，擊則必將乘人而鬪；然此與下文意不貫穿。「詒」當讀如字，說文「詒論訟也」，廣雅釋訓「詒詒諤諤語也」，是「詒」有論訟之意，與「諤」等字同，諤諤即斷斷。故墨子親士篇「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詒之下」。此猶言汝唯無論訟，論訟則王公必將與之鬪辯，而汝終將爲所炫惑而化服，故下文云「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也。郭本作「詔」，義似未安。

而目將榮之。

釋文：榮戶局反，向崔本作營，音榮。

「曜案「榮」本字當作「營」，惑也，亦或作榮，詳見王念孫讀書雜誌。茲略引王氏所未引者證之。文選西京賦「誰能不營」，注引說文曰「營惑也」。案今說文作營。淮南俶真訓「思慮不營」，本經訓「則目不營於色」，注並云「營惑也」。文子下德篇「無以自鑿，卽動而惑營」。尹文子大道下「佞辨可以榮惑鬼神」，潛夫論淫侈篇「鼓舞事神，榮惑百姓」。鶡冠子武靈王篇「用計謀者榮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俗」，並以「榮惑」連文。又晏子內篇諫下「夫二

子營君以邪，營亦惑也。

者殆以不信厚言。郭注：未信而諫，雖厚爲害。

曠案郭注非是。厚多也，周禮弓人『是故厚其液而節其芻』鄭注『厚猶多也』此猶言不信而多言也。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釋文：偃紆甫反，拊徐向音撫。李云：『偃拊謂憐愛之也』，崔云：『猶嘔响，謂養也』。拂符弗反，崔云：『違也』。

曠案徐向蓋以「拊」爲「撫」之借字，下文『而拊之不時』李亦云『音撫』荀子富國篇『拊循之，呪嘔之』楊注『拊與撫同，拊循慰悅之也，呪嘔，嬰兒語聲也』郝懿行曰『循與拊同，拊循者謂撫摩矜憐之也，呪嘔者，玉篇廣韻並云小兒語也，蓋爲小兒語聲也，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項王言語嘔嘔，其意正同，嘔嘔卽呪嘔也』。至崔云『猶嘔响』蓋以爲『偃』同『嘔』，「拊」同『响』也。『嘔响』亦作『煦嫗』，逸周書官人解『欲色嫗然以愉』，大戴禮『嫗』作『嘔』。樂記『煦嫗覆育萬物』鄭注『氣曰煦，體曰嫗』方言十三『嫗色也』注『嫗煦好色貌』本書庚桑楚

篇「兄則以姬」宣云「但煦姬憐之而已。」亦作「响諭」淮南原道訓「响諭覆育萬物羣生」注「响諭溫恤也育長也」洪頤煊曰「响諭卽煦姬古字通」亦作「响俞」本書駢拇篇「响俞仁義」釋文謂「响諭顏色爲仁義之貌」俞樾云「猶照姬也」亦作「嘔喻」漢書王褒傳「是以嘔喻受之」注「和悅貌」亦作「响愉」漢書東方朔傳「愉愉响响」注「言語順也」亦作「媯媯」文選舞賦「媯媯致態」注「媯媯和悅貌」亦作「嘔苻」淮南俶眞訓「以聲華嘔苻」亦作「嘔咐」淮南本經訓「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注「咐讀符命之符」亦作「怱愉」方言十二「怱愉悅也」注「怱愉猶响愉也」亦作「敷愉」「孚瑜」一切經音義十三十九並云「敷愉纂文作孚瑜言美色也方言作怱愉悅也」

又按說文手部「拂過擊也」崔訓爲「違」蓋以爲「拂」之假字說文口部「拂違也」詩皇矣「四方以無拂」禮記大學「是謂拂人之性」「拂」並假作「拂」

因其修以擠之釋文擠徐子計反又子禮反司馬云「毒也」「云「陷也」方言云「滅也」簡文云「排也」

「擲」通「齋」，通「整」，當從簡文訓「排」爲是。大宗師篇「獻笑不及排」，崔本「排」作「整」。又大宗師篇「整萬物而不爲義」，天道篇「整萬物而不爲戾」，知北遊篇「故以是非相整也」，列禦寇篇「而整其所患」，釋文並音「子兮反」，其義亦當訓「排」也。

國爲虛厲 釋文：虛厲如字，又音墟，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爲厲」。

「擲案」：「虛」通「墟」，徐无鬼篇「至鄆之虛」，釋文「虛本又作墟」，秋水篇「拘於虛也」，釋文「虛本亦作墟」，「厲」通「戾」，詩小宛「翰飛戾天」，文選西都賦李注引韓詩戾作厲，讓王篇「高節戾行」，呂氏春秋離俗篇戾作厲，大宗師篇「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意林引燕丹子「高行厲天」，厲天即戾天也，國策趙策「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虛戾」蓋古時通語。呂氏春秋貴直篇「使人之初爲草而國爲墟」，注「墟丘墟也」。

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

「擲案」：「以陽爲充」，絕句，禮記玉藻「盛氣顛實揚休」，鄭注「顛讀爲闡，揚讀爲陽，聲之

誤也，盛聲中之氣，使之闡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鄭以「息」訓「休」，謂氣息也；「易言之，即謂盛氣充滿如陽氣也。」以陽爲充，「意亦猶是，蓋言內本無實，而唯恃陽氣以爲充滿，即達生篇所謂「虛僑而恃氣」也。」「陽」謂陽氣，郭謂「剛強之往，」失之。「孔揚」絕句，恃陽氣則發揚於外，釋名釋天「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也。」據禮記月令正義及太平御覽引。尤爲此處明釋。陽氣發揚於外，矜張而不自然，故「采色不定，」庚桑楚篇「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也，」徐无鬼篇「无以汝色驕人哉，」史記老莊列傳「去子之態色與淫志，」色「猶「采色，」亦猶「態色」也。若是人者，氣充色盛，常人見之，而畏怯不敢違忤，故曰「常人之所不違」也。數語最爲艱奧，成疏不免舛誤，用特詳之。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曜案說文木部「案儿屬，」此蓋假借作「按，」管子霸言篇「按強助弱，」注「抑也；」禮記內則「而敬抑搔之，」注「抑按，」字亦作「安，」方言十三廣雅釋詁並云「抑安也。」「容與」爲雙聲詞，離騷「遵赤水而容與，」注「游戲貌。」史記司馬相如傳「翺翔容

與」言自得也；漢書禮樂「澹容與」注「言閑舒也」；淮南精神訓「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注「無所容與於情欲也」。

此二句猶言抑人以張己也。

外合而內不營。釋文：營，向徐音紫，崔云「毀也」。姚鼐云：營量也，聞君子之君，外若不違，而內不度量其義。

曜案當從姚說，淮南原道訓「息耗減益，通於不營」，文子遺原篇「通」作「過」高注「營相也」，國語齊語「營相其質」，賈注「營量也」，文選上書重諫吳王「舉吳兵以營於漢」，注引李奇曰「營量也」。又古書常以「營量」對用，呂氏春秋知度篇「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營功丈而知人數矣」，高注「營相也，相功力丈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列子說符篇「鏡鼎無量，財貨無營」，張注「營言量，言不可度量也」，惟姚云「內不度量其義」，加「義」字爲解，似稍迂。內不營者，言內不可度量也。

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耶。郭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

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曜案〕郭注殊含混，此言與天爲徒者，己之所言，皆出天真，與童子無異，既不求人之譽以爲善，亦不求人之毀以爲不善也。集解臆刪「斬乎而人善之」六字，殊非。

擊毬曲拳 釋文：拳音權。

〔曜案〕「拳」亦作「卷」，下文「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釋文「拳本作卷，音權」；「遺遙遊篇」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釋文「卷本又作拳，同音權，徐紀阮反，李丘圓反。」其言雖教謫之實也。郭注：雖是常教，有諷責之旨。

〔曜案〕郭讀教，斷句非。「教」與「謫」義相類，方言十「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列子力命篇「窮年不相謫發」，張湛注「謫謂責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煩爲教而過不識」，高注「過責也。」是「謫」與「過」同義，此以「教」「謫」連言，猶呂氏春秋以「教」「過」連用也。「其言雖教謫之實也」，蓋謂其言雖實爲教謫，然既託於古，則責不在我，故下句云「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大多政法而不諫 釋文：大音泰，徐勅佐反，崔本作太。俞樾云「政」字絕句，「大多政」者，郭注所謂「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也」，「法而不諫」四字爲句，謂有法度而不便辭也。

釋案：俞說是，但讀「政」字句誤。當讀「多」字句，莊文本有此句法，天道篇「老聃曰，大謾，願聞其要」，成疏「嫌其繁謾太多」，與此義正同；本篇下文「大至則多奇巧」，「大至則多奇樂」，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徐勅佐反」；又「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法並同也。

止是耳矣

釋案「耳矣」猶言「而已矣」，晏子雜篇「晏子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芻苦菜耳矣」

呂氏春秋壹行篇「與麀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
詳經傳 大宗師篇「且也相與

吾之耳矣」庚桑楚篇「昧勉聞道達耳矣」並同。

齋 釋文：齋本亦作齊，同則皆反。

釋案：齋說文「戒潔也」，經傳或假「齊」爲之，禮記祭統「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

齊者也，」又云「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又云「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
以交於神明也，」釋文「齊側皆反，本又本齋。」

暉天不宜

暉案暉从日，阜聲，作从「白」者誤。「暉」與「昊」同，「昊」即「昇」也，古今人表「太
昊少昊」月令「昊」作「暉」；詩蓼莪「昊天罔極」漢書鄭崇傳「昊作暉」；「暉天不宜」
句，與詩節南山「不弔昊天」相似，不弔昊天，猶言昊天不淑也。字亦作顯，漢董子逢盛碑「顯
天不惠」；「顯天」即「暉天」也。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

暉案荀子哀公篇「夫端衣玄裳絕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
在於酒肉，」又云「黼衣黻裳者不茹葷，」楊注「葷葱薤之屬也。」

入則鳴

暉案「入」即上句「入遊其樊」之「入」，「鳴」則與「無感其名」之「名」相應，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鳴而施命謂之名，名之爲言鳴與命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號而達天意者也。」可與此相證，郭注未了。

無門無毒 釋文：毒如字，治也，崔本作每，云「貪也。」

臚案釋文蓋以爲「督」之假字，然訓爲「治」則非，當又轉爲「埵」耳。「督」與「敦」通，孟子「使虞敦匠」，卽督匠也。「督」與「敦」通，亦可與「埵」通矣。「毒」「督」「埵」聲韻並同。又「毒」古文作「𠵼」，小徐本从刀簪聲，故「天毒」亦可作「天笠」，「笠」卽「簪」與「埵」均从「高」，以此亦可證二字之得通。賈誼新書孽產子篇「夫埵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盧文弨云「埵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驪山「是埵于西海」，敦題之山「是敦于北海」，埵章閔反，郭注「猶埵埵也」，是則今人之所云邊際耳。」是埵有「際」義，有門有毒，猶言有門有際也。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俞樾云：「止止」連文，於義無取，淮南子俶眞篇作「虛室生白，吉祥止也」，疑此下文「止」字亦「也」字之誤，唐盧重元注列子天瑞篇曰「虛室生白，吉祥止耳」，亦

可證「止止」連文之誤。

釋案俞說是，劉子新論清神篇「虛室生白，反祥止矣，」亦可爲證。又淮南許注云「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與司馬注微異。

而況散焉者乎 釋文：散悉旦反，李云「放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

釋案下文「散木也，以爲舟則沉，」又「散人又惡知散木，」釋文「散悉但反，徐悉旦反。」寡不道以懽成 郭注：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

釋案墨子親士篇「寡不死其所長，」與此句法相同，「寡不」猶言「罕不」也。「道以懽成，」蓋言道以懽樂而成，所謂君子樂得其道，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也。郭注謬。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釋文：「執」衆家本並然，簡文作熱。

釋案作「熱」爲是，「熱粗而不臧，」猶言熱其粗食，而不熱其精食，爨火不久，不欲清涼，以如是稟性平和之人，乃因朝受命而夕遂至於飲冰，豈因焦灼之故而至於內熱歟？文氣本極

順達，向郭說，失之迂鑿。

吾未至乎事之情，成疏：情事未決。

曜案成說非，情實也，詳齊物論篇。此言未至乎事之實也，下文「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同。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曜案淮南繆稱篇「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可與此相證。哀樂不易施乎前。

曜案「施」與「易」字義相通，詩皇兮「施於孫子」，鄭箋「施猶易也」，何人斯「我心易也」，釋文「易韓詩作施」，國策韓策「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作「施三川」，並其證。又「施」亦作「弛」，韓非內儲說上「王曰必弛易之矣」，「弛易」卽「施易」也。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曜案淮南詮言篇「故以巧鬪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許注「言智巧之所施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釋案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俞樾云『調當作綱，玉篇多部綱丁么切，多也，大也，言始於少而終於多也。』

行者實喪也

釋案『喪訓』空，空卽虛，『實喪』猶『虛實』也。春秋繁露陰陽義篇『天之少陰用於功，太陰用於空，人之少陰用於嚴，而太陰用於喪，喪亦空，空亦喪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又云『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以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人之太陰，不用於刑而用於喪，天之太陰，不用於物而用於空，空亦爲喪，喪亦爲空，其實一也，皆喪死亡之心也。』王道通篇『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陰陽位篇『夏出長於上，冬入化於下者陽也，夏入守虛地於下，冬出守虛位於上者陰也，陽出實入實，陰出空入空，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如是也。』釋名釋言語『吉實也，有善實也，凶空也，就空亡也。』『實』『空』對言尤爲明證。繁露天道無二篇，陽之出常縣於前。

而任歲事，陰之出常縣於後而守空虛，一意亦同。

巧言偏辭

釋文：偏言音篇，崔本作諷，音辯。

隰案「偏」乃「諷」之假字，書秦誓「截截善諷言」，釋文「諷馬本作偏」，說文言部

「諷使巧言也」，「巧言」，「諷辭」，義本相類，郭說失之。史記魏其武安侯傳索隱設脫也。

賈誼新書輔佐篇「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予失其節」

獸死不擇音

隰案左傳文公十七年「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此蓋古時成語，杜注「言急則蔭莽

於楚」，蓋讀「音」爲「蔭」，非是。

氣息莽然 釋文：莽徐符弗反，郭敷末反，李音拂，崔音勃。

隰案莽說文「艸多也」，此蓋假借作「艸」，說文「艸慍怒色也」，故郭注「莽然暴怒」

論語「色艸如也」，說文引作「索」，今作「勃」，又孟子「曾西艸然不悅」，呂氏春秋貴直

篇「簡子艸然作色」，並其義也。又德充符篇「我拂然而怒」，是「拂然」卽「艸然」。又天

地篇「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是「勃然」與「怫然」義同。荀子非十二子篇「佛然乎世之政俗起焉。」楊注「佛讀爲勃。」

其德天殺 釋文：天殺謂如天殺物也。

曜案釋文說非。「天」蓋「夭」字之誤，上文札釋文「夭也。」本書「夭」誤作「天」，即其證。「天」亦通「夭」，王制「不夭天。」注「夭斷殺。」是「天」與「殺」同義也。

彼且爲無町畦

曜案急就篇「町畦。」顏師古注「平地爲町，一曰町治田處也；田區謂之畦，今之種稻及菜爲畦者，取名於此，一說五十畝曰畦。」

汝不知乎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曜案天地篇「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螳螂音堂郎，軼音輻。」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隤案列子黃帝篇文與此略同，惟「決之之怒」，「決」作「碎」，「故其殺者逆也」，「者」作「之」；又「達其怒心」句，張注引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蓋卽郭注所本。

以筐盛矢以賑盛溺。釋文：矢或作屎，同。溺徒弔反。

隤案知北遊篇「在尿溺」，釋文「屎尸旨反，舊詩百反，本或作矢，溺乃弔反」，錢坫云「屎乃古文徙字，爲尿之省也。」

適有蚤蚩僕緣

隤案「僕」通「附」，管子地員篇「累然如僕累」，注「僕附也」，孫詒讓釋僕云「僕塽土田」，猶詩魯頌之「土田附庸」，左氏傳定四年之「土田陪敦」也，王國維曰「僕」附「陪」三字同音，「附」作「僕」，作「陪」者，聲之通也。」

見樸社樹。成疏：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也。

隤案成說非是，古時恆擇木之大者以爲社而祀之，名曰叢社。墨子明鬼下「必擇木之脩

茂者立以爲叢社。」據王念孫校急就篇「祠祀社稷叢臘奉。」叢一本作葢，顏師古注「叢謂草木

岑蔚之所，因立神祠。」呂氏春秋懷寵篇「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太玄

聚次四「牽牛示於叢社。」國策秦策「恆思有神叢。」高注「神祠叢樹也。」並其證。

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八十七，引作「社櫟樹。」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釋文：小爾雅云，四尺曰仞，案七尺曰仞，崔本作千仞，或云八尺曰仞。

案小爾雅文在廣度十一，衆經音義廿五引與釋文同。論語包注，儀禮鄭注，楚辭王注，呂氏春秋高注皆以仞爲七尺，說文，孟子趙注，家語王肅注，山海經郭璞注，漢書師古注，皆以仞爲八尺，程瑤田溝洫考曰「度廣曰尋，度深曰仞，皆伸兩臂爲度，度廣則身平臂直，而適得八尺；度深則身側臂曲，而僅得七尺。」仞七尺也，高與深同爲縱量，是此處當從七尺說也。

又北堂書鈔禮儀部八十七，引「十仞」作「七仞」，又「臨」下無「山」字，非。

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釋文：崔云旁，旁枝也。俞樾云「旁」讀爲「方」，「其可以爲舟者方十數」，言可以爲舟者且十數也。

曜案俞駁崔說，非「旁」訓「旁枝」，古自有是例，漢書淮南衛山濟北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又「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又「每爲報書及賜」，師古曰「賜，賜書也」，若此之類，不可勝舉。

夫相梨橘果蘇之屬

曜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夫樹相梨橘柚者，食之則甘」

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九引，有「相

梨字。禮記內則「相梨曰攢之」，鄭注「相梨之不臧者」。說文「相木閑」，此蓋假借作「櫨」，

說文「櫨果似梨而酢」。

「柚」亦作「櫨」，列子仲尼篇張湛注「櫨音柚」，山海經曰，荆山名橘柚，柚似橘而大，皮

厚味酸。」

又北遊篇「果蘇有理」，韓非子外儲說左下，「果蘇有六而桃爲下」，淮南主術訓「

夏取果蘇」，高注「有核曰果無核曰蘇」，呂氏春秋仲夏紀「果實早成」，高注「有覈曰果，

無覈曰蘇」，易說卦傳「艮爲果蘇」，釋文引馬融云「果桃李之屬，蘇瓜瓠之屬」，漢書食貨

志「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薛瓌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義相通也。

自拊擊於世俗者也 釋文：拊，普口反。

釋案：拊，籛篇「拊擊聖人，縱舍盜賊」釋文「拊，普口反，擊，徐古歷反」知北遊篇「拊擊而知」釋文與此同。

趣取無用 集解：既急取無用。

釋案：釋名釋言語「取趣也」天地篇「趣舍滑心」成疏「趣取」是二字同義，集解訓「趣」爲「急」非。

密若無言

釋案：「密」與「默」通，達生篇「公密而不應」宜云「密默也」淮南道應訓「晏子默而不對」「密」正作「默」又淮南汜論訓高注「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呂氏春秋悔過篇高注「不鳴鐘鼓，密聲曰襲」文選贈士孫文始詩「既往既來，毋密爾音」密並即默

也。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郭注：本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釋文幾

音機，或音祈。

而任之，此正應物全生之道也。釋文幾「或音祈」亦非。

彼其所保與衆異 郭注：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

抱汝生，「俞樾云」抱汝生，卽保汝生也，「此言彼之所懷抱，與衆人異，故下文云」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言不可以衆人之懷抱喻之也。」

隱將芘其所賴 郭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釋文芘本亦作庇，案庇之誤徐甫至反，又悲位反，

崔本作芘，案當作比，宋本作芘亦非。云「芘也。」賴音賴，崔本作賴，向云「蔭也，可以隱芘千乘也。」李同。

曜案向郭本作「將隱芘其所賴」故注云「可以隱芘千乘」張君房本正如是作，今郭

本誤也。庇與芘通，說文「芘草也，一曰葦木」。詩桑柔箋「人庇蔭其下者」，釋文「本亦作芘陰」，雲漢箋

「我無所庇陰處」，釋文「本亦作芘蔭」是其證。又釋名釋衣服「人所依以芘寒暑也」，左傳

文公十七年注「急則欲蔭芘於楚」，芘亦庇也。又「比」與「芘」同，玉篇「芘古文比字」，

故崔本作比。

啣其葉 釋文：啣食紙反。

隳案荀子仲尼篇彊國篇「辟之是猶伏而啣天」，楊注並云「啣與舐同」，後漢書和熹

鄧后紀「湯夢及天而啣之」亦同。其本字當作「舐」作「舐」，說文舌部「舐以舌取食也」

从舌易聲，又舐下云「舐或从也」。田子方篇「舐筆和墨」，釋文「舐本或作舐，食紙反。」

其拱把而上者 釋文：拱，恭勇反，把，百推案推雅之誤反，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隳案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趙注「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淮南繆稱篇

「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注「拱，抱也；把，握也。」

求狙猴之杙者斲之 釋文：杙以職反，又羊植反，郭具羊反，李云「欲以栖戲狙猴也。」

「櫂」與「弋」同，爾雅釋宮「雞栖於弋爲櫂」，詩君子於役毛傳引「弋」作「杙」，蓋杙可以栖雞，亦可以栖狙猴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釋文：崔云「圍環八尺爲一圍」，嚴如字，案嚴屬之誤。又音禮，司馬

云「小船也又屋隱也」。案隱櫂之誤。

釋案上文「絜之百圍」，釋文「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也」，與此崔說大異。

又秋水篇「梁麗可以衝城」，釋文「麗，司馬李音禮，一音如字，司馬云梁麗小船也，崔云屋棟也」，與此處頗異。「麗」亦作「櫂」，列子力命篇「食則梁肉，居則連櫂」，張淇注「櫂音厲，屋棟也」，唐韻集韻並云「櫂音例，梁棟別名也」，訓船者字疑作「櫂」，說文本部「櫂江中大船也」，段注「越絕書曰櫂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蓋「櫂」與「櫂」古通用」，案方言九「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櫂爲櫂」，郭注「櫂音禮」，廣雅作「櫂」，云「舟也」，曹憲音禮，玉篇同云「大舟也」。

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釋文：禪本亦作檀，音膳，崔云「禪傍棺也」，司馬云「棺之全」。

一邊者謂之禪傍。」盧文弨曰「舊本禪从示，譌，注同，今改正。」

釋案「禪」盧校以爲應作「禪」，說文木部「櫛，櫛木也，可以爲櫛」，此亦非其義。釋文「本亦作檀」，「單」聲字與「賣」聲字，古多通，故「瘡」亦作「瘡」，本書「以不同形相禪」，淮南精神訓「禪」作「壇」，說文「檀，專爲專壹，與「單」義類。此言取其木之大者爲棺，有四邊，以一木板爲一邊，故謂之禪傍，是「禪」與「禪」皆假借字，未可定其孰正孰譌也。又案「單」聲與「善」聲古相同，「鱣」魚字亦作「鱣」，故釋文音「禪」爲「膳」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郭注：巫祀解除，弃此三者，必妙選辭具，然後敢用。

釋案郭注訓「解」爲「巫作解除」，悖謬難通，「解之以」猶呂氏春秋之言「解在乎」也。呂氏春秋於篇末，列舉事證，每以「解在乎」三字引之，如有始篇「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類，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乎」，名類篇「名實

不得，國雖強大者，易爲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去尤篇「外有所重者蓋內拙，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聽言篇「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謹聽篇「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智，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務本篇「小大貴賤，交相爲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解在乎「亦猶墨子書中之言『說在』也。

支離疏者 釋文：司馬云「形體支離不全貌，疏其名。」

釋案文選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詩注引此云「七賢音義曰，形體支離不全正也，名疏。」

頤隱於齊

曜案大宗師篇亦有是語，「齊」同「臍」，釋名釋形體「臍劑也，腸端之所限制也。」爾雅「臍齊也。」達生篇「與齊俱入。」釋文「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齊」亦同「臍」。會撮指天，釋文會古外反，徐古活反，向音活。撮子列反，向徐子活反，崔云「會撮項椎也。」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向云「兩肩竦而上會撮然也。」

曜案「會撮」亦作「句贅」，大宗師篇「句贅指天。」釋文「句俱對反，徐古侯反，贅徐之稅反，指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形似贅，言其上向也。」亦作「括撮」，寓言篇「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陳景元本有「撮」字，釋文「括古活反，司馬云謂括髮也。」蓋「括」與「會」通，詩車牽「德音來括」，傳「括會也。」士喪禮「髻用組。」鄭注「用組束髮也，髻古文括。」卽二字通用之證，釋文「會，向音活。」「活」疑「括」之誤也。亦作「燭營」，淮南精神訓「燭營指天。」高注「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又「撮」亦通「缺」，詩都人士「臺笠緇撮」，傳「緇撮緇布冠也。」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纒，廣終幅，長六尺。」鄭注

「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緇，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冠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勝，薛名，藎爲頰。屬猶著。纒，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又喪服注「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項」是「撮」卽「缺」，蓋「撮」从最聲，「缺」从夫聲，同聲通假也。

兩髀爲脅 釋文：髀本又作脾，同音陴。

躍案說文骨部「髀股也，从骨卑聲」作「脾」者乃假字，說文肉部「脾土藏也」詩車攻傳「射左脾」，「脾」卽「髀」也。字亦作「陴」呂氏春秋明理篇「有鬼投其陴」高注「陴脚也」。

挫鍼治緇 釋文：司馬云「挫鍼縫衣也」緇佳賣反，司馬云「浣衣也」向同，崔作緇，音綫。

躍案廣韻十五卦「緇古陰切，浣衣，出埤蒼」向與司馬說，蓋卽本埤蒼。又集韻「緇居陰切故衣也」是治緇謂治故衣，義較長。

又集韻「緇私箭切，音綫，綫亦作緇」漢書功臣表晉灼注「綫古線字」字亦作「緇」

周禮攷工「鮑人察其線」杜子春云「線讀爲緬，謂繞革之縷」。「棧」「線」「緝」「緝」並同。

足以餬口 釋文：餬，徐音胡，李云「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餬」。

釋案左傳隱公十一年「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杜注「餬，鬻也」釋文「餬音胡，說文云寄食，鬻本又作粥，李云食，與說文云寄食不同」又昭公七年「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杜注「饘，鬻也」釋文「爾雅餬，餬音胡」。「餬」宋本誤作「餬」說文食部「餬相謁食麥也」方言一「凡陳楚之郊南楚之外，相謁而殽，或曰餬，或曰餬」郭注「餬音黏」。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釋文：筴，初革反，徐又音類，司馬云「鼓，籟也，小箕也筴」宋本也作曰當據正 崔云「鼓筴，撲著鑽龜也」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數」字則二字疑誤倒 精，司馬云「簡米曰精」崔云「播

精卜卦占兆也，鼓筴播精，言賣卜。」

釋案「筴」卽「策」字，故陸音「初革反」駢拇篇「問戚奚事，則挾筴讀書」釋文

「筴字又作策，初革反，卽其證」鼓筴「謂卜筮也」精「當作「精」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

書贊注引正作「鼓策播糶」並云「糶音所」與釋文所云「一音所」正合是「所」乃釋「糶」音，而釋文誤爲釋「播」音，且云「則字當作數」大非。說文米部「糶」也。天運篇「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此言播糶，猶彼言「播糠」也。古者求卜必有酬價，或以貝，或以糶糶。史記日者傳「夫卜而有不審，不見糶糶。」字亦作「糶」。又詩小宛「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管子小匡篇「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此言播糶，猶彼言「握粟」。「鼓策播糶」謂以下筮而得糶食也，故崔云「言賣卜」徐音「筮」爲「頰」司馬訓「鼓」爲「籛」訓「筮」爲「小箕」又訓「糶」爲「簡米」皆望文生訓。又崔云「播糶卜卦占兆也。」文亦疑有誤。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釋案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孔注「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又云「比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

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

隰案論語微子「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正義「而皆語辭也。」此言「已乎，猶彼言「已而，」「殆乎」猶彼言「殆而」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郭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隰案郭注謬，惟謂「迷陽」爲「亡陽」則是。「亡陽」亦卽「望羊」。「陽」「羊」字通，易說卦「兌爲妾爲羊」，鄭本「羊」作「陽」，釋名釋姿容「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頭高似若望之然也。」晏子春秋內篇諫上「晏子朝杜扃望羊待于朝。」又孔子家語辯樂解「曠如望羊。」注「望羊遠視也。」史記孔子世家「眼如望羊。」索隱「王肅云望羊望羊視也。」亦作「望陽。」論衡骨相篇「武王望陽。」亦作「眈洋。」秋水篇「眈洋向若而歎。」釋文「眈音望，本亦作望，洋音羊，司馬崔云眈洋猶望羊，仰視貌。」此言四面仰視，辨察道途，無致

誤入荆棘也。

吾行卻曲無傷吾足。郭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釋案郭注謬。周禮攷工梓人「卻行从行，連行紆行，」賈疏「紆曲也。」又淮南繆稱謂「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卻，」注「卻謂耕者卻行，」此言「卻」卽「卻行，」「曲」卽「紆行，」廣雅釋言「卻退也，」蓋謂或退行，或曲行，務以避免荆棘，蓋凜凜然處人間世之難也。

德充符 第五

魯有兀者王駘

曜案「兀」通「介」通「既」通「明」詳養生主篇。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曜案淮南俶真訓「立」下「坐」下各有「而」字，「往」下有「者」字。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集解：何但假借魯之一邦。

曜案集解謬，「奚假」卽「何暇」詳人間世篇。

審乎无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吳肇甫云以上五字「化」淮南作「樛見事

亂」四字，

曜案淮南精神訓云「審乎無瑕而不與物樛，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是「樛」字爲句，而

吳氏乃連下讀，大誤。又「无假」猶「无妄」，當訓真假之假，天道篇「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

篇「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並與此文略同。

唯止能止衆止

○曜案淮南說山訓「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也。」高注「一曰止已情欲，乃能止歸衆物，令不得已乎。」

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吳摯甫云：某案「勇士」當爲「勇武」。淮南覽冥訓「勇武一人，爲三軍雄，」用此文也。高注「江淮間謂士爲武。」意林引作「勇士，」與此文皆淺人妄改。

○曜案吳說亦是，但淮南固以「武」爲「士」。莊子則自作「士」耳。又淮南脩務訓「及至勇武攘捲一擣，」注「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說林訓「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文子上德篇「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並以「勇武」連文。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曜案淮南覽冥訓「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高注「以天地爲宮室，懷猶囊也，」文子精誠篇作「又況官天地，府萬物，」則與本書同。又文子精誠篇「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亦

以官府連文。

直寓六骸象耳目 章炳麟云：上言「官天地，府萬物」，「官府」同物也，則「寓象」亦同物，郊祀志「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寓」卽今「偶像」字，「偶六骸，像耳目」，所謂使形如槁木也。郭說「寓爲逆旅」，望文生訓。

曜案章說是，晏子春秋內篇雜上第五「則依物而偶於政」，偶卽寓字，亦二字通假之證。淮南覽冥訓正作「直偶於人形」，「人形」卽六骸，「偶」卽「寓」耳。齊物論篇「嗒焉似喪其耦」，釋文「耦本又作偶，司馬云耦身也」，蓋身體者精神之軀殼，軀殼猶偶象也。淮南高注以偶爲偶然，云「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又俞樾以偶爲寄寓，云「言特寄寓於人之形耳」，並非。

彼且擇日而登假 釋文假又古雅反，借也，徐音遐。曜案陸訓「假」爲「借」，非。「登假」蓋古時通語，大宗師篇「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釋文「假更百反，至也」，時下武箋「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釋文「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淮南汜論訓「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

注「假至也，上至於道也。」文字十字篇「所」下無「以」字。「道」下有「者」字。列子周穆王篇「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也。」注「假當作遐也，以爲登遐，明其實死也。」黃帝篇「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注「假當作遐。」字亦作「遐」大宗師篇「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崔本列子湯問篇「秦之西有饑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燼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亦作「謏」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遐兮，」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謏謂朝，赤黃氣也，」則望文生義矣。

子產蹙然改容更貌 釋文蹙子六反。

曜案「蹙」釋文無解，「蹙然」蓋變色貌，大宗師篇「仲尼蹙然曰，」釋文「蹙子六反，」崔云變色貌，天運篇「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庚桑楚篇「南榮蹙蹙然正坐曰，」釋文並云「蹙子六反，」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公蹙然曰，」又外篇第七「晏子蹙然避位，」韓詩外傳四「顏淵蹙然變色，」又外傳七「孫叔敖蹙然易容。」字亦作「蹙，」荀子哀公篇「孔子蹙然曰，」注「莊子音義崔謨云蹙然變色貌，」新序「靈公蹙然易容。」亦作「懣，」呂氏春

秋慎人篇『孔子愀然推琴喟然而歎曰；』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公愀然不悅，見於顏色。』亦作「造」，大宗師『仲尼蹙然曰；』淮南道應訓作『造然』，韓非子難二『景公造然變色曰；』顧廣圻曰『造讀爲蹙；』韓詩外傳『夫子造然變容；』說苑善說篇『楚王造然，淮南道應訓『孔子造然革容；』韓詩外傳七『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造」並同「蹙」。亦作「愀」，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公愀然變容；』孫星衍曰『韓非作「造然變色」，「愀」「造」聲相近；』列子仲尼篇『孔子愀然有間曰；』注『愀變色貌；』又周穆王篇『其人愀然變容；』尚書大傳略說篇『孔子愀然變容。』賈誼新書論城篇『愀然有寒色。』亦作「蹙」，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晏子蹙然者三；』一本作「蹙」，韓非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萬章篇『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亦作「戚」，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誼新書作『戚然失容；』列子說符篇『楊子戚然變容。』亦作「欸」，說文『欸怒然也，孟子曰會西欸然，今孟子公孫丑作「蹙然」。』亦作「蹙」，越絕書『越王攄然避位。』總之，「蹙」、「欸」、「愀」、「造」、「蹙」、「戚」、「欸」、「蹙」、「蹙」字並通。

踵見仲尼。釋文：踵朱勇反，向郭云頻也，崔云無趾故踵行。

釋案：說文「踵追也，从足重聲，一曰往來貌。」踵有「往來」之義，故向郭訓「頻」，但按此處文氣，非「頻見」之意。「踵」疑當訓「至」，孟子滕文公上「踵門而見文公曰」，趙注「踵至也」；又呂氏春秋士節篇「踵門見晏子曰」，「踵」亦當訓「至」。淮南齊俗訓「致其所蹠」，注「蹠至也」，「踵」與「蹠」義近，「蹠」可訓「至」，故「踵」亦可訓「至」也。

彼何賓賓以學子爲。釋文：賓賓司馬云「恭貌」，張云「猶賢賢也」，崔云「有所親疎也」。

簡文云「好名貌。」

釋案：「賓」蓋「繽」字，「繽繽」往來貌也。玉篇糸部繽下云「韓詩曰緝緝繽繽，謀欲諧言，繽繽往來貌也。」又「繽繽」與「紛紛」相近，漢書揚雄傳「繽紛往來」，蓋亦以繽爲往來貌也。

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釋文：惡，貌醜。貽音牽，案牽，應徐又音殆，它，徒何反，李云哀貽醜貌，它其

名。

釋案「哀貽」疑卽「誤詒」，達生篇「誤詒爲病」，釋文「誤一音哀；詒吐代反，李音臺，司馬云懈倦貌。」「誤詒」亦卽「慳猷」，集韻平聲二「慳猷，傲悅也，慳當來切，猷或作猷。」又呂氏春秋遇合篇「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饕餮」，疑「敦洽」卽「哀貽」之誤，「敦」从「享」，「享」與「哀」易混；「洽」从「合」，「合」與「台」易混也。

又以惡駭天下，釋文：駭胡皆反，文作本職案，職「駭」。

釋案「駭」，「駭」通，外物篇「聖人之所以駭天下」，淮南淑真訓「駭」作「駭」；列子湯問篇「子列子之徒駭之」，殷敬順釋文「駭與駭同」。

寡人醜乎，釋文：醜李云「醜慚也」，崔云愧也。

釋案「醜」與「恥」同聲通用，管子牧民篇「四曰恥」，賈誼新書俗激篇「恥」作「醜」；又新書俗激篇「然席於無廉醜」，階級篇「廉醜禮節以治君子」，澗本「醜」並作「恥」；勸學篇「醜聖道之忘乎己」，「醜」亦卽「恥」；呂氏春秋不侵篇「秦昭王聞之而

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注「醜或作恥，恥辱也。」新序「以雪先王之醜。」盧文弨曰「以醜字代恥字。」墨子親土篇「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又「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蘇時學云「醜猶恥也。」國策秦五「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注「詬辱醜恥。」淮南說林訓「莫不醜於色。」注「醜猶怒，一曰愧也。」呂氏春秋首時篇「有不忘姜里之醜。」注「不忘其醜恥也。」節喪篇「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注「醜恥。」慎人篇「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注「醜猶恥也。」恃君篇「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注「醜愧也。」用衆篇「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長利篇「自此觀之，陳無字之可醜亦重矣。」又說苑至公篇「乃衆醜我。」本書外物篇「終身之醜。」則陽篇「華子聞而醜之曰，」醜並卽恥也。外物篇郭註談。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穎云憂貌。

隳案宣說非，「卹」有「亡失」義，徐无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釋文「卹音恤。」淮南道應訓作「若滅若失，若亡其一。」列子說符篇作「若滅者沒，若亡若失。」是「卹」與「滅」「沒」「亡」「失」同義也。又則陽篇「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釋文

「漁王云壞敗也，」「壞敗」與「亡失」義亦近。
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純本又作豚，徒門反。

隸案說文無「純」字，「純」蓋「狔」之誤，詩閟宮毛傳「無豚也」釋文「豚字又作狔」晉書謝混傳「每得一狔以爲珍膳」狔亦豚也。

少焉眴若，釋文：眴本亦作瞬，音舜，司馬云「驚貌」崔云「目動也，謂死母目動。」

隸案「眴」亦作「恂」列子黃帝篇「今汝恍然有恂目之志」般敬順釋文「何承天寡要云吳人呼瞬目爲恂目」亦作「曠」呂氏春秋安死篇「夫死其視萬歲，猶一曠也」注「曠者穎川人相視曰曠也，一曰曠者謂人臥死覺也」列子湯問篇「曠其目而招之」般敬順釋文「曠音舜」餘詳齊物論篇「惴慄恂懼」條。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嬰資，郭注：嬰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嬰將安施？釋文：嬰

資所甲反，扇也，武士所造，浙館本「士」作「王」，當據正，宋均云「武簡也」，浙館本「簡」作「飾」，當據正。李資送也，浙館本「李」下有「云」字，當據補。

崔本作嬰欬音坎，「謂先人墳墓也。」

曜案戰而能死，不可謂「無武」，郭說非也。宋均之說，亦不知何據，古未有以娶爲「武飾」者。說文羽部「娶棺羽飾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下祿从羽」；禮器「天子八娶，諸侯六娶，大夫四娶」；喪大記「君黼娶二，黼娶二，畫娶二」；呂氏春秋節喪篇「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輻，羽旄旌旗如雲，僂娶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飾之」；高注「喪車有羽旄旌之飾，有雲氣之畫，僂蓋也，娶棺飾也，畫黼黻之狀如扇翠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淮南汜論訓「周人牆置翠」；高注「周人兼用棺槨，故牆設娶，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是娶乃自天子諸侯以至於大夫士所通有，非武人所獨有也。是以古人僅謂娶爲「棺飾」，不云「武飾」。淮南齊俗篇許注「葬牆置娶」；許注「娶棺衣飾也」；周禮女御「后之喪持娶」；鄭注「娶棺飾也，持而從柩車」；禮記檀弓上鄭注「殯引飾棺以輜，葬引飾棺以柳娶」；又「飾棺牆，置娶」；鄭注「牆柳衣，娶以布衣木如攝輿」；檀弓下「是故制絞衾，設蓐娶，爲使人勿惡也」；鄭注「絞衾尸之飾，蓐娶棺之牆飾，周禮裹作柳」；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四娶不踣」，杜注「喪車之飾，諸侯六娶」；釋名釋喪制「娶齊人謂扇爲娶，

此似之也，象娶扇爲清涼也，娶有黼有畫，各以其飾名之也。」是娶者僅爲通行之棺飾而已。然則戰死者曷爲不_以之爲飾耶？蓋古者送葬具物，必以貌象其人生時所御用者，所謂「事死如事生」也。荀子禮論篇「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娶羹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爲人願。」又曰「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故墳壙其額象室屋也，棺槨其額象版蓋斯象拂也，無輅絲葛纒髮，其額以象非帷幃尉也。」又周禮縫人「喪縫棺飾焉。」鄭注「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則棺飾柳髮者，蓋以象其生時居於帷幕幃尉。若戰而死者，效命於疆場，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彌龍，所服御與常人異，而柳髮亦遂非彼所需用矣。又案「資」與「齋」通，荀子大略篇「齋盜糧。」楊注「齋與資同。」漢書淮南王傳「資衣糧。」字正作「資。」又周禮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注「故書齋爲資，杜子春讀爲資。」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杜子春云齋讀爲資。」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齋。」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

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今時詔書或曰齋計吏，鄭司農云齋或爲資」典臬「頒功而授齋」注「故書齋作資」漢書霍去病傳「約輕齋」師古注「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文選諫逐客書「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注「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齋之謂」蓋郭亦讀「資」爲「齋」也。「齋」有「送」義，廣雅釋詁四「齋送也」故釋文引李云「資送也」。「不以嬰資」蓋謂不以柳嬰等常人服用之具，齋送死兵也。崔本作「嬰枕」音坎，恐未可從。孫詒讓以「資」爲「櫃」之誤字，亦非。

不爪剪

隰案「不爪剪」猶言「不剪爪」古自有此句法，詳余所著修辭學。禮記曲禮下「不蚤髡」鄭注云「蚤讀爲爪，髡髡髮也」孔疏「不蚤髡者，以治手足爪也，髡剔治鬚髮也」以「爪」爲治爪，「髡」爲髡髮，分二事言之，非是。淮南兵略訓「乃剪指爪」史記魯周公世家「自揃其蚤」蒙恬傳「蚤」並以「爪」爲「剪」之受位，卽其明證。楊倞荀子禮論篇注「體謂爪揃之

屬，蓋亦分「爪」「翦」爲二事，沿鄭誤也。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曠案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皆以其知先規而後爲之，」用「規」字與此同。故不足以滑和。

曠案淮南俶眞訓「不足以滑其和，」精神訓「何足以滑和，」詮言「通於道者物莫足滑其和，」原道訓「不以欲滑和，」齊俗訓「然而羞以物滑和，」文子道原篇「不以物滑和，」又「不以欲滑和，」十守篇「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並以滑和爲文。

不可入於靈府 郭注：靈府者精和之宅也。

曠案淮南俶眞訓「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文子道原篇「真人者通於靈府，」並「靈府。或言靈臺義亦同，庚桑楚篇「不可內於靈臺，」郭注「靈臺者心也，」文子微明篇「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靈臺卽淮南之靈府也。

使之和豫通

曜案「和豫通」三字連讀，郭讀「和豫」句，「通」字連下讀，非三同義字疊用，古書中自有此例，人間世篇「宜柏楸桑」；應帝王篇「物徹疏明」；書牧誓「王朝至於商郊牧野」；左傳襄三十一年「繕完葺牆」；墨子七患篇「故時年歲善」；又尙賢下「晞夫聖武知人」；荀子富國篇「徒壞墮落」；又榮辱篇「其功盛姚遠矣。」注「姚與遙同」樂論篇「竽笙簫和」；史記酷吏列傳「剛暴強人也」；又李斯列傳「身殆傾危」；李將軍列傳「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萬石張叔列傳「其執喪哀戚甚悼」；平準書「初先是往十餘歲」；呂氏春秋重言篇「卿大夫恐懼患之」；又精論篇「乃儆戒車卒士以待之」；必已篇「見木甚美長大」；先識篇「內史向執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楚辭九章「孔靜幽默」；又天問「何壯武厲能流厥嚴」；九思「沐盥浴兮天池」；大招「內鶻鴿鴿」；九歎「回邪辟而不能入兮」；劉向荀子序「序列著數萬言而卒」；並以三同義字疊用也。

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章炳麟云：說文春推也，與物爲春者與物相推移也。推者向前，卻者向後，日夜無卻，與物爲推，二語轉相明。

釋案章說非，淮南精神訓「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高注「體道之人同日夜喻賊害也，無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爲春，言養萬物也。」是「春」爲春夏之春。「卻」同「隙」間也，詳養生主篇。

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郭注：順四時而俱化。

釋案淮南精神訓「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高注「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又文子九守篇「即是合而生時于心者也。」「接」並作「合」廣雅釋詁「接合也。」是二字義通。

其脰肩肩。釋文：脰音豆頸也，肩肩胡田反，又胡恩反，李云羸小貌，崔云猶玄玄也，簡文云直貌。

釋案周禮梓人「數目顛脰。」鄭注「顛長脰貌，故書顛或作脰，鄭司農云脰讀爲鬣頭無髮之鬣。」是顛後鄭以爲長脰貌，先鄭則以爲無髮之鬣，蓋「鬣」與「脰」通，左傳成十七年「邾子邳」，「脰」公羊穀梁作「鬣」，卽其例也。說文頁部「顛頭鬣少髮也，从頁肩聲，周禮曰數目顛脰。」又影部「鬣者鬣秃也。」是許氏亦以「顛」與「鬣」通，而訓爲「少髮。」與

先鄭說同但細按兩處文義當從後鄭爲長。

無喪惡用德

曜案「喪」訓「失」，「德」與「得」義通，樂記「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鄉飲酒義「德也者得於身也」，大戴禮盛德篇「能得德法者爲有德」，廣雅釋詁「德得也」，故易升卦「君子以順德」，姚信本「德」作「得」，荀子禮論篇「貴始得之本也」，楊注「得」當爲德，大戴禮字正作「德」。

天嚮也者天食也。釋文：嚮音育養也。

曜案「嚮」與「育」同，文選洞簫賦「桀跖嚮博」，注「嚮夏育也，古字同」，詩鴟鵂「思斯勤斯，嚮子之閔斯」，嚮子卽育子也，傳訓嚮爲「稚」，失之。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瞽乎大哉獨成其天。釋文眇亡小反，簡文云陋也。瞽，簡文云放也，今取邀遊義也。

曜案方言十三釋名釋疾病並云「眇小也」，「眇乎小哉」義正相應，簡文訓「眇」爲

「陋」似稍迂。「罄」王念孫以爲大也，甚是，大宗師篇「罄乎其未可制也」釋文「罄，司馬云志遠貌，王云高邁於俗也」，「遠」「高」與「大」義亦相近。中說天地篇「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文略同此。又「眇」與「罄」爲韻。

據槁梧而瞑

曜案梧琴也，詳齊物論篇。

天選子之形

曜案「選」當訓「具」，選从巽，巽有具義，說文六部「巽具也」，又「彜巽也」，頁部「顛選具也」。从「巽」之字，亦多有「具」義，說文人部「僕具也」，論語先進篇「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傳「撰具也」，楚辭大招「聽歌謨只」，王注「謨具也」，廣雅釋詁「饌具也」，是「僕」「撰」「謨」「饌」亦並有具義。

大宗師 第六

不暮士

曜案不暮士，卽不謀事也。管子君臣上「官謀士」注「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蓋「士」事也，「義通，說文士部」士事也。「禮記祭統注」士之言事也。「詩東山」勿士行枚，傳「士事也」故論語「雖執鞭之士」鹽鐵論貧富篇「士」作「事」荀子致仕篇「然後士其刑賞」注「士當爲事。」又「暮」與「謀」通，爾雅釋詁「謨謀也」故詩皇皇者華「周爰咨謀」淮南脩務訓「謀」作「謨」書「謨明弼諧」史記夏本紀「謨」作「謀。」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曜案「登假」見德充符篇

衆人之息以喉

曜案「息」猶「氣」也，人間世云「氣息弗然。」又淮南汜論訓「喉中有病，無害於息，

不可鑿也。」亦謂息出於喉。

屈服者其噤言若哇。

釋文：噤音益，郭音厄，厄咽喉也。哇，崔一音於佳反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

不通也。簡文云「哇嘔也。」

釋案庚桑楚篇「兒子終日嗶而噤不嘔。」釋文「噤音益，崔云喉也，司馬云咽也，李音厄，

謂噤也。」噤之音「益」音「厄」，與此同。蓋「益」「厄」古韻同部，故釋名釋形體「噤阨

也，氣所流通阨要之處也。」釋州國「益阨也，所在之地險阨也。」釋喪制「噤阨也，阨其頸也。」

春秋元命苞「益之爲言阨也。」管子山權數「阨者所以益也。」又漢書游俠傳「搯擊而游談

者。」師古曰「搯音厄。」婁敬傳「夫與人鬪不搯其亢。」師古曰「搯與捩同。」李云「謂噤

也。」者，方言六「噤噤也，秦晉或曰噤，又曰噤。」呂氏春秋審時篇「春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

不益。」高注「益息也。」蓋亦以「益」爲「噤」也。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釋案「耆」說文「老也。」此借作「嗜。」荀子非十二子篇「無廉恥而耆飲食。」楊注

「耆與嗜同；漢書揚雄傳『聘耆奔欲』師古曰『耆讀曰嗜。』

其出不訢 釋文：訢音欣，又音祈。

矐案「訢」與「欣」同，漢書萬石君傳「僮僕訢訢然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又賈山傳「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後漢書盧芳傳「乃遣將兵長史陳訢率三千騎擊之」注「呂忱云古欣字」淮南淑真訓「使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也」亦「欣」也。

其人不距 釋文：距本又作拒，音巨。

矐案「距」與「拒」同，荀子仲尼篇「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楊注「距與拒同」漢書揚雄傳「距連卷」師古曰「距卽拒字也」

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 釋文：儻然音蕭，本又作儻，徐音叔，郭與久反，李音悠，向云儻然自然無心而自爾之謂，郭雀云往來不難之貌，司馬云儻疾貌，李同。

矐案徐崔司馬本作「儻」，蓋借爲「倏」，較之向陸本作「儻」者爲長。楚辭九歌「儻

而來兮忽而逝，」注「儻一作「倏」；招魂「往來儻忽，」注「儻忽疾急貌也，儻一作倏」；九懷「儻忽兮容裔，」注「儻忽往來亟疾若鬼神也，」補曰「儻音叔，」呂氏春秋決勝篇「儻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是「儻忽」有「往來」之義，正與此處恰合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釋文：捐徐以全反，郭作揖，一入反，崔云或作楫，所以行舟也。章炳麟云：

捐當從郭作揖，說文「揖手箸句也，」箸句爲揖，引申爲句有所箸。不以心捐道者，不以心箸道也，所謂不訥不距，不忘不求也。

臞案各說皆非，「捐」蓋「損」之壞字，則陽篇郭注「損其名也，」釋文「捐本亦作損，」盧文弨曰「今書捐作損，」荀子大略篇「是弃國捐身之道也，」「捐」宋本作「損，」「不以心捐道，」猶言不以心害道也。

其類頽，」郭注：頽大朴之貌。釋文：頽徐去軌反，郭苦對反，李音仇，一音遼權也，王云質朴無飾也，向本作頽，云頽然大朴貌，廣雅云頽大也，五罪反。

臞案天道篇「而頽頽然，」語與此同，郭注「高露發美之貌，」釋文「頽去軌反，本又作

顯，如字，司馬本作顛，「顛」與「頰」通，易夫「九三壯于頄」，王注「頄面權也」，釋文「頄求龜反，顛也，又音求，又王倫反，崔云面顛頰間骨也，鄭作「頄」，頄夾面也，王肅音龜，江氏音琴威反，蜀才作「仇」，「面權」如字，字書作顛。」廣雅釋詁一「顛大也」，廣韻「顛大頭也」，說文「顛大頭也，讀若魁」，「顛」疑卽一字。又廣雅釋詁三「頄厚也」，「厚」與「質朴」義亦通。

務光

曜案外物篇「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厥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務光亦作瞽光，猶伯瞽務人，讓王篇「湯又因瞽光而謀」，釋文「瞽音務，又莫豆反，本或作務。」亦作牟光，荀子成相篇「身讓卞隨與牟光」，楊注「莊子曰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二人不受，皆投水死，牟與務同也。」

箕子胥餘 釋文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爲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

釋案文選非有先生論注引尸子云「箕子胥餘，漆體而爲厲，披髮佯狂，以此免也。」

申徒狄 釋文：殷時人，負石自沈於河。

釋案盜跖篇「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釋文：「申徒狄將投於河，崔喜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民父母，若濡足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非聖人不仁，不用故也，遂沈河而死。」案釋文蓋用韓詩外傳文，但脫落甚多，故不可解，外傳一云「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滅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惟「儒雅」二字，係外傳誤，當從莊子作「濡足」。新序節士篇文同。又姓纂三引尸子「申徒狄夏賢也，湯以天下讓，狄以不義聞，己自投於河。」以申徒狄爲夏末殷初人，與釋文及外物篇合。但申徒狄口稱比干子胥泄冶，比干爲殷末時人，子胥泄冶則爲春秋時人，此蓋後人緣飾之詞耳。淮南說山訓高注「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漢書鄒陽傳師古注

引服虔云『殷之末世介士也』，『鵬冠子備知篇』陸注『殷之末世枯槁者也』，『史記索隱』引韋昭說『六國時人』，蓋欲以牽合比干等人時代，殊無謂也。『徒』字或作『屠』，『荀子不苟篇』『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者也，而申徒狄能之』，『說苑說叢篇』作申屠狄，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也。

其狀義而不朋，郭注：與物同宜，而非朋黨。章炳麟云：俞先生以「義」爲「峨」，以「朋」爲「崩」。案義當爲本字……「朋」卽「馮」之借，方言馮怒也……義而不朋，謂義形於色，而無奮矜之容也。

曜案俞章說皆非，仍以郭注爲是。鵬冠子備知篇『故爲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陸注『備黨也』，『備則義不立』，正與此處「義而不朋」同意。蓋「備」與「朋」通，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備宗等』，注『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朋」與「阿」同義，故備知篇又云『君好備阿，故有弑主』也。又「朋」與「倍」亦通，墨子非命篇『守城則崩畔』，『尚賢篇』「崩」作「倍」，「倍卽背，謂背義也」。

若不足而不承。釋文：承如字，李云迎也，又音拯。

曜案「拯」與「承」通，達生篇「使弟子並流而拯之」，列子黃帝篇「拯」作「承」；易艮六二「不拯其隨」，陸本「拯」作「承」。但此處若以「承」爲「拯」之假字，則非。「承」自是本字，說文「承受也」，此言雖不足而不受之於外也。管子宙合第十一「泉踰瀆而不盡，薄承瀆而不滿」，「承」與「不滿」義正相關，「不滿」猶「不足」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釋文：與如字，又音豫，同云疑貌，觚音孤，王云觚特立不倚也，崔云觚稜也。俞樾云：養生主篇「技經百繁之未嘗，而況大軻乎？」釋文引崔云「繁結骨」，疑此「觚」字卽彼「軻」字，骨之繁結，是至堅者也，軻而不堅，是謂真人，崔不知觚軻之同字，故前後異訓耳。

曜案俞說牽強；郭王蓋以「觚」爲「孤」之假借，「孤竹」爾雅釋地作「觚竹」，是二字通耳，但此則非。「觚」蓋「确」之假字，說文石部「确，磬也，从石角聲」，又「磬，堅也，从石聲」，是「确」之本義爲「堅」，故釋名釋車「轂确體堅确也」，釋形體云「項确也，堅确受枕之處也」，又說文繫傳十一引釋名「摘确堅而直也，以「堅」「确」二字並用，正與此處

注「就就讀如由與之與，」蓋亦以「與」爲「猶豫」之「豫」。又詩蓼蕭「是以有譽處兮，」朱熹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亦可證「與」之通「豫」。爾雅釋地李注「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是「豫」有「安舒」之義，正與「止」字相應也。

厲乎其似世乎。郭注：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釋文：厲如字，崔本作廣，云苞羅者廣也。

俞樾云世乃泰之段字。

躍案郭俞說皆非，「世」當卽「躡」字，漢書揚雄傳「躡櫪阬，超唐陂，」蕭該音義引鄧展曰「躡音厲，厲度也，」又賈觀夫粟禽之繼險，師古曰「繼與躡同，躡度也，」是「躡」有「度」義，正與「厲」同，此蓋言超度尋常也。又「厲」與「廣」通，故本或作「廣」，呂氏春秋季秋紀「天子乃厲服厲飾，」淮南時則訓作「厲服廣飾」，史記儒林傳「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漢書「廣」作「厲」，是二字相通之證，但此處本字當爲「厲」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郭注：高放而自得。釋文：警，司馬云「志遠貌，」王云「高過於俗也。」

躍案「警」蓋「敖」之假字，廣雅釋詁「敖放妄也，」是「敖」與「放」同義，庚桑楚

篇「賑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釋文引廣雅云「鷲，妄也。」是以「鷲」爲「敖」之假字，而莊文正以「放」「敖」連文，「敖」之有「放」義，益可取證。郭以「高放」訓「鷲」，義爲得之。惟其放敖，故不可制止也。

悅乎忘其言也。釋文：悅，李云無匹貌，王云廢忘也，崔云婉順也。

曜案當從王說爲是，韓非子忠孝篇「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注「悅忘情貌。」是「悅」正有「忘」義。呂氏春秋審分篇「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遇悅。」「遇」與「愚」同，「愚愧」與「智通」對，亦與韓非同用也。

以德爲循。釋文：循本亦作修，兩得。

曜案「循」與「修」通作，易繫辭下「損德之脩也。」釋文：「脩，馬作循。」荀子君道篇「循乎道之人。」元刻「循」作「脩」，經典如此類甚多，但此處當以「循」爲本字。說文「循順行也。」故下文云「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郭注：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釋文：綽，昌略反，崔本作淖。章炳麟云：

殺當借爲察，……綽從卓聲，得借爲焯，說文焯明也，……焯乎其察，猶言明乎其察也。

曜案當從郭注爲是，下句云「以禮爲翼者」，義相側貫，禮記禮器「禮也者猶體也」，禮爲治體，故郭上文釋「以刑爲體」句云「刑者治之體，非我爲」，以刑爲禮體，殺其所當殺，故雖殺亦寬，所謂「亡國而不失人心」，「鑿萬物而不爲戾」也。至「焯」與「綽」同，故「綽約」亦作「焯約」，詳逍遙遊篇。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注：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曜案郭以「有所不得」連言，大誤。「與」讀曰「豫」，詳見上，卽「參預」之「預」也。此言死生有命，夜且在天，人力有所不得參預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釋文：瀉本又作濡，音儒。

曜案淮南俶真訓「陰陽所响，雨露所濡」亦以「响」「濡」對文，高注「响讀以口相吁之吁」。

而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案首而字乃與之誤

曜案淮南主術訓「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御覽八十引尸子

「人戴冠躡履，譽堯非桀，敬士侮慢，故敬士之譽毀，知非其取也。」語意略同。

息我以死

曜案荀子大略篇「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又淮南俶眞訓高注「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又列子天瑞篇「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張湛注引莊子此文爲證。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而昧者不知也

曜案俶眞訓「負之而走」作「負而趨」，「昧」作「寐」，高注「趨走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郭注：人形乃是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章炳麟云：犯字淮南作逢，犯

逢雙聲，借犯爲逢。

曜案俶眞訓「一範人之形而猶喜」，高注「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

形而猶喜也。」是淮南字正作「範」，而章氏云淮南作「逢」，不知何據。「犯」與「範」古通用，說文「範，範，範，從車，範省聲，讀與犯同。」周禮大馭作「犯，範」，易繫辭「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文「範圍，馬王肅張作犯圍。」呂氏春秋長見篇「莫諱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高注「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蓋亦假「犯」。「違」爲「範」。「圍」字亦作「范」，荀子彊國篇「刑范正。」注「刑與形同，范法也，刑范鑄劍規模之器也。」鶡冠子王鈇篇「民心不徙，與天合則，萬年一范。」陸注「范如荀子范形之范。」又秦鴻篇「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范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以使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是「范」謂鑄器之「範」。下文云「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鄒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是則「犯」爲鑄器之「範」益明，高郭章諸說皆非。

夫道有情有信

曜案情實也，與信同義，詳齊物論篇。

可傳而不可受

曜案楚辭遠遊「道可受兮不可傳，」洪興祖補注「謂可受以心，不可傳以言語也，莊子曰道可傳而不可受，謂可傳以心，不可受以量數也。」

神鬼神帝 章炳麟云：神與生義同。

曜案章說是，神从申，故風俗通怪神篇「神者申也。」白虎通五行篇釋名釋天並云「申者身也。」廣雅釋詁四「身，俛也，」俛卽有身孕，「生」之意也。

孫韋氏得之挈天地 釋文孫、李音豕。挈，司馬云要也，得天地要也，崔云成也。成云：挈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

曜案成說是，庚桑楚篇「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釋文「挈本又作契同，」卽其證。「豕」與「豕」通，淮南本經訓「禽封豕於桑林，」高注「封豕大豕，楚人謂豕爲豕也。」故又孫韋、國語鄭語風俗通皇霸篇白虎通號篇呂氏春秋先己篇高注作「豕章」。

伏戲得之以襲氣母 釋文戲音義，司馬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也，崔云取元氣之本。

釋案淮南原道訓「秦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高注「二皇伏犧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此云「氣」蓋指「陰陽」言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成，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釋文崔云終古久也，鄭玄注周禮云終古猶言常也。

釋案韓非子解老「維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恆其光。」「恆」猶「常」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釋文：坏，徐扶眉反，郭孚坏反，崔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作

欽負。

釋案淮南覽冥訓「若夫欽負大丙之御也。」高注「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

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齊俗篇「欽負得道以處崑崙。」許注「欽負得仙道，升居崑崙山。」蓋

「負」與「丕」古同聲通用，尙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卽其證。又山海經西山經「是

與欽鴟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欽駮」，字並同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釋文：馮夷，司馬云，清冷傳曰，華陰僮鄉隄伯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

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溺死。大川河也，崔本作秦。

釋案秋水篇釋文「河伯姓馮名夷，一名冰夷，一名馮遲，已見大宗師篇。一云姓呂名公子馮夷，是公子之妻。」是馮夷亦作馮遲，匡謬正俗云「古遲夷通」故詩「周道倭遲」韓詩作「委夷」。淮南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高注「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又齊俗篇「馮夷得道以濟大川。」許注「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此蓋司馬說所本。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釋文：肩吾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大山泰音上落又如字。

釋案逍遙遊篇「肩吾問於連叔曰。」釋文「肩吾李云賢人也，司馬云神名。」又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曰。」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釋文並無注。

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釋案呂氏春秋求人篇「禹彊之所。」高注「禹彊天神也。」列子湯問篇「乃命禹彊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張注「大荒經經曰北極之神名禹彊，靈龜爲之使也。」殷敬順釋文「禹與同，神仙傳北方之神，名禹強，號曰玄冥子。」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曜案淮南覽冥訓「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高注「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而旁求之得傳說於傅巖遂以爲相爲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神於辰尾之星一名天策也」楚辭遠遊「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王注「賢聖雖終精著天也傳說武丁之相辰星房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也傳說死後其精著於房尾也」洪興祖補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荀子富國篇「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楊注「旗讀爲箕箕翼二十八宿名言壽比於星也」莊子傳說得之乘東經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

又釋文「託龍角」楚辭洪興祖補引作「龍尾」當据正。浙館本不誤。
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

曜案應帝王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知北遊篇「無有所將無有所迎」成疏並云將送也」

其名爲櫻寧 郭注：夫與物冥者物繫亦繫而未始不寧也。
釋文：櫻音繫，徐於營反，李於屢

反，「屢」浙館本作「盈」當據正。崔云有所繫著也。

釋案郭讀「櫻」爲「榮」，甚是；而別「寧」爲「安寧」之「寧」則非。此二字聲義並同，「櫻」卽「嬰」字，孫綽天台山賦「方解櫻絡」李注引說文「嬰繞也」，「寧」與「榮」

「營」「榮」字通，文選七命之「汀潭」海賦之「滙潭」卽甘泉賦之「灑灑」是

「潭」卽「澗」，「寧」卽「榮」矣。又淮南秦族訓「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

「寧衛」卽「營衛」，「榮衛」，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營衛也」史記五帝紀「以師兵爲營衛」，爾雅郭注「營衛在外垂也」，本篇下文釋文引崔云「榮衛和通，不以化爲懼也」

呂氏春秋達鬱篇注「精氣以行，血脈榮衛關乎」子七蓋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寧」卽「營」之假字，漢書李尋傳注「營謂繞也」

正與「嬰」同義，故絕書云「嬰榮楯以白璧」，「嬰榮」卽「櫻寧」也。又「嬰」與「榮」

「瑩」可通用，山海經北山經「燕山多嬰石」，「嬰石」卽「瑩石」，說文女部「嫫，嬰嫫也」，

段注「廣韻」「嫫」下作「嫫嫫」，元應引字林「嫫嫫，心態也」卽許書「嫫」下之「小心態

也」，九思作「瑩嫫」，「嬰」可與「嫫」，「瑩」通用，則亦可與「營」「榮」「榮」通用

矣。故郭讀「嬰」爲「榮」甚是，惟彼不知「寧」亦可訓「營」，訓「榮」則其失也。

聞諸副墨之子。釋文：副墨李云可以副貳玄墨也。

釋案李說非。「副」乃「倍」之假字，呂氏春秋過理篇「帶益三副矣。」高注「副或作倍。」釋名釋采帛「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倍貳」亦即副貳。周禮大司樂鄭註「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疏「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咏，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徐養原云「諷如小兒背書」然則「倍」即背書之「背」，二字古通用也。詳養生主「墨」與「默」通，史記商君傳「紂墨墨以亡」，「墨墨」即「默默」，屈買傳「孔靜幽墨」，「幽墨」即「幽默」，「默」即默書之「默」。「倍默」即背書默書，均爲不開書而讀之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釋文：洛誦，李云誦通也，苞洛無所不通也。

釋案李訓「誦」爲「通」非，「誦」即誦讀之誦，「洛」李蓋讀爲「絡」，但以爲包絡則非，洛亦有誦「讀」之義。廣雅釋水「洛釋也」，春秋說題辭「洛之爲言釋也」，是「洛」有「釋」義。廣雅釋言「釋榴也」，三蒼「釋抽也」，「榴」或从「由」聲作「抽」，其字同。

方言十三「抽讀也」是「抽」與「讀」同義，抽者釋也，讀者續也，謂抽釋其端緒相續而不窮。「抽」亦作「紬」，廣韻「抽或作紬，紬引其端緒也」，史記太史公自序「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集解引徐廣曰「紬音抽」，紬卽讀也。字亦作「籀」，說文「籀讀書」也，敍目「始試諷籀書九千字」，「諷籀」卽諷讀也。又「釋」與「射」通，廣雅釋言「射釋也」，禮記射義「射之爲言釋也」，而「射」又與「夜」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狐夜姑」，釋文「夜本作射」，逍遙遊「藐姑射之山」，釋文「射，徐音夜」，是其證，漢書禮樂志「采詩夜誦」，大戴禮保傅篇「替夜誦」，「夜誦」卽「釋誦」也，益可證「釋」與「誦」同義，「洛誦」亦卽「釋誦」，「倍默」謂不開書讀之，此則乃開書讀之，是其異也。

瞻明聞之聶許，釋文瞻明音占，李云神明洞徹也，聶許，徐乃攝反，李云許與也，攝而保之，無所施與也。

曜案李說非，爾雅釋詁「瞻視也」，「瞻明」者視而明之也，「釋誦」讀而有聲，此則不出聲但以目閱而已。「聶許」義未詳，疑卽「讎譌」二字。說文言部「讎多言也」，「許」與

「譎」通，故「邪許」呂氏春秋淫辭篇作「與譎」高注「一作邪譎」方言十二「譎然也」蓋亦以「譎」爲「許」，「譎」卽「譎」字之或體。說文言部「譎妄言也」，「妄言」與「多言」義正相類，故此以「譎譎」連文也。上舉「倍默」「釋誦」「瞻明」並屬文字方面，下舉「聶許」「需役」「於謳」則皆屬語言方面，莊子蓋以文字不如語言之質樸而近天真也。

聶許聞之需役

釋文：需役，徐音須，李音儒，云懦弱爲役也，王云需待也，役，亭毒也。

釋案各說皆非，「需」卽「嘯」，「役」卽「噉」，玉篇口部「嘯」下引埤蒼云「嘯嘯多言也」。說文口部「噉」下云「譎噉多言也」，「譎噉」玉篇作「嘯噉」。是「需」「役」皆有多言之義。

需役聞之於謳

釋文：於音烏，又如字。謳，徐烏候反，李香于反，云謳煦也，欲化之貌。王云謳歌謠

也。

釋案各說皆非。「謳」與「於」同，淮南覽冥訓「區治生而淳鈞之劍成」高注「區讀歌謳之謳也，區越人善冶劍工也」。朱駿聲曰「區，區越也，猶言「於越」，區越歐越皆同。」是「

「區」「於」「三」字通也。在宥篇「於于以蓋衆」「於區」亦猶「於于」也。齊物論篇「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于喁」義當同，此如後世之言「伊吾」「伊憂」皆有聲而不成語也。又「謳」从「區」，「區」與「兪」通，故廣雅釋言「剛劍也」卽其證。「於」「兪」皆感歎之辭。

參寥間之疑始 郭注二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釋文：疑始李云又疑無是始非無名也。

曜案郭李說迂曲。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疑始」當卽「怠疑」蓋「始」與「怠」並从「台」聲，其本字當作「怡癡」說文人部「怡癡兒，从人台聲，讀若駮。」蓋「怡癡」卽今言「癡騷」大人賦「沛艾赴蟻，佻以怡儼兮。」張揖曰「怡儼不前也。」不前亦癡騷貌也。莊子以道之傳聞，最後歸之於癡騷，亦其所謂謬悠荒唐，諛詭可觀者也。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 釋文：子祀崔云淮南作子水作年五十四而病偃僂「水」乃水之誤，下「作」字衍。

曜案釋文「子祀」疑「子來」之誤，唯「來」乃與「永」文形似也。淮南文見精神訓，

又抱朴子博喻篇『子永歎天倫之樂，』亦此人也。

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釋文：偉章鬼反，向云美也。拘拘郭音駒，司馬云體拘攣也。

王云不申也。

曜案精神訓作『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高注『偉哉猶美哉，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高蓋讀「拘」爲「駒」，人間訓『室始成駒然善也』高注『駒高壯兒，』方言七『駒貌治也，吳越飾貌爲駒，或謂之巧，』子來蓋以己貌爲好巧，安乎命也。諸說非。

句贅指天

曜案「句贅」卽「會撮」，詳人間世篇

陰陽之氣有沴。郭注：沴陵亂也。釋文：沴音麗，徐又待顯反，待，浙館本作徒。郭奴結反，云陵亂也，李同，

崔本作洗，云滿也。洗，浙館本作灑。

曜案崔本非。漢書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也，』氣謂陰陽之氣；又云『唯金沴木，』注『服虔曰沴害也，如瀆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是「沴」與「戾」通；又云『六』

疹作見，『周禮疾醫及太祝注作「六癘作見」』是「疹」與「癘」通；左傳昭公七年孔疏引鄭箴齋盲云「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書五行傳六厲是也」是「疹」又與厲通。六疹者言陰陽五行之氣相戾，則生人物諸怪異疾癘。此處子祀自言形貌之疾，由於陰陽之氣有疹也。

其心閒而無事駢躄而鑑于井。釋文：駢躄步田反，下悉田反，崔本作邊鮮，司馬云病不能行，故駢躄也。

釋案「駢」从「井」與「扁」通，孟子章指「故禹稷駢躄」，「駢」卽「躄」之假字，說文「躄足不正也」與「躄」義正類，此「井」「扁」相通之證。「駢躄」卽「扁鮮」也，漢書揚雄傳「鮮扁陸離」師古曰「鮮扁經疾貌」，「駢躄」亦當訓「輕疾貌」，此正因子祀不以形貌爲累，中心寬閒無事，故能行動輕疾而鑑於井也。司馬說恐非。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釋文以求時夜，一本無求字。

釋案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淮南說山訓「見卵而求辰夜」並有「求」字。

曰叱避無怛化

釋文：叱昌失反，怛寸達反，寸乃丁之誤。崔本作韌音怛；案怛驚也，鄭玄注周禮考

工記不能驚但是也。

曜案「叱」字句，通俗文「進而吐之曰叱」也。「避」字句，史記宋微子世家索隱引莊

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其前驅呼辟，蒙人止之後爲狂也」並引司馬彪注云「呼辟，使人避

道，蒙人以桓侯名避，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又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

宗辟重，曰辟傳」釋文「辟音避」是古時呵人退避曰「避」子犁見子來之妻子環而泣焉，

故呵之退也，「化」疑「吒」之譌，「吒」卽「叱」字，卽「咤」字，通俗文「痛惜曰咤」郭

璞遊仙詩「撫心獨悲吒」注「歎聲也」無怛吒，「怛吒」蓋驚痛之意。下文有旦宅而

無情死，「旦宅」李本作「怛怛」云驚惋之貌，正與此同也。郭注非是。

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曜案翅與「雷」同，詳經傳釋詞。

成然寐 釋文：成然如寐，崔同，李云成然縣辭之貌，本或作成音盛，浙館本作成音，當據正。簡文云當作成

新館本城作
滅當據正。本又作眈，新館本眈作
賊當據正。呼括反，視高貌，本亦作俄然。

曜案作「戊」者是作「滅」者，義與「戊」同，作「賊」者字亦从「戊」，但人既寐，不當有高視之貌，故義不相應，作「成」作「俄」者，形似之誤也。「戊」與「漚」通，故本或音「漚」，則陽篇「與世偕行而不替，所之備而不漚」，釋文「漚，王云敗壞也，是漚有敗壞義。徐无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是「卹」有「喪」「失」義。淮南道應訓作『若失，若亡其一』，列子說符篇作『若滅若沒，若亡若失』，是以「滅」爲「漚」也。「滅」與「戊」同，故簡文本作「滅」。

遽然覺 釋文：遽然，李音渠，崔本作据，又其据反，遽然句形之貌。「句」乃「有」之誤。

曜案齊物論「俄然覺則遽然周也」，釋文：「遽，徐音渠，又其慮反，李云有形貌，崔作据。蓋「遽」與「遽」通，天地篇「遽取火而視之」，釋文「遽，巨據反，本或作遽，音同」，爾雅釋草「大菊遽麥」，注「卽瞿麥」，釋文「遽本作遽」，「遽」與「渠」通，故庸渠亦作庸遽，徐无鬼篇「魯遽曰」，釋文「遽音渠，又其據反」，荀子修身篇「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然」，注「渠讀爲

遽，古渠遽通，『陳奐云』渠猶壘，齊風云無守之貌。』

子桑戶

『案山木篇』子桑擘，『釋文』擘音戶，『俞樾』以爲疑卽此處子戶，又楚辭風俗通作子桑扈，姚察史記訓纂以爲「扈」「鄒」古一字也。

橈桃無極浙館本作撓挑，下同。『釋文』橈徐而少反，郭許堯反，桃徐徒了及，郭李徒堯反，又作兆，李云橈桃

猶宛轉也，宛轉玄曠之中，簡文云循環之名。

『案說文手部』挑撓也，『漢書高帝紀』卽漢王欲挑戰，『臣瓚』曰『挑戰撓媯敵求戰也』，是挑撓猶媯媯，與此處義不合。訓「宛轉」訓「循環」者，蓋以「橈」有「曲」義，但於此處亦未安。「桃」與「跳」通，爾雅釋天「太歲在丙曰柔兆」，『史記曆書作』游兆，徐廣曰「一作游挑」，孫炎曰「柔兆萬物柔婉有條兆也」，「有條兆」卽「有條跳」，釋名釋姿容「跳條也」是「兆」「桃」「跳」三字通。「橈」疑與「趨」通，說文「趨」一曰舉足也，『馬蹄篇』翹足而陸，『司馬』云「陸跳也」，「翹」亦卽「趨」字。此言「橈桃」猶彼言「翹陸」。

「棖桃」無極者，猶言跳躍於無極之中也。古「棖」字多與「棖」字通，如說文「棖」之通「棖」上句言法言「棖」之通「棖」前推「棖」之通「棖」等是。

「登天遊霧」、「登」、「遊」、「趨」、「跳」義正相類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釋文：莫然如字，崔云定也，有間如字，崔云定也，有間如字，崔李六慎切，

「六慎切」三字，浙館本作「云頃也」，當據正。本亦作爲間。

釋案崔說非，「莫然」卽「惓然」古字「莫」與「無」通，孟子滕文公上「夷子惓然

爲問曰，」趙注「惓然者猶悵然也，爲問者有頃之間也，」正與此處同。以其溘死，故悵然也。

嗟來桑戶乎

釋案來非往來之來，禮記檀弓下「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正義謂「嗟乎來食」非。

而我猶爲人猗釋文：猗於直反，崔云辭也。

釋案「猗」同「兮」詩伐檀「河水清且漣猗，」漢石經「猗」作「兮，」禮記大學

「斷兮，」正義「古文尙書兮爲猗，」卽其證。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釋文：疣音尤。

釋案：荀子有坐篇，今學曾未如疣贅，則具然欲爲人師。楊注：「疣贅結肉，莊子曰：生爲負贅懸疣，疣音尤。」是楊所見本莊子「疣」作「疣」，「附」作「負」，古字通也。又駢拇篇：「附贅懸疣出乎形哉。」釋文：贅章銳反，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生一肉屬著體也。」云瘤結也，縣音玄，疣音尤。

不知端倪

釋案：「端倪」亦作「端涯」、「端崖」，詳養生主篇。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釋案：「彷徨」與「逍遙」對文，詳逍遙遊篇。

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釋文：憤上內反，上及古。說文蒼頡篇並

云亂也，觀古亂反，示也，注同。

釋案：廣雅釋訓：「憤，亂也。」與此合，亦作「潰潰」。詩召旻：「潰潰回遘。」傳：「潰潰亂也。」

又案爾雅釋言「觀示也」周禮考工記稟氏「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注「以觀四方使放象之」國語周語「先王耀德不觀兵」注「觀示也」呂氏春秋節喪篇「以此觀世」注「觀世猶示人也」墨子辭過篇「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觀之訓「示」亦猶「視」之訓「示」矣。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釋案淮南淑真訓亦有此二語，高注「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又呂氏春秋貴生篇引淮南記此二語畢，並云「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也」

敢問畸人 釋文：畸居宜反，司馬云不耦也，不耦於人謂闕於禮教也，李其宜反，言奇異也。

釋案司馬讀奇耦之奇，李讀奇異之奇，天下篇「南方有倚人焉」釋文：倚本或作畸，同紀宜反，李云異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釋文：駭如字，崔作咳，云有嬰兒之形。

釋案崔說非，此言孟孫氏見母之死，雖形有駭異而心無損傷也。淮南精神訓「且人有戒

形而無損心，「戒」蓋「賊」之剗文，「賊」卽「駭」字，詳德充符篇。彼高注云「戒備也，人形體備具也。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心喻神，神不損傷也。」二說恐非。

有旦宅而無情死。郭注：似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釋文：旦宅並如字，王云旦暮改易宅，是神居也。李本作怛怛，上丹未反，下陟嫁反，云驚惋之貌。崔本作靺宅，靺怛也。

釋案：郭王說非，當從李說。崔本作「靺」而訓爲「怛」，蓋亦與李說同。崔蓋以「靺」爲「怛」之假字，上文「無怛化」，崔本亦作「靺」音「怛」，與此同。「怛化」「旦宅」並卽「怛怛」之譌或假。「旦」與「怛」通，說文心部「怛」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怛怛」，今毛詩作「信誓旦旦」，故爾雅釋訓釋文「旦本或作怛」是「旦」通「怛」之證。「宅」與「咤」通，書堯典「五宅三居」，鄭讀「宅」爲「咤」，顧命「王三宿三祭三咤」，釋文「咤字亦作宅，說文作詫」，通俗文「痛惜曰咤」「痛惜」與李訓「驚惋」義亦相近。上句「言有駭形」，此言「有旦宅」「駭」與「旦宅」義正類也。淮南精神訓作「有綴宅」。

而無耗精』「綴」亦「悞」之誤，「悞」憂也，與「性」義亦相類，高注「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其說恐非。

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釋文：乃崔本作惡。

隴案郭讀「乃」字句，「且也」連下讀；各說紛紜，莫得其解。「且也」二字當連上讀，「乃且」連文「乃」卽「乃」字之誤，「乃」卽「姑」字，說文文部引詩曰「我乃酌彼金罍」，毛詩「乃」正作「姑」，傳云「姑且也」。玉篇乃今作活，論語，曰求善價而沽，亦其證。崔本作「惡」，「惡」與「姑」蓋亦同聲相借。是自其所以姑且也。」此言人本無人我之分，更無生死足言，無庸悲喜於其間，故母雖死，亦不足悲，此孟孫氏之所「特覺」也。但人母死，無不哭者，孟孫氏又安得不哭？所謂「人皆爲之，吾敢不爲耶？」此其所以隨順衆生，「與人爲徒」固非其素志，亦云「姑且」而已。「相與吾之耳矣，」「耳矣」卽「而已矣，」「詳人間世篇」「吾」卽「我，」「我」者身自稱也，甲對乙而自稱「我，」乙對甲而自稱「我，」必先有人而後有我，則是有人我之分矣。人我本無分，今姑且暫認爲有我，暫認爲有「母」也。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案此句殊不成語，「之」下疑落「非吾」二字，本作「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上文「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齊物論篇「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句法並同也。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案「厲」通「戾」，詳人間世篇淮南俶真訓作「飛」。

造適不及笑。郭注：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

案郭注望文生訓，分「造」「適」爲二義，非也。小爾雅廣詁「造適也」是「造」與「適」同義。上文「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亦當訓適」。然「造適」僅適意而已，故不如笑，笑乃大喜，其悅愉也，加進矣。

崔本作「造敵」「敵」爲「適」之假字，二字古通也。禮記雜記「大夫計于同國適者」儀禮士相見禮「適者曰」論語「無適也」史記周勃世家「與戰卻適」「適」並通「敵」也。

獻笑。

獻笑不及排 郭注：排者推移之謂也。

釋文：獻笑向云獻善也，王云章也，意有適，章於笑，故曰

釋案王說穿鑿，向說亦未愜，疑「獻」爲「戲」字之假借，周禮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司農注「獻讀爲犧」，禮記明堂位疏引鄭志答張逸書「犧尊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段玉裁云「鄭志云或作獻」，正謂周禮也，必易爲犧者，元寒歌戈兩部通轉，如尙書大誥民獻歐陽夏侯作民儀，大射儀獻讀爲沙……，此經下文讀爲儀……，是「獻」通「犧」之證。又「犧」通「戲」，故易繫辭「伏犧」本籍作「伏戲」。「犧」可通「戲」，則「獻」亦可通「戲」矣，二字形體相似易混。是「獻笑」卽「戲笑」，「戲笑」爲樂矣，然尙不如能排解者，喜怒哀樂不以累吾心，而吾心得以虛無恬淡，縱橫自由於宇宙之間，所謂有樂之樂不如無樂之樂也，故曰「獻笑不及排」是「排」謂「排解」，郭訓「推移」亦非。

而奚來爲軹

釋文：軹之是反，郭之忍反，崔云軹辭也，李云是也。

釋案崔說是，「軹」蓋通「只」，漢書游俠傳「郭解河內軹人也」，師古曰「軹音只」。

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曝案賈誼新書階級篇」是以係縛榜笞髡劓黥之罪，又「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笞僞棄市之法」時變篇「黥劓者攘臂而爲政」並以「黥劓」連文。「黥」卽「墨」刑，故亦作「墨劓」說文墨部「黥墨刑在面也」書呂刑「墨辟疑赦」「劓辟疑赦」孔疏「墨一名黥」周禮司刑「墨罪五百，劓罰五百」注「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望之，劓截其鼻也」白虎通五刑篇「劓墨何其下刑者也，墨者墨其額也，劓者劓其鼻也」韓詩外傳「劓墨文身劓髮」並以劓墨爲文。

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釋文：藩甫煩反，李音煩，司馬向皆之崖也，崔云域也。

「曝案當從司馬向說爲是，言吾雖不敢望深造其內，然未嘗不可遊於其邊崖。」藩「與」樊「通」，詳齊物論篇淮南精神訓「以游於天地之樊」注「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爾雅釋言「樊邊也。」

回坐忘矣

曜案淮南道應篇亦有此文，許注「坐忘，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

仲尼慙然曰

曜案道應篇作「造然」「造」與「慙」通，詳德充符篇。

墮肢體黜聰明

曜案鵬冠子備知篇陸注引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與今本不同。又淮南覽冥篇「墮肢體，黜聰明。」許注「消除知巧之能，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也。」道應訓「墮支體，黜聰明。」文字上禮篇「墮肢體黜聰明。」字體雖略有互異，實皆同也。

同於大通

曜案淮南道應篇作「洞與化通」洞亦通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曜案道應篇作「而夫子薦賢，丘請從之後。」許注「薦先也，回先人賢也。」

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釋文：有不任音壬，其聲而趨七佳反，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體

也，趨舉其詩無音曲也。

隴案陸讀非，當從崔讀「不任其聲」句，「任」與「勝」通，說文力部「勝任也」，詩玄鳥「武王靡不勝」傳「勝任也」，淮南時則訓高注「戴任戴勝鳥也」，禮記月令正作「戴勝」爾雅釋鳥「戴鴛」郭注「鴛卽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方言八「鴛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鴛……或謂之戴勝……東齊吳揚之間謂之鴛」，廣雅釋鳥「戴紅戴勝也」，山海經西山經「西王其狀如人，蓬髮戴勝」，「戴勝」亦作「戴任」，並其證也。「不任其聲」猶「不勝其聲」，言情不勝其聲，而聲不自主，以至於急促也。「趨舉其詩」，「趨」有「急」「促」之義，徐无鬼篇「王命相者趨射之」，釋文「趨音促急也」，外物篇「修上而趨下」，釋文「趨音促」，漢書高帝紀「令趨銷印」，師古曰「趨讀曰促」，酷吏咸官傳「趨具食」，師古曰「趨讀曰促」，食貨志「馳傳督趨」，師古曰「趨讀曰促」，趨卽趨也。並其證也。急促舉其詩，言迫於聲情，不能從容合節也。

應帝王 第七

行以告蒲衣子

釋文：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卽被衣，王倪之師也。淮南子

曰齧缺問道於被衣。

曜案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尸子「衣」下有「生」字，路史後紀十二同，注云「年亦作歲，

讓作遜。」淮南文見道應篇，許注「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又「被衣」亦「披衣」，知北

遊篇「齧缺問道乎被衣」，釋文「被音披，本亦作披。」淮南俶真訓「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

得遂其道。」高注「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

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釋文：藏才剛反，崔云懷仁心以結人也，本亦作藏，浙本作藏，常據正。作剛反，

善也。

曜案「藏」當從崔說訓「懷」，國策齊策「藏怒以待之」，與此語意正類，高注「藏懷

也。』作「臧」者蓋假字，下文「應而不藏」，釋文「藏本又作臧」，庚桑楚篇「無藏逆於得」，釋文「藏一本作臧」，荀子解蔽篇「心未嘗不臧也」，注「臧讀爲藏，古字通」，易歸藏古今人表，作「歸臧」，衡方碑「用舍行臧」，論語作「藏」，並二字通假之證。

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釋文：徐徐如字，崔本作祛祛。于于如字，司馬云：徐徐安穩貌，于于無所知貌。簡文云：徐徐于于寐之狀也。

曜案盜跖篇「臥則起居，起則于于」，白虎通號篇「臥之祛祛，行之吁吁」，淮南覽冥訓用此文云「臥倨倨，興盱盱」，「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徐徐」，「祛祛」，「居居」，「祛祛」並同，「于于」，「盱盱」亦同。又荀子非十二子篇「盱盱然」，注「盱盱張目之貌」，「張目」亦「視無智巧」之貌；儒效篇「是杆杆亦富人已」，注「杆杆卽于于也，自足之貌」，莊子曰聽居居，視于于也。

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

曜案淮南覽冥訓「以己」作「自以」。又天道篇「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

謂之馬，「言人呼我牛，則我自認爲牛，人呼我馬，則我自認爲馬，忘其「人」與「非人」之分也。

其知情信其德甚真

釋案「情」「信」「真」三字義通，詳齊物論篇。

日中始何以語女釋文：中音仲亦如字，始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

釋案當從崔說以中始爲人名，中始猶仲始也。「日」謂「往日」，漢書淮南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師古曰「日謂往日」，此余修辭學上所謂「省狀詞而存名詞」也。

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釋文：李云涉海必陷波，鑿河無成也，蚤音文，本亦作蝨，同。

釋案李分「涉海」「鑿河」爲二事非。「涉海」必須舟濟，今乃欲「鑿河」以通之，言其計之左也。「蚤」與「蝨」同，古「文」聲字，多與「民」聲字通，如「蛟」之通「岷」，「潤」之通「泯」，「玳」之通「瑨」，「閔」之通「愆」是也。秋水篇「是猶使蚤負山」釋文「蚤

晉文。」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釋文：確苦學反，李云堅貌。

釋案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釋文「確苦學反，鄭云堅高之貌，說文云高至」，繫辭下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韓注「確剛貌也」，「剛」亦「堅」義。其本字作「塙」，說文土部

「塙堅不可拔也」。釋名，釋言語，潔確也，確然不

羣貌也，蓋由「高至」義引申。

以避增弋之害。釋文：增則能反，李云罔也。

釋案李蓋讀「增」爲「罨」，故訓爲「罔」，其說非也。「增」當讀如字，說文矢部「增

雉射矢也」，「雉」卽「弋」字，周禮司弓矢「增矢，弗矢用諸弋射」，注「結繳於矢謂之增

雉高也」，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增」，高注「繳大綸，增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射注

飛鳥」，詩云弋鳧與雁」，原道訓「今增繳机而在上」，高注「增弋射鳥短矢也」，因「增」爲

「弋射」之具，故以「增弋」連文，楚辭九章「增弋機而在上兮」，注「增繳射矢也，弋亦射也，

論語曰弋不射宿，弋一作雉」，哀時命「上牽聯於增雉」，注「雉一作弋」，補曰「增音增，雉

與弋同，並其類也。

騷風深六乎神丘之下，成疏，神丘社壇。

釋案成疏望文爲訓，非也。「神」通「申」，「重」也。說文申部「申神也。」爾雅釋詁「申神重也。」書「天其申命用休。」史記夏本紀「申」作「重」；詩「福祿申之。」自天申之，傳並云「申重也。」荀子仲尼篇「疾力以申重之。」孟子章句梁惠王「申重孝弟之義。」並以「申重」連文。「申」有「重」義，故「神」亦有「重」義也。又「申」「神」二字均通「身」「儻」，故釋文「申身也。」說文「儻神也。」而「身」「儻」二字均有「重」義，故詩「大任有身。」傳「身重也。」廣雅「重儻也。」以此亦足證「申」「神」二字之有「重」義。然則「神丘」者蓋「重丘」也。「重丘」亦猶「層丘」。

而曾二蟲之無知，釋文：釋詁知匹也。詩檜風樂子之無知。箋云：樂其無妃匹之意。曾二蟲之無知，言不能匹二蟲。

釋案章說迂，知讀如字，逍遙遊篇「之二蟲，又何知。」與此語意正相似，彼下句云「小知

不及大知，』是知爲知識之知，此言烏知避矰弋，鼠知避熏鑿，而豈得謂二蟲之無知乎？

何問之不預也。浙館本作豫，當據正。釋文：嫌不漸豫太倉卒也。簡文云：豫悅也。俞樾云：爾雅釋詁：豫，厭也。

……無名人深怪天根之多問，故曰得問之不豫，猶云何許子之不憚煩也。

釋案：無名人僅一問，何得遽謂問之「不厭」？俞說亦未愜也。當從簡文訓「悅」爲是，無名人翱翔虛廓，宅心世外，而天根乃問以治天下，是非彼所心「悅」也。故下文云「汝又何留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言不欲人問以世務，而使其心不悅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釋案：大宗師篇「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天運篇「久矣夫某不與化爲人」，淮南原道訓：「叔真訓及文子道原篇下德篇並云『與造化者爲人』，「人」並常訓「偶」，詳王念孫淮南校記，茲不具引。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

釋案：楚辭九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莽」眇「義相類也。」說苑指武驚，莽，莽，之野」，吳郡賦

『養實之野』，文句與此略似。

此言以莽眇之元氣爲鳥，御之以遨遊於太虛之中。大宗師篇「以神爲馬，子因

以乘之，豈更駕哉？」以元氣爲鳥，猶以神爲馬也。

以處壙垠之野。釋文：壙，徐苦廣反，垠，徐力黨反，李音浪，壙垠無滯爲名也，崔云猶曠蕩也。

。 曜案「壙」與「曠」同，故崔以「曠」字訓之，荀子議兵篇「敬謀無壙」注「壙與曠同」，

漢書外戚傳託沈陰以壙久兮，師古曰「壙與曠同」，淮南覽冥訓「雖在壙虛幽間」，「壙」

亦即「曠」，故釋名釋喪制云「壙曠也，藏於空曠處也」，「垠」與「壙」同義，列禦寇篇

「闔胡嘗視其良」，釋文：「良或作垠，音浪，冢也」，「垠」之爲「冢」與「壙」之爲「穴」，

義正相類。字亦作「閔」，外物篇「胞有重閔」，郭云「閔空曠也」，管子度地篇「郭外爲之

士閔」，注「閔空曠也」，並以「曠」訓「閔」。又楚辭九辯「愴愴懷兮」，九歎「心懷恨

以冤結兮」，「壙」「垠」之連言，亦猶「曠」「恨」之合文矣。

汝又何留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曜案孫詒讓以「留」爲「段」之誤字，甚是，但以「何段」爲「何藉」則非，「何段」

猶「何假」「何暇」也，詳德充符篇。

嚮疾彊梁 釋文：嚮許亮反，李云許兩反，疾彊梁崔云所在疾強梁之人也，李云敏疾如嚮也，簡

文云如嚮應聲之疾，故是強梁之貌。

釋案：崔陸以「疾強梁」連讀，非。李簡文以「如嚮」釋「嚮」亦迂曲。「嚮疾」與「強梁」對文，「嚮」亦「疾」也，其字當作「嚮」，亦或作「嚮」，作「嚮」作「嚮」，文選羽獵賦「嚮智如神」注「嚮智疾也」是「嚮」有「疾」義；蜀都賦「翕嚮揮霍」注「奄忽之間也」，「奄忽」亦與「疾」義近。「翕嚮」卽「肸嚮」，上林賦「肸嚮布寫」；吳都賦「芬覆肸嚮」；蜀都賦「景福肸嚮而興作」；甘泉賦「嚮啖肸以提批」；「肸嚮」有「布寫」義，疑亦有迅疾義。又「嚮」與「趨」同義，荀子仲尼篇楊注「嚮趨也」，史記商君傳索隱「趨向也」卽其證。疾行曰趨，故廣雅釋詁一「趨疾也」，「趨」有「疾」義，則「嚮」亦有「疾」義矣。

又案「彊梁」山木篇「從其彊梁」釋文「彊梁多力也」；詩蕩傳「彊梁，彊梁禦善也」。

疏「彊梁任威使氣之貌。」釋名釋宮室「梁彊梁也。」文子十守篇「不敢行彊梁之氣。」上德篇「故勇武以彊梁死。」並以「彊梁」連文。字亦作「據梁」。大宗師篇「據梁之失其力。」李云「據梁彊梁也。」

物微疏明 章炳麟云：物微疏明四字平列，猶上言嚮疾彊梁也。物爲易之誤，書「平在朔易」，五帝紀作「辯在伏物」，是其例。

釋案章說是，天道篇「中心物愷」，「物」亦「易」之誤。又「物」與「勿」易混，書立政「時則勿有間之」，論衡譴告篇「勿」作「物」；周禮司常「雜帛爲物」，「物」亦「勿」之譌，「物」可譌「勿」，亦可譌「易」矣。

胥易技係 釋文係如字，崔本作繫，或云作繫。繫乃繫之誤，本無云字。簡文云音繫。

釋案此語當依孫詒讓說讀「胥」爲「瞿」。至作「覈」者，字與「繫」通，易繫辭「繫」本或作「覈」；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校人「三阜爲繫」，釋文「繫」並作「覈」，云「本又作繫」；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釋文「繫」亦作「覈」，云「音係」。

漢書景帝紀，「農桑穀畜，師古曰：『穀謂食養之，穀古繫字，』並「穀」通用之證。案說文攴部「穀相擊中也，」糸部「繫纜也，一曰惡絮，」此並非其義，其正字爲「係，」說文人部「係絮束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履係解因自結之，」乾道本「係」作「繫，」王先慎曰「係繫古通用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山獼狙之使執縻之狗來藉釋文：藉、司馬云藉繩也，由捷見結縛也；崔云藉

繫也。

隴案讓王篇「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釋文「藉毀也，又云陵藉也，一云鑿也，或云係也。」呂氏春秋慎人篇「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高注「藉猶辱也，」又樂成篇「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鄭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高氏不出注；列子周穆王篇「彊弱相藉，」殷敬順釋文「藉音陵，」疑當作「音陵藉之藉，」文選七啓「當規見藉，值足遇踐，」蓋亦以爲陵藉之藉。又「藉」與「籍」通，列子仲尼篇「長幼羣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殷敬順釋文「藉本作籍，側載

切，牢性牢也，圈也，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簪魚鼈龜蝦，又國語云羅簪魚也，莊子云「以臨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欄也，文字雖異，其意同也，簪音柵。「簪」亦作「措」，淮南繆稱訓「虎豹之文來射，獫狁之捷來措」，高注「措刺也」，詮言訓「故虎豹之彊來射，獫狁之捷來措」，高氏無注，意林引淮南「虎豹以文彩來射，獫狁以捷來措」，並引注云「措刺也」，蓋繆稱訓文。又淮南說林訓「虎豹之文來射，獫狁之捷來乍」，高注「虎豹以有文章使人來射取之，獫狁以其蹂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乍」蓋與「措」通，漢書梁平王傳晉灼引許慎云「措置字借以爲罕耳」，卽其例，高訓「乍」爲「擊」，恐非。至文子上德篇「虎豹之文來射，獫狁之捷來格」，自與此不同也。

陽子居蹇然曰

曜案蹇然詳德充符篇。

化貨萬物而民弗恃

曜案「化」卽「貨」字，古泉刀通以「化」爲「貨」，如「虞化一金」，「虞化半金」，

「安邑化金，」晉陽化一金等，「化」並即「貨」字。又有一古泉，其面文曰「殊布當十化」，背文則曰「十貨」，「十化」即「十貨」也。書臯陶謨「懋遷有無化居」，「化」即「貨」字。「化貨萬物」即「貨貨萬物」，大戴禮盛德篇「以財投長曰「貨」猶「財」也。」「貨貨萬物」正與上句「功蓋天下」相對。

立乎不測 郭注：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釋案郭蓋以「測」爲「測度」之「測」，非也。「測」當訓「盡」。在宥篇「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測」與「窮」「終」「極」並列，是知「測」有「盡」之義。淮南原道訓主術訓並云「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高注「測盡也」，說林訓「箝終而以水爲測，惑矣」，注「箝沒因以江水爲盡」，呂氏春秋下賢篇「昏乎其深而不測」，高注「測盡也，言深不可盡」，論人篇「闕大淵深，不可測也」，注「測盡極也」，文子道原篇「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禮記樂記「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測」並當訓「盡」。立乎不測」猶言「立乎不盡」，與下句「遊於無有相對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釋文：壺子、司馬云名林，鄭人，列子師。

曜案列子黃帝篇「壺子」作「壺丘子」，殷敬順釋文「壺子列子師也」，又仲尼篇「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張湛注「日損之師」，淮南精神訓「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微，告

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高注「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又繆稱訓「列子學於壺子」

並以壺子爲列子師。又呂氏春秋下賢篇「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高

注「年齒也，子產壺丘子弟子」，是壺丘子又爲子產師。列子正與子產同時，而劉向以列子爲

鄭穆公時人者誤矣。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曜案淮南覽冥訓「故至陰麗麗，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

化而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列子仲尼篇「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

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足與此相參。

萌乎不震不正

釋案俞樾据列子以爲「正」當從崔本作「止」是也，易經震與艮相對，震動艮止，卽動與止相對也。但俞以「萌」爲「艸」之譌，則非。「萌」猶「芒」也，白虎通五行篇「芒之爲言萌也」；禮記月令「萌者盡達」注「芒而直曰萌」是「萌」「芒」義通。古音「明」與「芒」同，故二字可互通，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上林賦「以瞻萌隸」長楊賦「遐萌爲之不安」並以「萌」爲「氓」；管子山國規謂高田之萌，漢書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呂氏春秋高義篇「比于賓萌」並以「萌」爲「毗」；賈誼新書大政篇「萌之爲言也盲也」則又以「萌」與「盲」通。「萌」可與「氓」「眈」「盲」相通，則亦可與「芒」相通矣。「萌乎」猶「芒乎」也，齊物論篇「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郭注「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萌乎不震不止，蓋言不動不止，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是莊子作「萌」者文本不誤，而俞氏反據列子譌文以改，誤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郭注：德機不發，故曰杜。釋文：崔云塞吾德之機。

釋案「杜」本木名，訓爲「塞」者，蓋讀若「蔽」，說文支部「蔽閉也，从支度聲，讀若杜」

書費誓「杜乃獲」，雍氏注引作「敵乃獲」，卽二字通假之證。但讀爲「敵」而訓爲「塞」於義似欠順，疑當讀爲「度」。「杜」與「土」通，公羊成公二年「使耕者東敵，是則土齊也」，惠棟九經古義曰：「土讀爲杜，是「杜」通「土」之證。而「土」又與「度」通，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注「土其地猶言度其地」；玉人「土圭以致日，以土地」，注「土猶度也」；典瑞「封國則以土地」，「土地猶度地也」；土方氏「以土地相宅」，亦卽「度地相宅」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猶言「是殆見吾度德機也」，與下文「是殆見吾量道機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句法正同。「度德」，「量道」，「衡氣」義並相類。又下文「吾見其權矣」，「杜權」亦卽「度權」，「度」，「量」，「衡」，「機」，「權」並爲帝王之要術。楚辭九思：策謀從兮異機衡。注：擬機玉衡以喻君能。故此篇曰：應帝王也，全然有生矣。

釋案「全」卽「痊」字。說文無「痊」字，蓋亦假「全」爲之。周禮醫師「十全爲上」，注「全猶愈也」。列子黃帝篇「全然」作「灰然」，蓋字以形似致譌。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郭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卵乎？

曜案「天壤」與上「地文」相對，本當言「天文」「地壤」，今故易之，以示精神之渾化耳。淮南精神訓「壺子持以天壤」，高注「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郭注未是。又郭注「比之地文，不猶卵乎？」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作「比地之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郭注：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飭，皆爲弃物。

曜案列子黃帝篇引向秀注無「則天機玄應」五字，向郭並以「名實」爲「名利」，逍遙遊篇「名者實之賓也；人間世篇「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名實」並卽「名利。」又淮南精神訓亦有是語，高注「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

而機發於踵

曜案「機」卽下句「是殆見吾善者機也」之「機」，「發於踵」猶大宗師篇「真人之息以踵」，言其發自深根也。淮南精神訓亦有是語，並接云「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高注

「機喻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又列子黃帝篇殷敬順釋文引淮南許注「機發不旋踵」並非。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釋案此語殊不倫類，疑「善者」二字，本當爲「良道」。「良」與「量」通，釋名釋言語「良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書堯典『股肱良哉』，江聲曰『一說良量也』；山海經海內北經『大封國有文馬，名曰吉量』，注『量一作良』，是「量」「良」通假之證。後人不知「良」爲「量」之假字，而以「善」訓之，漸乃以注文改正文矣。「者」與「道」形略相似，而古聲正相同，故易相譌。「是殆見吾良道機也」，正與上文「是殆見吾度德機也」，下文「是殆見吾衡氣機也」相類。「度」「量」「衡」爲一類，「德」「道」「氣」爲一類，德之上爲道，道之上爲氣，德爲「地文」，「道」爲「天壤」，「氣」爲「太冲莫朕」，是三者卽所謂「九淵」之三也。

子之先生不齊

釋案「齊」與「齊通」詳齊物論篇列子黃帝篇正作「齊」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釋文審郭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審當爲蟠

蟠聚也崔本作番番乃潘之誤云回流所鍾之域也。

釋案簡文司馬說皆非崔本作「潘」與列子黃帝篇正合是矣然訓爲「回流所鍾之域」則仍非「潘」與「波」通書禹貢「滎波既豬」馬鄭王本並作「滎播」與「岷蟠既藝」釋文「蟠音波」周禮職方氏「其浸波澆」注「波讀爲播」管子君臣篇「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波」卽「播」也文選上林賦「山陵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阨堵」「波蕩」卽「播蕩」也並足謂「潘」通「波」之證古今說此者紛紛均不得其解也。

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釋案列子黃帝篇「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洑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其後六淵

蓋出爾雅，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澨反入，汎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又釋名釋水「水正出曰濫泉，濫衝也，如人口有所衝，口闔則見也；縣出曰沃泉，水從上下有所灌沃也，側出曰汎泉，汎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水從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內，時見雍出則沛然也。」壺子特舉三淵，以喻其不同之道相，蓋淵深莫測，變化不居，正帝王之要數也。吾與之虛而委蛇，釋文：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委蛇至順之貌。

隰案天運篇「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釋文「委於危反，徐如字，蛇以支反，又作施，徐音繩，」至樂篇「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釋文「委於危反，蛇以支反，又如字，」徐无鬼篇「委蛇攪攝，」釋文「委於危反，蛇餘支反，」又「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與此意相似也。列子黃帝篇「委蛇」作「倚移，」殷敬順釋文「委移至順之貌。」字亦作「透迤，」詩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釋文「委蛇韓詩作透迤，」漢書東方朔傳「遺蛇其迹，」注「遺蛇猶透迤也。」亦作「透池，」國策「出遺遺之門，」注「言其路透迤也。」亦作「

禕隋，詩羔羊「委蛇」韓詩又作禕「隋」漢衡方碑「禕隋在公」亦作「透蛇」費鳳別碑「君有透蛇之節」亦作「透池」童子逢盛碑「當遂透池」

因以爲弟靡 釋文：弟徐音頽，文回反，文乃丈之誤 靡弟靡不窮之貌，崔云猶遜伏也。

釋案「弟靡」卽「夷靡」，「弟」與「夷」古字通，易渙卦「匪夷所思」釋文「夷荀本作弟」，明夷「夷于左股」釋文「夷子夏晞，鄭陸同，京作曠」爾雅釋草「稗似稗，布地生穢草」釋文「稗本作莠」說文草部「莠草也」，「莠」廣韻玉篇類篇均作「莠」知北遊篇「在稗稗」卽孟子之「莠稗」爾雅釋蟲郭注「夏小正傳曰螻蝓者蠓，俗呼爲胡蟬，江南計之螻蝓音夷」是「弟」「夷」音同也。爾雅釋詁「夷弟易也」釋文釋親屬「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已妻相長弟也」是「弟」「夷」義同。又「弟」與「雉」通，說文餽下云「古文雉从弟」春秋感精符「雉之爲言弟也」卽其證。「雉」有「夷」義，左傳昭公十七年正義引樊光服虔云「雉者夷也」，「雉」有「夷」義，則「弟」亦有「夷」義矣，故「雉」與「夷」亦可通，本草「辛夷」一名「辛雉」是也。凡此皆足證「弟靡」之爲「夷靡」。

靡」者猶常言「陵夷」「陵靡」文選射雉賦「或乃崇墳夷靡」徐爰注「夷靡頽弛也。」

「夷靡」與上句「委蛇」對，淮南秦族訓「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說苑說叢篇
文子上仁篇

同「陵遲」卽「陵夷」，通與夷通
詳大宗師篇以「陵夷」與「委蛇」對，亦與此略同也。列子黃帝篇

作「茅靡」者，「茅」蓋譌字，史記魯周公世家「揚公築茅闕門」茅集解「徐廣曰一作第，

又作夷」是卽「茅」「弟」「夷」三字易混之證也。

食豕如食人

曜案列子黃帝篇「豕」作「豨」，「豕」與「豨」通，詳大宗師篇。

雕琢復朴

曜案「琢」列子黃帝篇作「瑑」，殷敬順釋文「持充反，本作琢。」又山水篇「既雕

既琢，復歸於朴；」淮南原道訓說苑說叢篇並云「已雕已琢，還反於樸；」淮南齊俗訓「已雕

已琢，還反於璞，」文子道原篇「已雕已琢，還復于樸，」韓非子外儲說左「既雕既琢，復歸於

樸，」並與此義同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釋案「塊然」蓋獨處貌，淮南原道訓「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楚辭七諫「塊兮鞠當道宿」；注「塊獨處貌」；又九辯「塊獨守此無澤兮」；哀時命「塊獨守此曲隅兮」；義並同。字亦作「嵬」；文子符言篇「塊然不動」；注「一本塊作嵬」；亦作「魁」；漢書東方朔傳「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讀曰塊」。

紛而封哉 釋文：紛芳云反，崔云亂貌，封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釋案此當從崔說，「封戎」訓「散亂」，正與「紛」訓「亂」相應，作「哉」者以形似致誤耳。「封戎」卽「蒙戎」；詩施邱「狐裘蒙戎」；傳「蒙戎以言亂也」；亦作「蒙茸」；施邱詩「蒙戎」；小戎疏引正作「蒙茸」；漢書揚雄傳「飛蒙茸而走陸梁」；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是「蒙茸」亦亂也。亦作「旃茸」；蓋「蒙」與「旃」通，詩小戎傳「蒙旃也」；荀子榮辱篇楊注「蒙讀爲旃」；卽其證，左傳僖公五年「狐裘旃茸」；服注「言亂貌」；亦作「葦茸」；文選西京賦「葦葦葦茸」；射雉賦「藟葦葦茸」；「葦茸」亦當訓亂貌。又列子黃帝篇作

「怫然而封戎」者，「怫」與「紛」通，賈誼新書匈奴篇「又孰敢不怫然不承帝意」盧文弨曰「怫與紛音義同」卽其證也。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

曜案淮南詮言篇「聖人不爲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許註「尸主也，朕兆也。」又文子符言篇「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意。」文亦大同。

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曜案淮南覽冥訓「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高注「將送也，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藏匿者也。」又文子精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文亦大同。

又「將迎」卽送迎，淮南詮言篇「來者弗迎，去者弗將」許注「將送也。」又文子符言篇「來者不迎，去者不將」列子湯問篇「不待將迎而壽」力命篇「平之寧之，將之迎之」並

以「將迎」連文也，餘詳大宗師篇。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釋文：儵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無形也。簡文云儵忽取

神速爲名。

曜案：「儵忽」乃同聲連詞，李分二字異調，非也。楚辭遠遊「神儵忽而不反兮」，「九辯」
「羌儵忽而難當」，「九歌」儵而來兮忽而逝」，「九章」遂儵忽而捫天」，注「儵音叔」，「招魂」往
來儵忽」，注「儵忽疾忽貌也」，「九懷」儵忽兮容裔」，注「儵忽往來亟疾若鬼神也」，洪興祖補
曰「儵音叔」，天問「儵忽焉在」，天對「儵忽之居帝南北海」，呂氏春秋決勝篇「德勇無
常，儵忽往來」，君守篇「故至神逍遙，儵忽而不見其容」，並以「儵忽」連文也。

中央之帝爲渾沌。釋文：崔云渾沌無孔竅也，李云清濁未分也，此喻自然。

曜案：「渾沌」亦作「渾敦」，左傳文公十八年「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正義「混沌與
渾敦，字之異耳」，亦作「倮侗」，玉篇上人部引左傳「渾敦」作「倮侗」，集韻上聲立「倮
侗不慧也，倮通作渾，侗或作敦」，亦作「困敦」，淮南天文訓「困敦之歲」，高注「困混，敦沌

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蘗也；爾雅釋文『在子曰困敦』李巡云『在子言陽氣皆混，萬牙蘗，故曰困敦』孫炎云『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亦作「困頓」。

文敘「困頓之年」是也。